

庫文有萬的珍袖是

華精作傑界

篇一完讀

書好部一完看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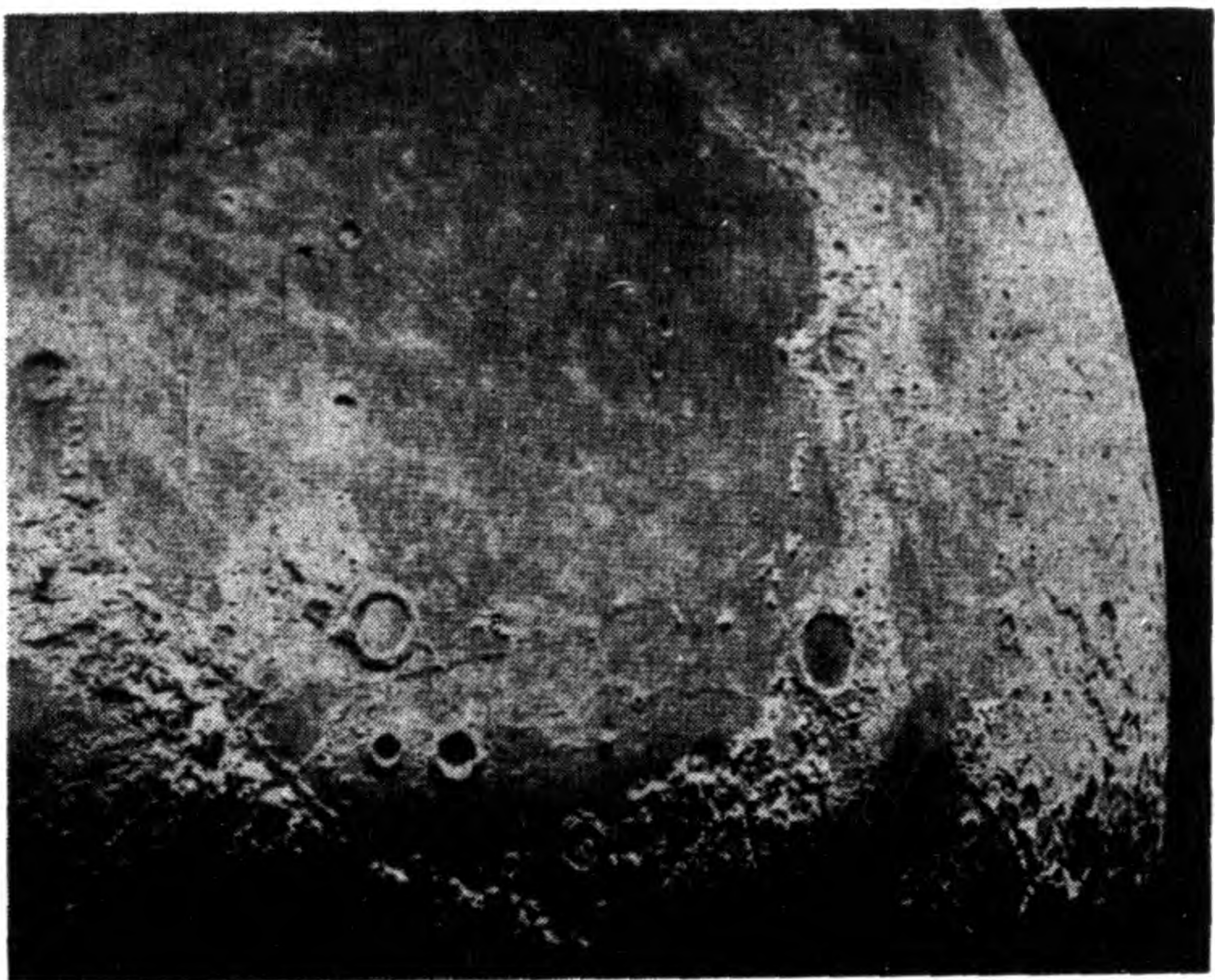


EVERY MAN'S LIBRARY



此係十二天半之月亮係廿四吋望遠鏡所攝

月球的真面目 (見另文)



此係月亮北半球之一部在左圖可容易辨認

(威爾遜山天文台一百吋望遠鏡所攝)

精采豐富活潑的時事文化月刊

天下事

陶亢德主辦

朱雯編輯

第五期出版每册三角

要目如下

列強爭霸的巴爾幹半島
 憂患叢集的多瑙河
 荷蘭近況
 荷蘭的維多利亞
 意大利現狀
 墨索利尼訪問記
 威爾斯蕭伯納赫胥黎論歐戰
 震驚全世界的霍金斯上校對德宣傳

美國國務院內幕
 美國的議會
 法德的戰時文化
 各國限制日用品
 蘇芬戰爭之癥結
 捷克的復國準備
 英國婦女的戰時服務

零售每册三角定閱全年三元
 出版書房 大興公司 經售 上海 福熙路 六七八弄 三十號

世界傑作精華三號

特稿

專撰

國內
新書

電影
劇本

瞬息京華(全部節述)……………林語堂原著

劃時代的一本中國小說……………二五四

關於瞬息京華……………周黎庵

書之評論，研究，錯誤……………二七三

林語堂紐約來鴻……………二七三

馬相伯先生的生平與思想……………張若谷原著

叫了一百年要把中國叫醒……………二八五

洋鬼子的噱頭(短文)……………二九六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郁美

列寧被刺及其史實……………二九七

論中國的至大至優(短文)……………三一八

民國廿九年三月十五日

世界傑作精華三號

論理
哲學

自然

科學

人物
傳記

哲學講座

我的生活哲學

月球的真面目

揭破荒誕的神秘觀念

人體智識(短文)

新人口論

各國人口之動態

你可是一個偵探?(短文)

瑪格雷·山額夫人自傳(下)

慈悲為懷，不屈不撓

吉力

三一九

紫虹

三三六

三四〇

李嘉璧

三四一

三四八

越裔

三四九

民國廿九年三月十五日

瞬 息 京 華 (上)

原著者 林語堂
節述者 越 齋

——本書已當選為一九三九年百部佳作之一——

書名：Moment in Peking

定價：中國特版國幣八元五角

出版：紐約 John Day Co.

本書係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小說，英文字數約廿五萬字，譯成中文，約五十萬字。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話，確是現代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

一九三八年春天，林氏突然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後感此非其時，且紅樓夢與現代的新中國離得太遠，所以決定寫一本小說，動手時，先把腦中想好的畫成表格，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要的事件也記下來。費時共一年，始完成這部鉅著。據快訊社二月廿二日紐約電此書已售出二十五萬部，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已閱讀該書。其受人歡迎，可見一斑。

這是前清光緒廿七年七月二十日，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

走出門來，後面跟着許多女眷。最先是一個衣服樸素的年青美

一家住宅的門首，排列着五輛空的驛車，旁人一看，便知這是將

貌婦人，兩手各攬着一個女孩子。這婦人是這家主婦的寡居乾

要出門遠行的模樣。過不多時候，一羣家人僕婦丫頭，挑着行李

女兒，名叫珊珊，因是無依無靠，所以自丈夫亡故，就寄居在乾娘

家裏，替乾娘管理家務。她所攪着的兩個女孩子，是這家主人的兩個女兒。大的名叫木蘭，小的叫莫愁。她們的後面，主婦跟着出來，由一個名叫銀簾的丫頭攙扶着，主婦年約三十歲，身材很長大。最後走的是主人姚斯庵，他的兒子體仁，和主人的舅兄馮治庵。各人出來之後，紛紛上車，體仁和娘舅坐一車，姚太太和一個丫頭抱着她最小之兒子阿非坐一車。木蘭兩姊妹和乾姊姊珊瑚坐一車，銀簾和另外兩個丫頭坐一車，主人獨坐一車。姚斯庵上車之後，即叫過看門的老董，吩咐他好好的看守房屋。姚太太向站着觀看的鄰居們點首招呼，告訴他們說是到西山去看望親戚，三五天就要回來的。但是鄰居們在這謠傳各國聯軍已將開到北京來對付拳匪的時候，明知姚家是逃難去的。姚斯庵世代經商，在京津蘇杭等地都開着店舖，家裏很有錢。他篤信道教，對於莊老之學很有心得。自從拳匪作亂之後，他始終極爲鎮靜，直到這時看看形勢更加劣惡，方決計到杭州去避難。他最愛他的大女兒木蘭，常對她說：一個人只要居心正，就能免去一切災難。木蘭很信仰她的父親，自聽到這句教訓之後，終身沒有忘記，使她以後得益不少。

京津一帶從五月之後，即已密佈戰雲。各國聯軍早已佔領沿海地方，不過京津鐵路已被拳匪拆毀，西太后對於和戰猶遲疑不決。朝廷大臣也意見紛紜，而對於拳匪的態度，更爲矛盾，一

忽兒下令拘拿拳匪首領，一忽兒又任命迷信拳匪的端王爲外交部尙書。宮內的太監們大都慫恿太后重用拳匪，於是使太后決定了採用拳匪的扶清滅洋政策，重用端王，革除光緒帝的一切權柄，並且有廢立的意思。因此拳匪的勢力日漸增長，公然高叫要捉拿一龍二虎，斬首祭天，以正他們的叛國大罪。所謂一龍，就是光緒帝，二虎是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他們都是主張維新的，所以爲拳匪所反對。這時端王又假造了一封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名照會，要求太后將政權歸還給光緒帝，使太后更加憤恨，更有了倚賴拳匪去剿滅洋人的決心。朝廷上也有明白事理的大臣去諫阻她，但是都被斬首。因此拳匪的焰勢愈張，公然整隊開進北京，亂殺洋人和教民，放火焚燒洋人住宅和教堂。拳匪所要除滅的人，有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分別。大毛子是洋人，二毛子和三毛子，就是教民，受偏於洋人的中國人，和能說洋話的中國人。他們捉到了犯着二毛子嫌疑的人時，就叫他們逐一跪在祖師爺牌位的面前，焚化一張天表，紙灰向上飛的無罪釋放，否則一律斬首。他們看見洋貨，不論大小，一概焚燬。到了北京之後，命令百姓家家點起香燭，供奉祖師爺。這祖師爺說也可笑，就是西遊記裏邊的孫行者。

姚斯庵學問既深，心地也很開通，雖也恨洋人的壓迫，但並不贊成拳匪的行爲。他以為拳匪的荒謬舉動，非但不能成事，而

且有善於國家。這時候德國公使在東城街上被甘軍所殺死，東交民巷被圍攻。幸而奉着太后諭旨去攻打公使館的統兵大臣榮祿，人尚明白，心知道是不合理的，在暗地裏極力保護。但是對於拳匪實在沒有辦法，祇好聽任他們到處焚殺。姚斯庵眼看着這種景像，明知北京已非樂土，但因向來抱着人的命運天爲之主的宗旨，所以起初並沒有遷地爲良的意思。且因四郊多兵，道途也不平靖，更不願意去冒險。直到他的太太勸之再三，並說：「你雖不顧一身，但是難道你也不顧這許多孩子們的性命嗎？」斯庵聽了這話，方始答允動身。最初的主意是取道德州南下，因爲這時候山東的巡撫是袁世凱，他並不相信拳匪的胡說。有一天他喚十個拳匪到他的衙門裏去，試驗他們的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叫拳匪一排立着，由一隊兵士開鎗打去。砰碰幾響之後，拳匪竟是毫髮不傷。拳匪自然滿臉得意，但是袁世凱笑了笑，掏出自己的手鎗，連連開去，幾個拳匪便應聲倒地。原來兵士是受了賄賂開的空鎗。因此一事，山東的拳匪便不能立足，多偷偷地逃到直隸去了，所以山東倒很安靜。

姚家逃難赴抗最便利的途徑，當然是由天津南下。但是京津之間已發生戰事，道途不通，運河裏邊也因船隻擁擠，水道阻塞，不能行走。所以只好走旱路出永定門到涿州，再取道南行，到德州在運河乘船到杭州。這時東南各省督撫已和洋人訂了互

保條約，各不相犯，所以這條路上是狠爲平靜的。

這年木蘭剛剛十歲，生得秀豔聰明，已很懂人事。她和八歲的妹妹莫愁，跟着乾姊姊珊瑚，同坐一車。因爲向是初次出遠門，所以看見了鄉間的景物，覺得狠是有趣。沿路並看見許多祖師壇面前都有人跪在那裏，大概是在試驗二毛子。趕車的又指示許多穿着紅褲的女子給她們看，說都是女拳匪，名稱叫做紅燈罩。

他們在路上，最初的三天平安無事，經過涿州後，就向保定前進，情形便漸漸地不大佳妙。謠傳聯軍已進佔北京，甘軍敗兵都向南退走，一路上和拳匪自相殘殺，於是奸淫擄掠也隨之發生。各處都看見扶老攜幼逃難的人民。姚家因爲走得早兩天，所以正走在兵隊的前面，所到的地方，比較平靜。不過謠言一天多一天。女眷們漸漸感到恐慌。姚斯庵因此吩咐車夫加緊趕路，希望在敗兵未到之前，趕到德州。第四天的晚上，他們到了任邱，就在客店歇宿，便聽見從保定逃來的人說，那邊情形不大好。姚家這時已進退兩難，但除冒險前進之外，別無他法。所以第五天的早晨，全家依舊登車上路，希望當天晚上可以到河間。但是正走在半途的時候，木蘭所坐的一輛車子，那駕車的騾子忽因失足踏空，跌傷了一條腿，頓時不能行走。幸虧離新中驛已經不遠，勉強由駕車的駕着，趕到那裏，卸了受傷的騾子，另向驛裏借了一

四馬駕着木蘭姊妹等所坐的車子，繼續登程。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離開河間已不過十餘里了，大家以為至多一小時必可安然到達。不意正在這時候，有許多服裝不全的兵士，夾着許多逃竄的人民，從這條路上經過。路上頓時擁擠起來，而且又起了鎗聲，所有的車子都停住了，不能行走。姚太太連忙叫珊瑚將兩個孩子抱到他的車上去。珊瑚是纏過足的，兩隻小脚，行走很不便利，騾車又甚高，費了許多的力氣，方能下車，站到平地上。伸手去抱了莫愁下來，先送到姚太太的車上，再回來抱木蘭。但是還沒有抱到太太車子的旁邊，鎗聲忽然又起，有幾個騎馬的兵士，縱馬狂奔過來。木蘭車上駕車的馬，就是向新中驛所借的那馬，吃了一驚，便跟着向前狂奔。霎時塵土障天，人聲鼎沸。等到姚太太和珊瑚再來尋時，木蘭的車子已不知去向。大家自然十分恐慌，姚斯庵和馮舅老爺都親自下車，分頭找尋。亂了半天，始終沒有影蹤。不得已祇好到了河間再說。那晚上在河間的客店中集議了半夜，最後決定由姚斯庵帶了那失去車子的駕車人同回原路去尋找。因為駕車人親眼看見那車子的馬先向旁邊跑入高粱田裏，又轉身向後跑去的。

次日早晨九點鐘，姚斯庵已到了新中驛，發現車子和馬已回到驛裏，但是木蘭已不知去向。斯庵無法，祇好垂頭喪氣地回到河間。姚太太原已哭了一夜，這時見斯庵空手回來，自然哭得

更為利害。斯庵思忖了一回，便寫了許多張招貼，懸了二百兩銀子的賞，命人到各處去張貼。又命駕車的人到四面鄉間去找尋，但終無下落。後來又因聽見說拐小孩的拐子大都從滄州而來，所以又由馮舅老爺到那裏尋，但也沒有尋着。這天的夜裏，姚太太做了一個夢，看見木蘭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一條河的對岸田裏游玩。第二天早晨，她將這夢告訴了斯庵，使夫婦兩人略為生了一些希望。過了幾天，仍不知其下落，他們祇得依舊登程去了。

木蘭自從那駕車的馬受傷溜了之後，心裏很恐慌，但並不哭泣。心思必須下車才好，所以就在那馬被別車所阻而略停頓的時候，跳了下來。跑了一段路，看見一小隊兵士正向她迎面而來，她看見當中有一個笑喜喜的面貌，生得很為和善，就要求他，請他送她到父母那裏去。兵士問她父母在那裏，她又不曉得河間這個地名，所以回說在德州。這時候有一個腰系紅帶的婦人走了過來，聽見木蘭說父母在德州，就接着說她的家也在德州，可以順便帶了去。於是木蘭就跟着這婦人和那些兵士一同向前走去。那婦人大約就是這一隊兵士的隊長，她見木蘭走不動，便叫那個面貌和善的兵士攆了她走。那天晚上在一個小鎮上過夜，那婦人告訴木蘭說，洋兵已進北京，太后和光緒帝已經逃難，義和團已被殺敗，所以大家不得已向南逃生。木蘭就問她

義和團既有刀鎗子彈不入的本領，何以也會被洋人打死。那婦人回說，祖師爺沒有看見過這種洋鎗。而且洋人另外用一種祖師爺所不懂的法術，洋人拿一個小管放在眼前，就能看見一千里，所以義和團打不過他們。

那擄她的兵士和木蘭很要好，走在路上，總是一面走路一面說笑。並且教木蘭說英文，他所教的是：

來叫 Come 去叫 Go 廿四個銅錢 Twenty four,

番薯 Potato 也司，也司，諾。

木蘭的英語，第一課是拳匪所授，這是意料不到的事情，他們走了好幾天，尙沒有到德州，而且所走的都是荒僻小路。隊裏的兵士因沿路各自回家，也逐漸減少。最後祇剩了那婦人和背木蘭的那人。又走了一天，背木蘭的人也到了家了，於是祇剩下那婦人，帶了木蘭同到德州。穿城而過，重新出了城門，走到鄉下方始到了那婦人的家中。到了之後，就將木蘭關在一間狹小的房裏。兩天之後，又有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被那婦人推進來，關在一起。木蘭問她，方知她名叫暗香，也是被婦人所拐來的。又過了幾天，婦人喚木蘭出去說，已經找到她的父母，現在領她同去。木蘭自然很快活，就跟着同到運河旁邊，由婦人抱她領上一條官船。木蘭上船時，以爲船裏，必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到了裏邊一看，全是生人。上面坐着一個半老的婦人，衣服極爲華麗。兩旁站着幾個

男女孩子，老婦人很慈善地安慰木蘭，叫她不要害怕。又有一個相貌威嚴的老者走過來，向她說，他姓曾，是她父親姚斯庵的朋友。這次也是因避難回泰安，經過滄州時，看見了姚家的招貼，特覓了一個拐匪的同道中人，花了二百兩銀子，將她贖出來的。她現在可以同到泰安去，到了那裏，再打電報到杭州去招呼她的父親來接她。木蘭聽了這番說話，始覺放心。

曾家的人因爲木蘭長得美麗，而且性情活潑，所以都很愛她。在船上過了幾天，又知道曾老爺名叫文樸，在北京做着很大的官。他有一位太太，和一個姨太太名叫錢桂姐。太太生了三個兒子，大的名平亞，這年十六歲，第二靖亞，十三歲，第三興亞，十一歲。錢太太生了兩個女孩，大的名愛蓮，六歲，小的名麗蓮，尙不滿一歲。

曾家在東河登岸，改乘轎子到泰安。第二天下午到家，府縣官都親來迎接。曾家住宅在東門相近，房屋雖已舊，但是很大，也很講究。文樸的母親曾老太太已在大廳上等候，看見他們都來了，極爲歡喜。又看見木蘭，覺得不認識，問了文樸，方知所以，拉到身邊問了許多的話，並說明天去叫她的內姪孫女沈曼娘來和她作伴。又說木蘭長得太好了，將來做曾家的媳婦到很不錯。木蘭聽了很害羞。

第二天沈曼娘來了。她比木蘭大四歲，父親是一個書生，家

裏很窮苦。曼娘長得也很美艷，而且性情極和順，在舊式家庭中，可算是四德俱全的女子，所以曾老太太早已有意要她做大孫媳婦。她常到會家盤桓，名義上雖尚未定親，但實在也和養媳婦差不多。木蘭和曼娘相見了之後，因為年紀相仿，所以極要好。兩個人同睡同吃，十分親密，後來竟似親姊妹一般了。

會文樸回家之後，恐兒女們的功課荒疏，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曼娘和木蘭也在一起讀。放學之後，大家常到後面花園裏去玩要，但是不大出門，只有重九那一天，全家特上泰山去登高遊玩了一天。遊山的時節，因為女眷都是小腳，所以上下很不便，只有木蘭因她的父親讀過梁啓超所著的不纏足論，極爲感動，所以沒有叫她纏過足，在山上跑來跑去，好不自由。平常時節別人對於她的不纏足都有些詫異，但這時又不覺羨慕她了。

姚斯庵自從接到會家的電報，知道木蘭已經尋到，全家方始放心。斯庵便於十月中親到泰安來接木蘭。到了會家，先謝過曾老太太、會文樸和曾太太，又命木蘭拜文樸夫婦爲乾爹媽。住了一兩天，即帶了木蘭先回北京。

這時聯軍雖尙駐在北京，但城中已經平靖，一切亂像都已成過去。在恢復秩序的時節，名妓賽金花很有功勞。她起初在蘇州被一洪某去做姨太太，洪某後來被任爲出使俄德奧荷等

國大臣，帶了賽金花出洋，所以她能講那幾國的言語。後來洪某死了，她就在北京掛牌做生意。以狀元夫人重入平康，所以紅極一時。聯軍的總司令華德西是德國人，遇到這個會講德國話的名妓，自然很是歡喜，極爲寵愛，而她也乘此機會向華德西勸解，叫他處處寬大爲懷，不要過於殘酷。華德西很聽信她，因此許多人都能够免於一死。北京人因她這場功勞，極看重她。此後平常人都稱她爲賽二爺，甚至有要想討好外國總司令的人，竟稱她爲憲太太的。那時她的勢力之大，也可見一斑了。

姚斯庵帶了木蘭回到北京，故居微幸得很，一些沒有損壞。臨走時埋藏在院子裏石板底下的許多值錢古玩，也絲毫無損，所以心裏很欣幸。姚太太和莫愁等直到次年三月方始回京，看見木蘭，心肝肉啊的又哭又笑。這是母女重逢的一樁喜事，各人心裏的快活自不必說了。過了一個多月，會家也回北京。會姚兩家從此通家往來，甚爲要好。有一天會家請木蘭和莫愁兩姊妹去吃中飯，姚太太即叫僕婦趙媽送了去。到會家後，木蘭因爲兩家離得接近，所以叫趙媽先回去，說停刻自己回家，不必來接。兩姊妹吃過飯後，辭了會家出來。那時大人家的女孩兒是不大放在街上行走的，她倆難得有此機會在街上自由走走，所以這樣那樣都要去看看。看見打拳的，賣糖的，西洋鏡之類，都覺得是目所未見，很爲新奇。看見一個賣糖山楂的，便每人買了一串，一路上

隨吃隨走。正在高興的時候，木蘭忽然覺得有一隻手從她身後伸過來拉住了她。回頭一看，乃是她的哥哥體仁，滿臉怒容，罵她們太沒規矩，不應該在街上吃東西，並且在木蘭的頭上打了一下。木蘭不服，吵了起來，鬧了半天，方始回家。

體仁因為母親的溺愛，養成狂妄的脾氣，凡事任性胡爲，他只怕一個父親。但是並不聽他的話，所以斯庵很不歡喜他。木蘭姊妹也因他常要打罵，和他不睦。他的少爺脾氣很大，無論大小事情，從不肯自己動手。對於丫頭僕婦，稍有一些不遂心，便要打罵。因此一家之中，除了太太之外，差不多都同他不對。當中惟有那太太身邊的丫頭銀簾，和他很要好，兩人常常在暗地裏談情說愛，甚至有永不分離的密誓。

泰安曾家自從文樸夫婦回京，只剩下一位老太太很是寂寞，湊着曼娘的父親剛剛故世，所以就請曼娘母女搬來，同居作伴。從此曼娘便長住曾家。不久之後，便由老太太做主，替她的大孫兒平亞和曼娘定親。平亞因爲此事，特地和母親回到泰安。

平亞原在北京學校裏讀書，剛巧這時對於學業上發生了問題。因爲自從拳匪平定之後，朝廷銳意維新，任用新派大臣，准許滿漢和婚，禁止纏足，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將書院改爲學校，畢業生分別給以貢生舉人進士等第。所有學堂都因是新創的，對於教材尙未有統一的辦法，以致茫無頭緒，各自爲政。曾文樸看

見這種景像，也覺無所適從，所以平亞也暫時輟學。文樸便乘此機會，叫太太帶了他回泰安去行訂婚大禮，直到次年的正月始回北京。不意到了二月裏邊，平亞忽然生起病來，而且病得很利害。平亞的身體本來不很强壯，又因用功過度，更加衰弱。這次的病是受寒而起。文樸夫婦初時還當他是傷風之類，不甚在意。那知日重一日，竟至不能起床。請太醫院的大夫來診治，說是傷寒重症，文樸夫婦方着慌起來。又過了幾天，病勢好像更是凶險。曾太太便想到充喜的方法，於是趕緊派家人回泰安去將曼娘母女接到北京，由曾太太向曼娘和她的母親沈太太徵得了同意，立刻舉行婚禮。結婚的那天，因爲新郎病在床上不能拜堂，所以就由新娘拜過天地行過廟見禮就算完事。除了至親以外，也沒有發帖請客。那天來賀喜的客人除了姚家之外，還有曾文樸的同僚牛志道夫婦兩人。木蘭因爲和曼娘很親密，早幾天便已到曾家去，住在那邊幫着曼娘料理一切。她和興亞年紀相仿，每日見面，便發生了一種感情，就是曾太太也已看中了木蘭，想要她做第三個媳婦，不過暫時沒有說破罷了。牛志道是當時的度支部大臣，權力極大，一時有牛財神之稱，可惜貪財好貨，不惜聲名，所以人民多很恨他。他有二子一女。大兒子名叫懷玉，次子名叫通玉。女兒名叫素雲，和曾家的二少爺年紀不相上下。牛志道那天在喜酒席上看見二少爺靖亞，覺得和素雲很相配，便有了將

雲許給他的意思。過了幾時，挽人做媒，一說竟成功了。

平亞自從充喜之後，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每天侍候着他，病就一天好一天。曼娘自然格外欣慰，以為事前所想像的種種恐怖，不致於實現了。

姚斯庵在會家喜事那天，帶了太太和兒女去吃喜酒，只留下珊瑚和銀簾看家。吃酒的中間，體仁不待終席，就已偷偷地溜走。斯庵轉眼不見了兒子，明知他是回家和銀簾鬼混去了，心裏很不樂，所以在夜裏回家後，就將體仁打了一頓。

喜事後，曾老太太也到了北京來看看孫子和新孫媳婦。一到之後，便叫人去接木蘭來盤桓幾天。別了許多日子，相見時自是格外親熱。老太太帶來的食物當中有泰安的粽子，是閤家都喜吃的。老太太特地叫丫頭送一個到新房裏去給新娘吃，並叮囑說：「二少爺病尚未好，萬不可多吃。」那知平亞最愛吃這粽子，看見曼娘拿在手中，便搶過來吃了大半個。不料到半夜裏，肚痛起來，病勢頓時轉變，捱到次日的午時便死了。曼娘哭得死去活來，堅要殉節，幸而有木蘭在旁力勸，始能阻住。這天晚上，木蘭便也回家去了。曾太太看見兒子已死，覺得心上很過意不去，所以看待曼娘十分優厚，並為安慰她的寂寞起見，特從泰安買了一個嬰兒給與曼娘為子，取名阿蘇。這個孩兒，生得極可愛，曼娘專心於看顧小孩，因而也漸漸地減少了她的哀痛。

自此之後，木蘭常到會家去，不時住在那邊，陪着曼娘，時常

講些北京的故事給她聽。她有兩個最喜愛的故事：一個是關於禁城北面鐘樓的大鐘故事。說鑄鐘的匠人，繞了幾次，終久繞不成功。這是奉旨鑄造的東西，如若鑄不成，便有大罪，所以匠人恐懼的了不得。他的女兒爲了救她的父親起見，脫了衣服跳入鑄鐵的鍋中，因此鐘即鑄成，而他的女兒也被人崇拜爲神，稱爲鐘靈聖母。第二個故事所述是高梁橋的來由。故事說明朝永樂年間，北京大旱，甚至河井都乾枯缺水。有一天夜裏皇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白髮老婆婆，在西便門外共推着一輛車子，車上裝着一個油簍。皇帝問他們簍子裏邊裝的什麼東西，老者回說，是供給北京城的水。第二天皇帝和大臣們商量之後，即命太監高梁騎了馬出西便門去察訪。吩咐他如果看見這樣的車子，可將油簍戳一下子，立刻掉轉馬頭回來，不可回頭看望。高梁到了那裏，果然看見這對老夫妻推着車子在路上走。他便跑過去將油簍戳了一下，回馬便跑，但聽見背後頓時起了巨潮澎湃的聲音。他跑到西便門，再也忍不住，回頭一望，便被潮水所擁上來而淹死。皇帝因他這場功勞，特在那地方建造了一座橋，題名高梁橋，以紀念他。

又過了兩年，木蘭已十六歲。這年是她一生中一個大轉變。她的父親因聽了一位傅先生的議論，決計命她改進學校去

讀書。這位傅先生是四川人，民國時代曾任教育部總長，後來小學校裏所教的注音字母，也就是他所發明的。他身材很矮小，有雅片烟癮，但是學問很深，見識也很遠大，是當時新派裏邊傑出的人物。他很熱心提倡女學，設立了第一所官立女學校。姓斯庵由曾文樸的介紹，與他成了朋友，因為情意相投，不久便成莫逆。有一天，傅先生請妹家一家人到他西山別墅裏去遊玩。木蘭邀了曼娘同去。到了那裏，傅先生殷勤招待，並替他們介紹先到的。一位孔太太和她的兒子立夫，女兒環兒，孔家也是四川人。孔立夫父親早故，並無家產，現住在四川會館裏邊，是出房錢的一家三口，貧苦度日，倒也很快樂。況且立夫極孝順母親，所以傅先生很契重他，將自己的藏書借給他閱看。木蘭和他相見之後，便覺得他英氣勃勃，語言爽直，與曾家幾個兒子的執袴樣子絕然不同。又在出遊碧雲寺玉泉山等處名勝的時節，看見他處處攙扶着他的母親，十分小心，所以心裏很敬重他。不知不覺之間，竟發生了一絲的愛情，因此引起了以後的許多經過。姚太太也極喜愛立夫的品性行爲，很希望他和體仁成爲朋友，使體仁可以受他的陶冶。所以兩家回到城裏之後，姚太太就請他們母子三人到家裏吃飯，並請傅先生夫婦作陪。閒談的時節，傅先生勸斯庵送體仁到英國去留學，他說，在此時代，非如此不足以廣學識而求出路。斯庵很贊成。姚太太心裏有些捨不得。體仁聽了倒很

高興，以爲藉此可以不看見父親的嚴厲面目。體仁的脾氣很不可解，他視兩個妹妹如同仇敵，但對於別個女孩子却很溫和，尤其和銀簾要好。銀簾因聽到體仁有到英國留學的說話，便向他撒嬌撒痴，鬧得體仁坐立不寧，想了半天，覺得銀簾比英國好，所以第二天早晨就向母親妹子說，英國不去了。但是對着父親則沒有敢聲言。過了幾天，傅先生叫他拿辮子剪去，又叫他去穿西裝，以便逐逐地預備起來。體仁自從換了西裝，覺得神氣大好，好似換了一個樣子。有一天立夫來探望他們兄妹，莫愁看見他的皮鞋實在髒的利害，也不問他願意不願意，特叫銀簾拿了一盒皮鞋油來，替他擦亮了，方始滿意。過了幾天，體仁的行期已定，曾家特地設宴替他餞行。傅先生答應在六月中陪他到天津去乘海船。所有的人當中，惟有銀簾暗地發愁，但表面上並不作聲。姚太太因兒子遠涉重洋，須數年的別離，所以很傷心，時常哭泣。但因藉此可以斷絕他和銀簾的關係，便硬了心腸，不加反對。在體仁動身之前某一天的晚上，姚太太問他要剪下的辮子做假髮。體仁回說已經送給銀簾，並乘機要求母親留住銀簾。姚太太心裏自然很氣，但面子上依舊隨口答允，想等他動身之後再打發她走。體仁以爲母親真個答應，就跑去告訴銀簾，叫她耐心守着，並叫她看管他所養的一條狗。銀簾很感激，說除了死，決不出姚家的門。這時斯庵對待體仁也和善了好許多，吩咐了他許多話。

並說：「此去即使花上一萬八千也是願意，不過總要立志向上，痛改前非，萬不可以再入墮落之途。」姚太太又叮囑他千萬不可娶外國老婆。木蘭姊妹則叫他時常寫信回來。那一天的晚上，一家之中充滿了和融的氣像。

第二天早晨，斯庵和木蘭等都同到火車站送體仁上車。惟有姚太太因哭得太利害沒有去。立夫也在那裏送行。在回家的途中，立夫很有些感觸，自恨沒有到外國去留學的能力。斯庵則在馬車上和木蘭說：「不知體仁這一下能不能將性情改變過來。」木蘭回說：「別的不談，但願家庭中的一件糾紛可以從此解決，也就罷了。」

七月的中間，馮舅老爺帶了太太和七歲的女兒紅玉回到北京。姚太太在他回來之後和他計議了好多次。有一天便喚過銀簾，和她說她現在年紀已大，應該擇配出嫁，答應替她以京城裏挑一個好好的丈夫，並給她一副豐厚的嫁裝。銀簾聽了此話，駭了一跳，立刻懇求太太可否讓她再待幾年。太太說這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銀簾的嫡母託馮舅老爺來懇請如此辦理的。銀簾想了半天，無可對付，便說那末至少須有她嫡母的來信爲憑，方肯出嫁。太太回說這也可以的。叫馮舅老爺寫信去叫她的嫡母寫封信來便了。銀簾回到自己房裏，哭個不止，極恨太太的辣手，但也沒有辦法，她祇好靜待發展，再定方針。

這年夏秋之交，北京雨水甚多，接連下了十幾天還不停止，所以木蘭等也都不大出門。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體仁從香港寄來的信說，沒有趕上外洋船，所以暫住香港旅館等話。其實是體仁在天津上船之後，遇到一個新回國的英國留學生，說起留學時的苦況，不免過甚其辭，以致駭得體仁到了香港之後不敢再向前行。好在身畔帶着一千多塊現錢，正可乘此在香港大大的玩一下子，因即寫了一封信回家，推說沒有趕上洋船。過了幾天，又寫了第二封信說，他已改變宗旨，要在香港進學校讀書。並寄來兩副象牙鈕扣給木蘭姊妹，和一個銀粉盒給銀簾。此外還有些圖畫明信片，請託她們轉送會家弟兄和孔立夫的。姚太太得了此信氣得手足冰冷。銀簾則暗暗得意，這一天竟冒着大雨出門一次。大家都猜她是去託人寫信給體仁。

第二天孔立夫來到姚家，道謝體仁送給他的物品，並探望斯庵夫婦，說起四川會館因雨坍了屋頂，以致暫時只得在廊下安身。斯庵聽了很爲關心，立刻請他們搬過來暫住。立夫起初尙要客氣，經不起斯庵夫婦和木蘭姊妹的勸說，方答應次日搬來。自此孔氏母子三人便暫時寄居姚家。有一天吃飯的時節，斯庵談起會家的第二個兒子靖亞已和牛家的素雲定親。立夫便問：「是不是牛尙書的小姐？」並說牛家的第二個兒子通玉原和他同學，不久之前，因功課不好，屢次留級，反而恨教習不留情面，竟拿

了手鎗去恐嚇，致被學校開除。他懷恨在心，又派人在黑夜裏將校長打個半死。聽得木蘭姊妹們都搖頭吐舌說：「天下那有這種野蠻的人。又說起體仁的事情，立夫說他有這樣的好機會，可去而仍不去，豈不可惜。斯庵面孔頓時改變說：『這個孽障，還有什麼可說，你們不妨寫信勸勸他。』」又說，已經寫信給香港的朋友，調查他的實在情形，立夫一家住在姚家雖然沒有幾天，但在感情上已增進了不少。木蘭姊妹甚是看重立夫，不論什麼地方都很體貼他。莫愁甚至親手替他燙衣服。所以孔太太也很有心想娶莫愁做媳婦，但因貧富懸殊，不敢開口。立夫常到斯庵的書室裏去看書談天，斯庵極愛他的真率，也有了將莫愁許給他的念頭。

會家的曼娘聽見說姚家住着客人，就疑心是孔家母子，特地去看看。到了姚家一見果是立夫母子，又見木蘭姊妹待立夫的樣子，心裏恐怕斯庵夫婦將木蘭許給他，所以回家之後，就慫恿姑姑趕緊去說親。

過了幾天四川會館的房屋已經修好，立夫母子辭了姚家，搬回去住。接着就是會太太帶了曼娘親自向姚太太求親，這原是兩方意中的事，所以一說便成功。不過木蘭略有些不過意，以為自己已經許給會家，那末莫愁自是許給孔家。比較起來還是莫愁的命運好，不免生了羨慕的念頭。有一天傅先生來探望斯

庵，談話之間斯庵說起立夫的長處，傅先生說，他可惜沒有女兒可以相配。斯庵便說願意將莫愁許給他，即請傅先生為媒。傅先生欣然答應，於是這樁親事也成功了。

這時傅先生已在天津設了一所女學校。斯庵已和傅先生說定，將兩個女兒都送到那裏去讀書。在將要離家赴校之前，銀簾忽然失蹤了。前一天的早晨，姚太太拿一封信給銀簾看，說是她的嫡母寄來的，叫她在北京擇配。但是銀簾細算日子，這回信不應來的這樣快，而且嫡母是不識字的，更難辨別真偽，所以決定這信是姚太太和馮舅老爺假造的，便在那天的晚上，將隨身衣服包了一包，又帶了體仁送她的兩個翡翠戒子，和體仁所養的那條狗，從後門逃了出去，僱了一輛洋車，到順治門內的熱鬧區中，在一家小旅館裏寄宿了一夜。次日早晨，買些牛肉將狗關在房裏，獨自到大街上一家珠寶館中，將一隻翡翠戒子賣了二百塊錢，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內租了一間房子搬去住着，決計耐心等體仁回來。同住的房東是一位華婆子，烟癮很大，丈夫早出晚歸，但不知幹的什麼事情。丈夫出去之後，常有陌生的人來到她的房裏邊抽大煙。有時丈夫回來之時，看見房裏尚有客人，便依舊出去。銀簾細看了幾天，便知她是賣公烟的，所謂丈夫也不過是一個妍頭。她和銀簾談談說說，很是投機，銀簾於是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她。她聽了之後，就教導了銀屏許多的對付方

法。

姚家自從銀簾逃走之後，也曾派人四面去找，並且希望從那條狗的身上得到線索。但是找了幾天，並沒有影踪。又夾着木蘭和曾家的三少爺與亞定親過禮的大事，愈沒有功夫顧到這件事情，心裏都以為走了也就算了。所以銀簾倒能安穩地住在華嫂家中，沒人去驚動他。

體仁在香港已接到銀簾的信，心裏憤恨母親的破壞諾言，就寄了一百塊錢給銀簾，叫她安心等待。同時斯庵也已接到朋友的回信，知道了體仁的一切行爲。體仁在香港沒有了管束，便花天酒地的胡亂用錢，不到二三個月，身邊所帶的一千幾百塊錢已所餘不多，便寫信向父親索取。斯庵回信很明白地告訴他，錢是一個也不寄，叫他立刻回家，所以過不多幾天，體仁已回到家中，精神頹唐，瘦而且黑，嘴巴上已留了兩撇小鬍子，帶了一副墨晶眼睛，身邊所餘的只有十三個銅元。斯庵看見了他，氣得話也說不出，立命人將他關在書房裏邊，餓他一天。後此仍由馮舅老爺出來討情說，不妨帶到舖子裏去學生意，可以監視着他，不許胡行，自安方應允將他放出來。次日果然由馮舅老爺帶着同到舖中。吃過午飯，體仁推說去探望朋友，便離了舖子，依着銀簾所開給他的地址去找尋。他到之後，兩人自有一番久別重逢的情話，和銀簾訴說她怎樣的苦處。華嫂也幫着說話。自後體仁

差不多每天到銀簾那裏去一次，並且常在舖子裏拿錢給她用。這時華嫂已因銀簾恐怕被體仁看破不便，所以勸她停止了招接外客，連那妍頭也割斷了，一切開銷統由體仁承認，三個人很清靜地過日子。至於華嫂是否和體仁也有些不清不楚，那是祇有她們自己知道，但從此體仁即被她們二人所盤住，解不脫這束縛了。這時體仁每晚回家，所以家裏邊暫時也沒被發覺，不過倒有些奇怪何以體仁竟不提銀簾罷了。

這年寒假的時節，木蘭姊妹從天津學校裏回家，帶了一個同學來游玩。同學姓錢名素丹，是一個醉心自由的女子，眼鏡草履，一派新氣，不過脾氣尙好，所以和木蘭姊妹倒很投機。木蘭等回家之後，常請立夫吃飯，有時也到曾家去玩玩，不過因為已經許親不大好意思，所以走得沒有像以前這樣勤。有時曾家弟兄來探望姚太太時，木蘭也常避面不見。這時阿非和紅玉都已漸漸長成，兩人非常要好，不過紅玉身體很衰弱，氣量也比較狹仄，因此免不了常有些小小的爭吵。木蘭姊妹在寒假滿後，依舊同了素丹回到天津學校裏去讀書。

體仁起初每天天旁晚回家，有時推說朋友請吃飯在晚飯後回家。後來愈弄愈遲，到家時總在半夜三更。但是姚太太不論遲早，總要等他到家後方肯去睡。體仁有時也天良發現，勸母親不必等待，但是姚太太說，他不回家，即使去睡，也是睡不着的，所以

照常等候。體仁在舖中所支的錢也愈支愈多，起初不過每次幾十元，漸漸改爲每次幾百元，後來竟一千二千的索取。馮舅老爺因他是小老闆，而且舖子裏本錢大，也不在乎這些，所以初時任他要多少就多少。後來因爲數目大了，恐怕被斯庵知曉，受他埋怨，也曾勸他撙節一些，並問他這許多錢作何用處？體仁回說盡是賭債，如果不還，不但顏面有關，並且恐怕要討上門來。馮舅老爺無奈，只好照數給他，不過暗地裏盡情告知了姚太太，有一天的晚上，體仁從銀簾那裏坐了洋車回家。走了一段路之後，忽見自己那條狗跟在後面，體仁連忙下車將牠牽了回去。但上車之後，那狗依舊跟了來，這次是走了許多路之後方始發覺，這時夜已甚深，體仁不願再跋涉往來，所以就下了車，走進一家旅館，從後門出來，向家裏走去，回頭看看並不見那條狗，方始安心前行。不料第二天那條狗竟在宅門口發現，後來並且走進宅裏，蹲在體仁的臥室裏邊。看門的自然去稟告老爺太太，大家就疑心到銀簾必然仍在北京，但不知是否已和體仁會面，且等走回來，看他的態度怎樣。那晚體仁回家尙早，看見這狗，故意裝出詫異的神情，向姚太太說：「這件事證明銀簾尙在北京，爲什麼不派人去找尋？如若餓死，豈不罪過。」姚太太回說：「這是她自作自受，那個去管她。」體仁聽了，便也不再說什麼。過了幾天，那狗生了一窩小狗，體仁還挑了一隻推說送朋友，拿去給銀簾，她一見了

很覺討厭，說爲什麼拿這惹禍的種子來給她。又過了些時候，有一天的夜裏，體仁喝得大醉，踉蹌回家，一交跌在幾只小狗身上。體仁跌在地上，立不起來，手裏抓住了一只小狗，一面打一面罵地罵牠是惹禍的種子。母狗看見，狂吠起來，亂咬體仁。斯庵夫婦和看門的聽見鬧得利害，急忙走過來看視。百忙中檯上的洋燈又打翻熄滅，滿房烏黑，而那母狗還是亂咬亂吠個不停，但聽得又有一個人倒地呻吟的聲音，好像是姚太太的聲氣。等到別的丫頭拿手盞來照看時，方知倒地的正是姚太太，磕青了額角，扭傷了手腕，呼痛不止。體仁倒並沒有什麼，只不過手上被狗抓傷了一處，有些流血。第二天體仁去母親房裏探視時，被斯庵大罵一頓，罰他在母親床前跪了兩小時，並說，照他這種不肖，一家已無後望，待木蘭兩姊妹出嫁之後，祇有散去家財，出家修行之一法，到那時看他怎生過日子。

次年的夏天，莫愁病了，木蘭又快要出嫁，所以那一學期兩姊妹都沒有到天津去讀書。曾家的次子靖亞已和牛素雲小姐做過親，據說嫁粧共有四十八扛，上自珠寶，下至銅錫，各項器具，應有盡有，看的人都稱讚羨慕。牛小姐自然也得意非凡，驕傲得不得了。有一天曼娘來探望木蘭，告訴她說，牛小姐到了曾家之後，態度異常傲慢，對待公婆十分無禮，公婆略爲說了幾句，她便一蹶嘴轉身就走，餘外的人更是不在她的眼裏。並說木蘭也是

有錢的，而且本領也比素雲好，將來嫁到曾家後，看素雲怎樣對付。木蘭說，可惜他的哥哥不掙氣，恐怕要被素雲譏笑。曼娘回說，素雲的兩個哥哥狂嫖濫賭，無惡不作，也不見得好在那裏，天如有限，應當給些報應纔好。木蘭說：「等着看罷，總有那一天的，不過遲早之間罷了。」

這些時斯庵常說要到南洋去游歷，但是要等木蘭出嫁已定日期，莫愁行過定親禮纔好，而對於莫愁更覺要早些定妥了方能安心。所以乘着某次傅先生到北京來的機會，就挽他為媒，和孔家行定親。湊巧正在西太后和光緒帝駕崩的國喪期中，所以一切沒有鋪張。只由孔家送過來幾色定禮，姚家回了一套抱褂，便算了事。

西太后是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她在患病沉重自知無望的時候，先命人拿毒藥將光緒帝毒死，所以光緒帝是突然駕崩，而西太后卻後死，相差不過兩天。光緒帝在臨終時節，依舊忘不了袁世凱的好詐，特將手指咬破，寫了一道血詔，將袁世凱革職永不敘用。這時人民因清庭的腐敗，各處已醞釀着革命。湊着小皇帝宣統繼位之後，那攝政王又是個無用之徒，於是革命的暗流，益加激盪，眼光遠大的人士都已知道革命萬不能免。斯庵就是這羣人中的一個，所以他打定主意帶了阿非到南洋去一次，想替革命運動出些力，但這是有反叛無疑的，所以一些也不敢告

訴旁人。臨走的時節，向家中支去一萬五千塊錢，並向馮舅老爺說，將來或許還要支些。姚太太問他帶這許多錢去作什麼用？他也祇笑笑，不說所以。木蘭姊妹疑心父親是在實行對體仁所說散財那句話，但是姚家的財產共有一百多萬，一時也未必能散盡的。斯庵答應在次年木蘭出嫁之前，必定回家。

體仁看見父親拿了那麼許多錢，和阿非到南洋去，心裏很氣不過，也向馮舅老爺要支一萬五千元，說去還賭債。馮舅老爺因為數目太大，不敢做主，便去和姚太太商量。經不起體仁的百般懇求，依舊給了他。體仁自從父親出門，沒了管束，漸漸統夜不回。母親問他，他反說年紀大了，行動自然可以自由。有一次竟然一連五夜歇宿在外，第六天回家時，姚太太逼着問他住在那裏？他回說不必多問，反正他是在做一樁理所應做的事情。莫愁氣不過，直問他是不是在銀簾那邊？體仁略遲疑了一下，竟自承認。姚太太那一氣，真氣得幾乎死去，將銀簾千嬌子萬賤貨的痛罵。體仁阻止着說，連孫子也生下了，何必再罵。並說尙是上一個月生產的。姚太太和馮舅老爺計議要將孩子領回來，先由珊瑚領了木蘭姊妹到銀簾那邊去軟說，被銀簾堅決拒絕。姚太太不得已便派老董帶領了僕役去強搶，居然抱了回來。體仁氣得在自己房裏悶住了幾天。銀簾自失去兒子，終日關閉在房中獨自哭泣。華嫂去推門，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三天體仁去望她，

敲門不應，硬打開門進去一看，不料銀簾竟已懸樑自盡。體仁一面哭，一面跑去告訴母親說，銀簾是母親逼死的，小心她來討命。姚太太聽了，又氣又怕，從此日夜不安，坐臥不寧，生怕銀簾真來作祟，以致於面貌也頓時老了許多。到次年斯庵回來時，家中正鬧得宅亂家翻，聽到了這件事情之後，頗埋怨姚太太爲什麼不讓銀簾回來，以爲既已生了兒子，生米已成熟飯，前情自可不必再提。又知道體仁向店中支取一萬五千塊錢，也不過說了很好兩字，別無他語，不過後來向木蘭姊妹說，禍福循環，原是天道，自她兩人出嫁後，便要實踐以前出家的說話。木蘭姊妹雖然苦勸不要如此，也無效力，因此木蘭姊妹對於體仁更憤恨說，他拆散人家。

木蘭在宣統二年她十九歲的那年出嫁。嫁粧共有七十二扛，比牛家還要奢華講究。曾二少奶奶素雲見了很不自然，用譏諷的口氣說，這一次不但娶了姚小姐，而且也攬了姚家半家家當過來，曾太太聽了很生氣，回說曾家所要的是木蘭這個人，何必提到嫁粧好壞，多一些難道反而不好嗎？喜事那天極盡繁華富麗不必多說。鬧新房的時節，興亞有一個同學很會說話，由他領着他去鬧。他說了半天的笑話，引逗得聽者個個大笑。他所說第一個笑話是：「有一個人沒有錢過年，妻子問他怎樣辦法？他回說別忙，說時一個剃頭的挑了擔子挑過，使喊了進來，命他剃

頭。並叫他連眉毛一齊剃去。等到左邊的眉毛剛剛剃下，他立刻跳起來說，爲什麼將他眉毛剃去？說他新年裏怎樣見人，要跟剃頭的要去打官司。剃頭的沒法，賠了他三百個大錢，方肯罷休。妻子問他，一條眉毛算個什麼樣子？他笑着說，年關雖已過去，但還要留着右邊的眉毛備元宵節的用場呢。」這個笑話說完之後，衆人還要他說下去，所以他又說一個。他說：「有一個善忘的人帶了一把扇子到大樹底下去出恭，隨手將扇子擱在樹枝上，然後蹲下去。出完恭立起來，看見那把樹子，很快活說，運氣真好，出恭還拾到扇子。走的時節，一脚踏着地上的屎，便罵道，那促撒的狗屎，害我踏了一鞋子。」鬧新房的目的是在使新娘受窘以爲笑樂，可是遇到木蘭竟使鬧的人無所施其技。因爲木蘭很大方酒脫，別人笑，她也跟着笑，說笑話的人說完之後，她並且道個萬福向他謝謝。這一下子，竟使鬧房的人再也鬧不下去，祇可搭訕着一一散去。這一件事使曾家的人很佩服木蘭的能幹，隱然顯出不論人品才能，三少奶奶都比二少奶奶高。也使曾太太更爲歡喜看重，以後凡有家務總和她商量，因此木蘭雖然進門在後，但是身份權力反在素雲之上，而興亞的滿意，是更不用說了。第四天新夫人回門，姚家設宴接待，並由阿非點放許多南洋帶來的焰火給他們看。焰火當中有火中蓮，八仙上壽，七聖除妖，連陞三級等花樣。放的時候火花四射，如萬道金蛇，看的人都拍手叫

好。惟有紅玉膽子很小，看着很怕，由阿非極力解說並不能傷人的，方好了些。興亞看了很詫異，問木蘭說，她這表妹何以這樣的多愁慮？木蘭嫁後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女孩子，題名阿美，因為是女，所以並沒有請客開賀。

宣統四年革命爆發，清庭退位。革命軍於八月十九日在武昌起義，不多幾天各處紛紛響應。各省的巡撫凡是滿洲人被殺的，被殺，逃走的逃走。清庭一看情形不對，趕緊下罪己詔，赦免黨人，立刻施行憲政。但是大勢已去，不能挽回，祇好和革命黨言和，宣統帝下詔退位。十一月初六日國父孫中山從美洲回到中國，四天之後便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改用新歷。這次革命的當中，滿洲人喪命的並不多，但受到的痛苦很深切。因為八旗人民向來依靠他人為生，他們終日無所事事，只知吃喝玩耍，到了日期便向宗人府伸手拿錢，從來不曉得什麼叫做辛苦掙錢。現在一旦失其所恃，自然苦不堪言。年輕力壯的還可以拉洋車度日，其餘簡直只可束手待斃。可是他們雖已到這個地步，但依然要說大話，死要面子。以下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一個旗人上茶鋪子喝茶，買了一個燒餅，吃完之後，看見有幾粒芝麻掉在掉子鏗裏邊，有些捨不得，用力將掉子拍了一下，使芝麻跳出來，用手指頭蘸着往口裏送。一面還自言自語地裝出憤恨的樣子，以掩飾他拍掉子的舉動。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女孩兒走過來高聲說，母

親要出門，沒了褲子穿，叫他趕緊回去。他還要擺着架子說，怎麼沒有褲子，為什麼不向描金箱子裏去拿？姑娘回說，描金箱子不是端午節已經送進當舖子嗎？那個人已有些窘，但仍舊支持着說，那末為什麼不向嵌螺鈿的櫃子裏去拿一條？姑娘說，爹爹忘了嗎，螺鈿櫃子去年年下早已當掉了。這是很殺風景的事，那旗人只好漲紅了臉走出茶館。」那官場的苦楚，也不亞於旗人。滿清時代的官場，大都依靠私情提拔，現在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樹倒猢猻散，只好各自別尋生路。官囊富裕的尙可在租界上買所房子，住着做遺老，並且因為有的是錢，還能漸漸讚營仍進政界，再去做他的官。貧苦的小官兒便不同了，一旦失去了飯碗，只好流落在北京，度那借討為生的日子。

木蘭的家中，一則好在是經商的，二則所開都是些日用物品的鋪子，所以並沒有受到革命的影響。不過曾家情形則略有些兩樣。曾文樸是老官僚，而且素來篤信孔孟，對於革命黨的一切標新立異，自然看不入眼，所以決計退隱。雖然袁世凱不久重行登台，特來邀他出去，他依舊抱定宗旨，拒絕不應。木蘭在曾家，極為翁姑所寵愛，一切家事都叫她幫着料理。她從來沒有裁翁姑生過氣，不過有一次是在清帝退位之後的某一天，她竟拿把剪子將興亞的髮辮剪去，曾文樸因為沒有先向他請示，心裏有些不高興，但因已成事實，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過了些時，也就

忘了。曾文樸自己的辮子則是在孫中山辭職，讓袁世凱繼任總統之後，看見袁世凱也剪去辮子，方始跟着剪去的。

興亞在娶親六個月之後，已和哥哥在新政府的內政部裏得到一個小位置。在這次革命裏邊，北京的秩序並沒有受到影響，一切都是和平解決的。清庭雖然退位，依然容他們住在禁城裏邊，維持着舊日的一切制度，讓他們開了大門做皇帝。新政府的政權是握在袁世凱和那班武人的手裏，種下了以下十數年中軍閥互相殘殺，爭奪地盤的種子。不過社會方面確有了極大的變動，如改用新歷，改穿西裝，改用西國政體，都是和舊制截然不同，使人民好似踏進了一個陌生的境界，一切都覺不慣，甚至手足無措。

牛家在革命時期中也沒有什麼損失。因為在一年之前，牛通玉中了人家的圈套，被人家加上了一個擾亂清靜佛地強搶民女的罪名，以致於連他父親的官職都因此丟掉。那件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牛家的人向來都是蠻橫無理，牛太太的汽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碾壞了他人的東西，從來不曉得賠償，警察也從來不敢干涉。兩個兒子在戲園子裏看戲，見人家的姨太太長得好，就叫馬弁硬邀了去，陪他們過夜。諸如此類，無法無天的舉動，不一而足。懷王雖已娶親，但夫人柔弱無用，管不了他。通玉還沒有娶親，更是沒有纏纏的野馬。有一天通玉看了一個商人的

女孩子，千方百計的哄騙，居然弄到了手。但過不了多少天，便生厭心，將她拋棄在一旁，另外又去追求一個鄉下女子。商人的女兒自怨命苦，一剪刀削去頭髮，走進庵堂去當姑子。她的父親憤無可洩，便起了惡念，花了錢託人叫到一個相貌極好的妓女，教導了她好多天，然後替她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去住，又給她穿着講究的衣服，命她天天上茶館酒樓去引誘通玉。不久之後，通玉果然上釣，常和通玉在她所租的一所房子裏私會。有一天，女子故意失約不去，而叫一個僕婦去告訴他說，家裏邊父母要替她許配人家，所以不能來，並且叫通玉不可負心，定要設法救她。過了三天，又有人來通知說，她因事情無可挽回，已經削髮爲尼，現在某處鄉間庵堂裏邊。通玉聽了，急忙領了人到庵堂裏去探望她。見面之後，她先說明怎樣的因受逼而出此下策，又說，一條心始終在通玉身上，要通玉務必來救她出去，這是等於暗示通玉叫他來搶她。待通玉走後，她又故意裝出警慌的神色，奔去告知庵主說，方才來的是牛大臣的二少爺牛通玉，將要帶領了人來搶她出去，懇求庵主設法救她。這件事沒有多少時候已傳遍了全村，引起村人的公憤，決計集衆抵抗。第三天的傍晚，通玉果然帶了兩個馬弁到庵裏找尋這女子，經庵主幾聲救命的呼聲，村人立刻拿了鋤頭棍子當兵器，飛奔前來。通玉一看形勢不對，飛逃回家。次日仍不肯罷休，差一個人去向庵主討這女子，並說如

若不放，定將那庵堂封起來。過了一天，庵堂果然被封，並且將出頭的幾個村人拿了去。村人知道了，便聚集了幾百個人，一齊捧了香，同到天安門前跪在地上告御狀。宮裏的人出來問了細情，答應他們將庵堂啓封，村人釋放，通玉的案子由主管衙門秉公審理。村人聽了，方始散去。後來這件事被一個姓魏的御史知道了。他原和牛志道不對，特地親自私行察訪，探得牛家許多不法事件，上了一本參奏他。結果是牛通玉處斬，牛懷玉監禁三個月，牛志道革職。這還是因了王軍機代他求情，從寬辦理的。所以在革命事起的時節，牛家本已喪失了一切地位和勢力，這時便無所謂損失，而袁世凱的重新登台，反使牛志道生了一種新的希望。可是他的聲名實在太壞，以致袁世凱也不肯提攜他。後來還是仗了妹夫靖亞的荐引，懷玉方能在某機關裏邊得到一個低級的位置。

牛家的禍事當然使素雲十分喪氣，面上無光，而且還時時疑心別人在背後譏笑她。文樸和太太也恐怕她難堪，所以命家人一概不許提起此事。木蘭這時爲表示親熱，特叫興亞到監中去探望懷玉，自己親自到牛家去慰問牛太太。不料木蘭這般的舉動，反而引起了素雲的誤會，而更爲恨她。實情是因爲木蘭到了幾次牛家，又被她知道了幾樁醜事，以致素雲疑心她故意存壞心。木蘭所知道的事情，第一件是去的時候看見牛太太正在

叱罵她的大媳婦，說她的父親太沒良心，不應該趁着牛家遭禍的當口，向牛家所開的錢莊提取存款。因爲沒有讓他提去，發生了口角，所以牛太太拿了媳婦出氣。媳婦說，這是她父親所幹的事情，她並不知道。但是牛太太依然罵個不休。第二件是看見一個木匠作頭向牛太太討錢。據說三年之前，他替牛府在方家胡同蓋造一所房屋，合同訂明造價三萬五千元，完工付價的時節，硬扣去他八千塊錢，答應衙門裏邊如有工程，定讓他去做，作爲補償。他因怕懼牛府的勢力，所以當時沒有敢多說。後來衙門裏邊確有幾起工程，但是牛志道都給了別人，他絲毫沒份，因爲受不起這大的損失，所以要牛府償還。牛太太推說沒錢，不肯付給他，於是乎鬧起來。第三件是更爲素雲所不願意讓木蘭知道的。就是她的父親在外邊所生的一個私孩子，名叫黛雲，這年八歲。牛太太極利害，決不肯讓孩子的母親進宅，她拿了三千塊錢給她，逼她離開北京，而將那個女孩子領了回來。初不料這女孩兒將來竟是一個舊制度的叛徒，於是又因而引起許多事故。牛太太見袁世凱重新秉政，以爲機會來了，就叫志道去鑽營。但袁世凱很識人，知道牛志道這人是不能用的，所以始終隨口敷衍，並不給他位置。志道漸知無望，方死了心，將全家搬往天津，一心去經營他的商業。素雲因在曾家失了面子，並且因有曾太太在上面，不能手掌大權，心裏很不樂意，所以也就推說探望父親，時常

到天津去住。

興亞因過不慣小官僚生活，這時已辭職居家。曾文樸原看不上那些新的制度，所以並不說什麼。興亞在家無事，常和木蘭出去游玩，常在小館子裏吃飯。文樸知道了，很不以為然，初時還忍着不說。有一次興亞夫婦竟又邀了曼娘一同出門，並且去看影戲，回家之後，方始說明。文樸便不能再忍，就當着興亞說，年輕婦女焉可時常在外面亂跑，尤不應該看那種淫穢的影戲。曼娘是孀婦，更不應該同着去。其實文樸自己也看過影戲，看見影片裏面男女二人抱着親嘴，很有趣，不過覺得年輕婦女不該看，這也無非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種官場心理。那天聽見他們去看影戲，以為所看也是這種愛情片子，所以忍不住發話。木蘭連忙在旁解釋說，所看的是一張滑稽片，文樸方始放心，祇叫曼娘以後不可再去。木蘭和興亞也常到姚家，時常遇到立夫，因此立夫和興亞也漸漸親近。不過木蘭還忘不了舊情，每次看見立夫，心裏終免不了略有如忌她的妹妹莫愁。

華嫂子在木蘭出嫁那天，獨自到姚家門首探望，看見姚家的勢派，方信姚家真正富有。回去之後，極意籠絡體仁，並勸他對於父母千萬要和順一些，以免喪失將來的希望。體仁自從銀簾死後，因為華嫂待他十分溫存體貼，所以照常前去，差不多拿

然極力改進。以前已吸上鴉片烟，現在竟然戒除。每天很早就回家，用錢也知撙節。斯庵先前頗為託異，不知他何以改得這樣快，後來也漸漸知道是華嫂子的功勞，所以對華嫂暗地裏很為感激。華嫂這時就拿銀簾所留下的錢，和體仁所給她的錢，開了一家古玩鋪子，自己從此也循規蹈矩，一心做買賣。又買了一個男孩做兒子，倒也立起了一個中等階級的家庭，很快樂地過她的安穩日子。自己又覺得有這一天都是體仁所賜，良心上自覺說不過去，所以更加熱心勸勉體仁極力向上。斯庵看見體仁頗知悔改，也不再苛責他，而在對待上面也比從前慈愛了許多。

又過了一年，曾家全家回到泰安去替老太太做壽墳，正值木蘭懷孕足月，竟生了一個兒子。文樸自二媳婦進門，始終不育，心裏本已很為氣悶。又見木蘭自生了阿美之後，也數年沒有生育，就疑心木蘭不要是聽信了新派的學說，在那裏實行生育節制，暗裏因此甚是不安，不過嘴裏不便說出來。現在看見她已經生子，方始釋然。因為這是第一個孫子，所以異常高興，二朝滿月，大發帖請客，甚為熱鬧。木蘭替這孩子題了一個名字，叫阿東，並因乏人服侍，特託媒婆去找了一個丫頭。過了幾天，媒婆領了一個女孩兒來，相貌雖不十分美麗，但也尚算清秀。曾太太看了頗為滿意，便留了下來。

關於「瞬息京華」

周黎庵

林語堂致本文作者函

黎庵兄讀武臣文及海戈歧兄長函快甚故聊書數行以通闊懷年前有一函致海戈不見復弟亦忙遂不再通音問住址恐靠不住故請兄將此函轉寄弟著小說女主人翁姚木蘭半似陳芸半似史湘雲頗可謂理想中女子內又有姚莫愁頗似寶釵其他尚有一批閨閣佳人若童寶芬、舒暗香、謝珊瑚、馮紅玉、錢桂姐、孫曼娘、牛素雲、牛黛雲、華大嫂、丫頭亦有一打人物八九十名起庚子止大戰有儒有道有軍閥汚史「白麵女王」漢奸走狗革命青年色色俱全順告海戈傳增湘及夫人皆已插入而辜鴻銘林琴南齊白石亦出入其中五卅一段頗與現代評論派過不去大戰現已入對方推咎第三者時期日可東觀弟明春擬拏眷回國入內地或去四川大杰伯行近况如何請代問候讀宇宙風頗伎舊癢復發甚望回國再度編輯生
活專此卽頌著祺

廿八年七月十七日

弟
語堂

一 故事略述

「瞬息京華」分三大部：(一)道家的女兒，(二)園中的悲劇，(三)秋日之歌。

故事開始於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有姚斯庵者，原籍杭州，寄寓燕都，其先人以運茶販藥致富，少年倜儻名場，數經挫折，中年乃遁於道，酷好南華之言。娶妻馮氏，生子女各兩，長子曰體仁(Ti Jen)，次女曰木蘭(Mulan)，次女曰莫愁(Mo-chow)；再次子曰阿非(Afei)，又以友人之女謝珊瑚(Cora)爲養女。斯庵既入於道，不治生產，以其業授內弟馮治庵，治庵有女曰紅玉(Redjade)，與姚氏同居。

拳亂既作，京師騷然，斯庵遂攜眷南行，中途失其女木蘭，遍索不得，悄然歸南。木蘭被掠於拳匪，將受販賣之厄，幸有泰安會文樸者，素與斯庵相交，且曾見木蘭；既於通衢見斯庵尋女之告白，飭人求得之，木蘭乃隨之至泰安。

文樸服官多年，頗見重於袁項城，其家上有老母，妻劉氏，生三子，長平亞(Pinya)，次靖亞(Chinya)，幼興亞(Sunya)，妾錢桂姐(Cassia)，誕兩女，愛蓮與麗蓮(Aliien, Liliien)；曾母氏孫，有姪孫女曰曼娘(Mannia)，家貧而慧，幼論婚於平亞，時來會府，甚與木蘭善，結爲異姓姊妹。木蘭幼受父教，異於常見，雖工女紅烹飪，而未嘗纏足，其妹莫愁亦然；蓋斯庵酷嗜莊子，信任自然，行事常與儒宗左而適與當時流入中土之西洋文明合也。

斯庵既復得木蘭，驚喜異常，兩姓往來，幾如通家。會氏既以之爲養女，復思以爲媳；姚氏亦思非以女嬪會氏，殆無足爲報矣。

平亞忽病，思曼娘甚，家人習於「冲喜」之說，遂電召孫氏母女由泰來京，就病榻成禮；不料竟以之死。平亞而曼娘猶處子也，乃毀容守節，育族兒阿蘇(Asuan)，爲養子，誓不貳志。

在婚禮中，木蘭得識牛氏一家。牛氏者，本山東巨商，

夫名斯道，以娶妻得為大學士黃中堂連，由捐班仕至戶部（度支部）尙書，妻馬氏，號「馬大娘」（Grand-mother Horse），假夫之勢經營商業，遂有「財神」之號，有兩子一女，女名素雲。牛氏以會氏門第清華，思以素雲續靖亞，遂訂盟焉。

體仁者，生長膏綺，綽有其父少時風，舉家憎之，其母溺愛不明，斯庵莫能規也。與其婢銀簾（Silver Screen）嬾，其母恐敗壞門風，思有以間之。

會有蜀人傅憎湘者，字源叔，以新學為當時俊彥，與斯庵善，因源叔而得識孔氏母子。孔亦蜀人，名立夫，父官京師，死無餘貲，母子與妹相依為命，就居四川會館，勤讀苦給，源叔敬而善視之。斯庵亦深欽其人，視如子姪行。木蘭更與之一見如故，雖所談無非學問，而一縷芳心，已深印立夫其人矣。

傅氏夫婦方以倡導西學為己任，乃力勸體仁負笈英倫，其母雖依依，然以能間銀簾故，亦允其行。體仁不能逆衆意，亦慷慨請行，惟以須留銀簾勿遺為要挾，母允之。

而始行。然至香港，忽易初衷，竟逗留南國，不復西行。而母者，則日思去子之所愛，迫銀簾他適。

銀簾者，甬人也，有海東人之慆悍風，堅與之抗，不稍屈。終乃攜體仁之犬潛逃，居於一華大嫂家，以待其所愛之歸。華大嫂者，本女伶，奇女子也，能出奇計，為銀簾策劃至妥；而體仁果歸來，盡棄其所學而就商，潛與銀簾同居於華寓，人不之知。未幾銀簾誕一兒，名寶亞（Poysa），其事始洩。體仁母猶怒銀簾，強奪之歸，銀簾自經死。不久體仁亦以戀一名妓墜馬死，而華大嫂以體仁所與設一古董肆，稱素封焉。寶亞遂歸謝珊瑚，撫為己子，蓋珊瑚曾嫁而寡，且無子女者也。

木蘭雖心戀立夫，而成約在先，不得不嫁興亞，莫愁則配立夫。會氏，大家庭也，文樸為一純粹儒教傳統之人，官至八座，鼎革後即不復出仕，家園之樂，融融洩洩；其所不滿者，為其次媳素雲，素雲出自貪墨之家，行事驕縱，既失歡於翁姑，亦不得於丈夫妯娌。其時牛既失勢，馬亦伏櫟，而其兄瓊玉（Huaiyu）者，奔走政客軍人之門，卑污

離，靡所不用其極。素雲與其妾鶯鶯（Inging）交，亦同污合流，爲會氏門楣污，文樸靖亞皆怒，遂告脫輻。時有女子舒暗香（Dini fragrance）曾與木蘭同囚於拳匪之亂，至是爲木蘭婢，靖亞愛之，遂以之爲妻。

鼎革以還，滿洲王公咸趨窮途，斯庵既以其贊助革命之成，復出餘財購得某貝子花園，以爲晚年憩息之所，此園極天花木，饒有紅樓大觀之致，親戚友好，時來遊息，其內弟馮氏，亦家於此。

紅玉者，稟質孱弱，酷喜詩詞小說，對花生愁，對月感懷，一標準病美人也，其年與斯庵次子阿非相若，愛戀已久，卽兩人家長，亦以爲佳耦天生，不須媒妁。且斯庵篤信自由戀愛之說，故不爲之訂婚，而紅玉心疑不已，以爲不能與阿非結合也，因屢病，病而屢誤訂婚之期。時有滿洲女子童寶芬（Paofen），其父本爲華胄，知貝子花園有藏書，使人偵之，故使寶芬入爲阿非之母婢。寶芬風姿綽約，阿非一見鍾情。紅玉多疑善猜，時恐奪愛，弓杯蛇影，竟至絕粒。既閉戶以拒愛，復焚稿以示絕，一夕投園中湖水

而死。此所謂 Tragedy in the Garden（園中之悲劇）也。

然阿非與寶芬却依紅玉遺命結爲夫妻，婚後同赴英倫，其時阿非之母已死，蓋彼自死銀簾后，自疚於心，常覺銀簾來索命，遂病瘡不言，至紅玉投湖後，亦受驚而亡。斯庵既喪偶，復見兒婚女嫁，世事已大了，乃擺脫諸務，與兒女別，雲遊天下，云十年後再歸來，其時蓋已一九二七大革命之前夕矣。

時安福系政客秉政，政治暗無天日，立夫自婚後卽負笈東渡，以求深造，歸國任大學教授，雖所習爲生物學，而於文學哲學金石學均有深造。文學革命之時，錢玄同陳獨秀胡適之諸氏高揭叛旗，立夫爲一個人主義者，雖不參身其間，竊同情於彼等，乃以其傭婦陳媽及其子陳三之事爲背景，試撰一小說描寫內戰之慘，母子離別之苦，竟大獲成功，立夫遂以撰述小說爲副業，時與「現代評論」派諸「君子」筆戰，復爲文諷刺瓊玉兄妹奔走政客軍人之醜態，轟動一時，此靖亞與素雲脫輻之所由

來也。後奉軍入關，瓊玉亦與狗肉將軍俱來，遂挾嫌指立夫爲共黨而入獄，幸傅源叔救之得不死。木蘭聞之，肝腸俱摧，脫耳簪濟之不足，復輕身赴京畿警備司令部面謁直系司令，（時奉直共治北京）爲立夫請命，立夫竟得釋，而興亞以此疑木蘭矣。

木蘭自婚興亞，育二女一子，長女死於三一八天安門之難，立夫救之不得反跛其足。或曰，木蘭之救立夫，報亟女之惠也，乃不知木蘭愛立夫之深之言耳。

木蘭自何明之痛，深厭北京之煩囂，亟思南迂杭州，得爲農婦相夫育兒以沒世，以姑老未能適願。立夫既出獄，知北京不可居，乃挈莫愁南迂蘇州；姑死，木蘭亦偕家迂杭州，於城隍山擇一茅舍居焉。時斯庵已倦游歸來，年七十餘，強健逾昔，言十年之中，遍歷宇內名山大川，深遂其出世探求自然之願。木蘭乃要其父共居於西子湖畔，已則摒除鉛華，作農婦裝，一過其理想之生活。但興亞性喜繁華，不樂隱居生涯，私與一美術學校學生曹麗華（Lihua）戀，木蘭思得之爲夫子妾，而麗華不願；遂由斯

庵父女施巧計，使興亞憤然知悟，斬斷情絲，而木蘭亦稍修飾，不敢放恣已意矣。

阿非與寶芬留英回來，任事於禁煙總局。立夫則得與援，出仕爲監察委員，遇事敢言，綽有楊繼盛風，蓋其母爲椒山先生後人也。時東北既陷，華北亦非樂土，走私販土，猖獗一時，阿非既任事於北平，立夫亦以調查走私赴平，更有立夫之妹環兒（Huan-er）之夫陳三（即陳媽之子）亦任事於禁煙總局；曼娘之子阿蘇則任職於海關，亦致力於肅清走私事務。

其時製造白麵大本營設於天津租界，主其事者即牛素雲，有「白麵女王」之號，實則暗底牽線大有人在，素雲乃其傀儡耳。某次，素雲在北平被阿非所捕，依法當須執行槍決，時斯庵尙未死，在彌留狀態中，爲素雲進一言，遂使其頓悟前非，阿非乃釋之。

七七事變爆發，素雲反爲我所用，洩露情報甚多，遂有天津保安隊激戰之事，然素雲竟因事洩死之；其異母妹黛雲（Tayun），迥異其姊前之所爲，亦參與反間謀

之工作，復與陳三謀死其兄環玉於北平，然中副中，僅死其妾鶯鶯，黛玉與陳三遂參加遊擊戰於華北。

阿蘇繫其母曼娘其妻子逃北平近郊，均慘遭姦掠，曼娘不堪污辱，自經死；阿蘇家破人亡，亦與陳三等同行。立夫與莫愁隨政府西遷，靖亞、暗香、阿非、寶芬等則留於上海，立夫之子小虎（Hsiaofu），木蘭之子阿通（Atung）則於八一三時投軍於上海。惟木蘭與興亞及一女阿美（Amei），於杭州陷時尙未他遷，備受污辱，乃知杭州不可居，閣家西遷。在途中木蘭收養不少幼孩，復遇大羣難民於天台山畔，齊聲高唱收復失地之歌，共向廣大之內地前進，本書之故事，於是而告結束。

二 書之評論

「瞬息京華」都五十餘萬言，在量言，已無疑爲一部巨著，茲先所欲探討者，乃作者的思想及其著書的淵源。

大抵寫中國的長篇小說，不外以三部著作爲標準。

描寫都市資產階級的劇烈變動爲背景者，可以茅盾的「子夜」爲代表，描寫農民生活者，究尙以賽珍珠所著之「大地」（Good Earth）爲第一；而描寫大家庭生活及青年男女戀愛之故事者，在今日，尙無人能超逾曹雪芹之範圍。例如中國最成功的長篇小說家巴金的作品「春」和「家」等，我們所見的大家庭場面，還是「紅樓夢」所有的。但巴金之所以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者，便是能把新穎的思想，純熟的技巧，輸入「紅樓夢」中，使其成爲嶄新的時代作品。故我們批評巴金的小說，可以用下列的公式：

巴金長篇小說（春或家）＝紅樓夢＋新

林語堂呢，他著述長篇小說是處女作品，當然我們不能有過高的期望。正和我們不能認巴金爲中國小說別創一格的宗師一樣，林語堂的作品也不能在中國小說史上開一紀元。顯然地，他既不能在中國小說中別創一種格調，也不能從西洋小說中取來開闢中國新的園地。他和巴金一樣，同是屬於曹雪芹筆下的；但自然也有

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他也必定有新鮮的事物輸入「紅樓夢」中，我們可以下列公式來表示：

中國書籍，且待以後引證，先說「紅樓夢」。

據林如斯的書評，說作者本有翻譯「紅樓夢」的念頭，後以「非其時也」乃退而著成此書。於此可見作者對於「紅樓夢」的熱衷。翻譯「紅樓夢」是極艱難的工作，困難十倍於著成一部「瞬息京華」而且不會討好。作者放棄翻譯而致力於著作，這是聰敏的，於此可見作者雖不翻譯「紅樓夢」却有現代事實寫成一部新的「紅樓夢」的企圖在，則「紅樓夢」和「瞬息京華」的關係，便可很了然了。

「瞬息京華」中，除却結尾外，所描寫的差不多都是紅樓的事，但却很明白的表示出是近四十年來的事；而於人物的性格，也都用了紅樓的人物，所缺少的是寶玉不會出現。本書的主角姚木蘭，據作者自言，半似陳芸，

半似史湘雲，莫愁則似寶釵。多愁善感的馮紅玉，幾乎全是林黛玉的化身，孫曼娘則酷似迎春，錢桂姐的聲音笑貌，直如王熙鳳（但作者描寫桂姐是大大失敗的，僅寫了鳳姐的聲音笑談，畢竟桂姐不是鳳姐的性格。）

作者搬演了「金陵十二釵」還不够，竟使姚斯庵購進了貝子花園，以便金釵們住在「大觀園」中，這一來更合成了「紅樓夢」的場面。其他「紅樓夢」作者所慣用的擊鼓傳花酒令，亭榭台閣的對聯詩句，王鳳姐趕着賈母叫「老祖宗」，林黛玉焚稿，紫鵲的怨恨寶玉，幾乎都被作者偷了去，放在「瞬息京華」之中。至於作者爲什麼如此，只因此書是給西洋人看的；西洋人未必看過 Red Chamber's Dream，和給中國人看的有些不同，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諒解。

正和巴金長篇小說中有革命一樣，林語堂的「瞬息京華」中便有了莊子，以莊子入小說，這才是林語堂的成功或失敗，全不干「紅樓夢」的事情，而繫於莊子身上。「紅樓

「夢」是軀幹。是外套，而莊子才是全書的血肉和全書精神之所寄。林語堂很巧妙的在每一部書上引上一段莊子，藉以告訴每一部書所寫的大旨，我可以把牠們還原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柱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大宗師：道家的女兒。）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齊物論：園中的悲劇。）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知北遊：秋日之歌。）

恕我不能詳解，明眼人和善讀莊子者當能喻作者的意思。書中唯一的道家主角，便是姚斯庵，他善讀莊子，一生都受南華的影響，因此便使我們書中的主角姚木蘭成了奇女子。我們當然知道，所謂道家者，並不是張道陵傳統的道士法官一脈，而是直接淵源於莊列的，作者

把道家 and 時代聯繫起來最好的一個解釋便是道家能接受西洋文明，因爲道家主張自然，不似儒家的頑固和祖先崇拜。故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儒家正在掙扎於西洋文化侵入的時候，道家的姚斯庵便很自然的接受了他們。他教授女兒書畫，唱戲，不纏足，准其入學校，許她們自由戀愛，造成木蘭這種奇女子；到中年，他會援助革命，到老年他肯放棄百萬家財和惹大花園，隻身出外雲遊；他的行爲和言論，簡直是個半仙。在一九〇〇至今日，我們有過這樣的人物嗎？我不敢一定說沒有，不過這是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實際人物相去甚遠。若說老維新黨中或許有姚斯庵的一鱗一爪，但決不能如此完全，據我們所知的，例如書中的寫實人物傅源叔（近方在北平爲吳佩孚點主）那是有的，但作者却把那般老維新黨這染得更出奇入化了。

「瞬息京華」除時代背景外，人物事蹟，全根據作者的理想（但其中有真名可稽者，如傅源叔，辜鴻銘，齊白石，林琴南以及五四諸君子，自當例外。）作者本不會

擲出什麼寫實主義的大纛，我們定要用某一種文學批評的尺度來衡量他，那是錯在我們的。

父既是個道家，木蘭亦深受莊列思想的渲染，書中男主角孔立夫因幼受斯庵教誨，也和他們合流，他們三人行事和談吐，極力發揮道家的思想。道家是個人主義的，於是立夫和木蘭均成爲個人主義者；直到了全民族抗戰的發動，兩人才投入羣衆的抱懷。這是時代鞭策着作者如此寫，週非作者自己筆鋒之所及，明眼人必可看到這一點。

「瞬息京華」以「紅樓」爲骨幹，以莊子爲血肉之不足，又輔以許多其他中國人的思想，這便是作者自謂木蘭乃由史湘雲及陳芸拼合而成。作者數年前曾翻譯過「浮生六記」，書中女主角芸娘便是他理想中的女子。木蘭這個人，當然也不是寫實的，而是由曹雪芹沈三白以及許多明人筆下的人物，經過林語堂的思想，再

滲入他自己對於理想女子的想像，然後拼成了一個木蘭。例如她健談，這是史湘雲；能動生亞納妾，便是芸娘。作

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說過他理想中的女子，乃是她丈夫的朋友在其家客廳中睡熟而她能以氈毯加之者，木蘭對立夫便是這樣的風致。

其他書籍如明人屠隆（赤水）的冥寥子遊，姚斯庵的雲遊，便是屠緯真的化身。如此的很多，恕我不能一一贅引。

把林語堂在國外所發表的三本著作作一總檢討，可以說是三位一體，三本書的思想都是一致的。我們可以說「瞬息京華」並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把「我國與我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和「生活的藝術」(Importance of Living)兩書的散文，改用人物的口中說出而已。於此可見「瞬息京華」中主角們驚人的吐談，實是沈三白，屠赤水，袁中郎，鄭板橋，袁子材，李笠翁等的意見之揉合，而林語堂自己的言行也佔了一份子。

就我私衷說，這本書並不能算一部偉大的作品，因爲這是林語堂個人主義的產物，而林語堂也不能稱爲

偉大的人物，正和中國文學史上沈三白屠赤水之流不能稱爲偉大一樣；但不失爲一部佳構。八百餘面的巨製，能使讀者破費了三四夜的工夫把它一口氣讀完，不肯中途而廢，這是林語堂的魔力，這種魔力，在中國近代小說家中便是少有。

就書的年代言，四十年的期間，似乎予作者許多吃力的地方，因爲近四十年來，實是一個多變的時代，要把主要的潮流和變遷都吸進小說中而反映出來，實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但作者却很愉快的勝任了。除却「道家的女兒」一部太忽略時代背境（幾乎有二百面不會提起清末的情形，康梁的維新運動也不會着筆）外，其餘都能使讀者漸漸的感覺到接近現代，這是寫這樣的長篇難能可貴的事。

其他如作者寫遊記，亦極成功，原因是作者並不臨空描摩，而都是身臨其境過的，如杭州蘇州天台廬山泰山等。作者在北平居住良久，對於北平的風物，也不會只

從書本抄來，這也是作者謹慎而成功的地方。

三 書之價值

這裏所說書之價值者，乃這本書對於國家的價值。作者於扉頁上，寫着把此書紀念爲國族犧牲，爲子孫爭自由的將士，書的結尾便描寫這次神聖的戰爭。他告訴世界的讀者，中國民族雖然衰老，却於此有更生的機會。孫曼娘是書中個性最懦弱的人，頗似「紅樓夢」中的迎春，然而她也要高呼抗戰；木蘭雖是極端個人主義者，滬戰發生後她極力勸阻兒子去從軍，但終於自己也投入羣衆的懷抱，向共同的目標進發。最後一幕，木蘭收養了四個難民的兒女，即是表示中華民族的更生，泰山頂上秦始皇的沒字碑雖然千年長存，而人却子子孫孫代序，和名碑同其壽命，此即莊子「化臭腐爲神奇，化神奇爲臭腐」的意思，所以象徵中華民族的復興。此書描寫戰爭一段，在藝術評價上雖是全書最拙劣的一部，但在宣傳價值上却比一般宣傳品高出萬倍。抗戰以來，國人皆病中國沒有好的國際宣傳，其原因即在於宣傳作品

太似傳單式，一味說中國好，人家怎樣不好，事實雖然靠得住，但其如人家不信任何？此書便沒有這種膚淺的毛病，他也寫自己國內軍閥反奸政客的無恥，也寫對方的兇暴殘忍，並不單說自己好，只給讀者一個比較的觀察，自然容易深入人心。讀了此書，我知道誰都會同情於中國的。假如此書銷行三十萬的話，每本有三個讀者，則林語堂已替中國拉攏一百萬國際友人了，其功勳不可謂不大。

四 書之錯誤

就我忽忽看過記憶所得，此書略有幾處小的錯誤，現在原文翻不着，便把牠寫在下面，以求正於作者和讀者。「詩經」在「道家的女兒」中用了兩種不同的譯法，不知是什麼緣故。銀簾為寧波人，作者描寫其罵人，亦用寧波土語，中有「殺千刀」一語，乃蘇州人口吻，非寧波女人所有，作者為語言學者，不圖在此構一小小的錯誤。還有是關於清末官制的，作者謂六部官吏中最大的

是「郎中」次「侍郎」云云，「郎中」當是「尙書」之誤，作者曾譯「郎中」（相當於今日之司長）為 Quarter Master 這是很有趣味的。其他如作者寫牛志道的履歷，謂他由捐班出身，官至戶部（度支部）尙書；殊不知清季捐粟捐官之風雖啓，捐班出身之官却從未有至尙書者，清季捐班出身之大吏，如張蔭梧，僅至侍郎，徐用儀雖至尙書，他却是捐班之後又應試中鄉試者，可說由捐班至尙書一個也不曾有過。作者描寫牛志道，是影射現代某一種官吏，不得不這樣寫法，我之所以吹毛求疵者，全由於我自己的歷史癖。這些小節，和全書毫無什麼關係，趁談起便把它寫上了。

五 書的翻譯

「瞬息京華」自出版後，即暢銷一時，譯成各國文字者，已不在少數。據我所知，日譯本亦於一月份出版，分上下兩冊，先出上冊，售日圓四元。日文雜誌的廣告，譽林語堂及其小說，為未來東亞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候補者，

也可見聲譽之隆重，至於中國文譯本，作者為中國人；自不能馬虎從事，故出版之後，即商請現居南洋之郁達夫擔任譯事。林語堂並刊載廣告，勸告國內作家，勿輕予翻譯。我讀完全書，才知其故，這本書並不是隨便可以翻的，因為此書用英文寫成，本是給外國人士看的，有許多中國話，用的是拼音，作者再用英語加以解釋，以加強中國情調，例如：

「了不得，」傅先生說，「了不得」即了不得的意思。

這樣的文字直譯出來，豈不是對中國小學生班門弄斧嗎？所以這本書最好是由作者自己來用中文改寫，否則，亦應請一位小說前輩如郁達夫者來從事方不至於畫虎類犬哩。

（廿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三四頁上之答案：假如他真是這樣死去，這故事我們怎會曉得？）

本刊重金徵求

『未刊印的書』

『未寫成的書』

我們相信在目前中國『作家』中，一定有很多人寫成了一本書而無法出版，本刊希望他們能將『未刊印的書』節寫成『精華』寄給本刊發表。

我們也相信，另外一定還有許多『作家』久已打好了『腹稿』，祇因鑒於在此動亂的時期中，沒有出版的把握，所以留着以後動筆。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將『未寫成的書』儘先寫成『精華』寄給本刊發表。

來稿不分科別，祇須合於大眾閱讀，均所歡迎。來稿之句法及章法，務必簡潔，以符『精華』之原則。每篇不得過二萬字。

來稿一經發表，每千字酬洋五元至拾元。

已發表之文字，其版權仍歸作者，但本刊亦有自由處置之權。

稿件寄上海福州路明德里三十號大興公司轉本刊編輯部。

國內新書
介紹

馬相伯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原書：馬相伯先生年譜

著者：張若谷

出版：商務印書館

定價：一元九角

年份：二十八年八月

叫了一百年要把中國叫醒

最近憂國身殉，客死異域的百歲老人馬相伯先生，他誕生時，恰逢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如今壽終於中華抗戰軍興的時期，可以說是生於憂患死於憂患的一位耆宿，他是中國近百年來外侮內亂的身歷目睹者，南社巨頭柳亞子先生詠稱他是「一老南天身是史」是最確切不過的了。

馬老先生在活着的時候，常對他的左右說：「我是

在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生的，自從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中國爲禁鴉片和英國打了敗仗，割了香港，我幼時便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咸豐八年，我國割去黑龍江以北兩百四十萬方里及烏蘇里江以東一百三十萬方里的地方；光緒十六年，英國又割去了西藏哲孟雄一帶，光緒二十一年台灣朝鮮相繼被吞；民國初興，外蒙古獨立，後來東三省又淪亡……世界上的人民要算我們的同胞最苦了，我是在國家憂患中生長着。現在我還受他人欺凌，在國難的祖國中活着！我老了，

年高非真福，有何可樂？望可愛的青年們，不忍着中國再被宰割，號召青年同志，一致起來救國。」

這一篇多麼沉痛的言論，不但映照出了中國近百年來政治縮影，同時也可當作馬老先生留給我們這一個大時代青年們的一張遺囑！記得他避難養病訪山時，會很慷慨地對去訪問他的胡愈之先生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把中國叫醒。」馬老先生過去一生，爲國，爲民，爲正義公道，奔走呼號的勞苦精神，都包括在二十幾個字裏面了。

于右任先生在重慶參加慶祝馬老先生百齡盛典中，曾以「百歲青年」展揚他老師一生奮鬥的精神，歷述相老先生所經種種挫折及苦難，真可以給我們後生青年當作處世作事的模範。

從藏火中逃生出來

把時代倒算上去，在一百年前，林則徐在廣東燒鴉

片的第二年英國派了一萬五千名海軍侵犯中國海岸

的時候，江蘇省丹陽縣的馬家村裏，有一個小孩子出世了。這個新生的小孩，就是後來年享百齡上壽的中國人瑞馬相伯先生，他誕生於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十八日。（公元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過了二個多月後，浙江之舟山及寧波，相繼失守。道光二十二年，英兵佔領上海，攻打鎮江，年方三歲的馬良（相老家名）就跟了他父母，全家避難到山裏去。

在幼時，相老就聞到了火藥味，看見了家破人亡的慘景，在他純潔無垢像白紙般的腦中，就印上一幅血淋淋的圖。種下了後來反抗異族侵略者們的愛國熱誠的種子。

清廷和英國講和，簽訂開中外不平等條約先例的江寧條約後，馬家一家都回到城裏去。祇剩相老一人留在鄉下，叫一個鄉下女人做保姆。大戰之後必有大疫，這一年鄉間天花盛行，幼小的相老也染上了此症，經他姊姊的悉心護侍，症候減輕，快將結痂時，忽然重新又發，病勢凶險，呼吸全停，家人已買棺木待殮，相老的父親松巖

公聞訊趕來，抱了他放聲嘔哭，捨不得放他入殮，已經昏迷了的相老，忽然像從夢中驚醒，有氣無力說：「阿爹，我不死，我要立功後再死。」果然，這個從死裏逃生的小孩，雖則他日後，屢經世變，飽嘗苦難，卻還做許多大事業哩！

有其母必有其子

中國有一句俗諺叫「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相老幼年連遭兩大災難：鴉片戰爭中嘗到流亡顛沛的痛苦；患染天花，又幾乎殤折，「吉人自有天相」，總算遇凶化吉留下一條小生命來。

等到相老長成至九歲，全國大雨為災，江河潰決，江南發生大水，鎮江成為澤國，平地積水二三尺，可駛船隻，馬家房屋底層全浸於水中，愛淘氣的相老，覺得十分有趣，好玩得很，爬到樓上，坐在窗口，伸出兩足，洗濯為戲，高興非凡，偶一不慎，元寶翻身跌倒水裏去了。

相老母親正在樓上做活，耳聽撲通一聲，回頭不見兒子影子，知道事情不妙，趕到窗口，只見水上起了一團

浪花，說時遲，那時快，她老人家急忙拿了一根竹竿，投到水裏去打撈，乖巧的兒子從水裏伸出兩手，緊緊拉住竹竿，像一條翻江龍，被救脫險。滿身淋漓，弄得像落湯雞，但神色仍不變，而口中喃喃自語：「我吃了很多的水，很多的水。」

相老的母親姓沈，家教素來很嚴，他兒子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肯放鬆一步。在這種家教嚴格的家庭中生長出來的相老，從小就養成一種嚴肅的克苦觀念，他後來處世接物不肯薄待他人，也從沒對人做出無禮的舉動，這都受他母親的影響的緣故。

他有一個和善的父親，一個哥哥叫達勳，一個姊姊比他大五歲，非常愛護他，相老還有一個最痛愛他的外婆，母親活到九十一歲的高壽，父親活到七十五歲，馬氏一門皆長壽，也可算是一段佳話。

隻身溜到上海讀書

相老年在五六歲時，就入故里書塾讀書，私塾裏的

教師，只教他識字句讀之法，這是中國舊式教育傳統方法，只教讀音，不講字義，一般孩童只像唱山歌似的跟了教師，莫名地咿唔誦讀。這種教法，一點不能啓發思想。相老糊裏糊塗地混過了他的書塾生活。

相老的好奇心及求知慾，是非常強烈的。晚上閒空時，總喜歡觀月，他看得發狂了，有一次，跑到外面，在月底下，拚命追月，但是終於徒勞。有一次，他登樓開窗，拿了一根竹竿想去敲月，但落了一個大空！因此就向他師長提出了許多問題，如問：月亮在那裏？月亮是活的嗎？到了每月初三四或四五日，又問爲什麼月亮只有半個了。半個上那兒去了？但不幸得很，他的許多問題，十有八九都遭受師長呵斥，或是瞎三話四地回答他。

到了九歲時，家裏另請一位姓陶的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這位老師對於四書五經真可說是滾透爛熟，但也不懂教育方法，對於相老仍不發生好的影響，一點益處也沒有。

文時，說那篇清順的八股文，是曾爲嘉慶皇帝所賞識的，就叫他八股文要以此爲楷模。他就好奇地問：「皇帝也懂八股文嗎？」老師大罵道：「胡說；皇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何況八股！」相老心裏終不服氣，老感不滿意，因爲當時他對士大夫視爲神聖不可犯的所謂「聖明」天子，也覺得是個平常人，所以才敢有那樣的問題提出來。

相老終覺得在本鄉，不能找到一個可滿足他知識慾望的良師，他便常想溜走到別處，去訪求高師。在某一個冬晚，瞞住了父母，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個人搭了一隻小船，行了十天，從鎮江到上海來，那時他還十二歲，身邊只帶了幾十個大制錢，到了上海直奔徐家匯天主堂，投入徐匯公學報名讀書，時在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正是徐匯公學創辦後的第二年。

十四歲當學生又當教員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天主教士在徐家匯天

後改稱徐匯中學。初創的時候，只有小學生十二人，第二年，相老入學時，同學已增至三十一人，教員四人，他老師給他取一個學名馬斯臧。教員中有一個意籍教士，華名晁德蒞，見相老聰敏異於他童，對他特別垂青，教他學習自然科學，他對於教學特別有研究興趣，同時還學習西文（法文，拉丁文）成績很好。

馬斯臧初入徐匯公學時，教師問他從前讀國文每天幾行，他說：「十二行。」就教他讀十二行，他只看一遍，便能背誦如流。教師就加到二十四行，再加到六七十行，他終是毫不在乎地看了一二遍，可以一個字都不錯，很熟地背答出來。

學校方面見馬斯臧的國學很有根底，十四歲時，還在學習西文及自然科學時，請他當助教，教授其他低班的國文及經學，他就一面當學，一面做教員，這樣一來，馬斯臧得到了教書經驗，他的學業比從前更進步而切實了。

馬斯臧在徐匯公學一共讀了八年書，他在最後畢

業期，共獲得文學科及宗教學獎賞二個，卒業後入耶穌會研究哲學神學，隔了十年，他被舉為徐匯公學母校的校長，這時他年三十二歲。

一場重病連字都不識了

馬斯臧在徐匯公學畢業後，就碰着太平天國軍隊開到上海。那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攻陷杭州、嘉興、湖州、蘇州、常熟、松江、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曾一度駐紮在徐家匯天主堂。馬斯臧目見那個天王，身穿龍袍，頭披紅巾，早晨也行宗教式的禱告禮，他張貼的一幅告示，蓋的印大得竟有一尺長。李秀成住宿一夜，便離開徐家匯，秋毫無犯，紀律很好。

到了第二年，馬斯臧因為聽見蘇州、太倉等處，人民受到戰事的苦難，他便趕到蘇州去救護難民，因為急公忘私，工作瘁勞，生了一場大病。他生的是傷寒重病，僵臥六十天，有四十多天不進飲食，奄奄一息，幾乎死去，他父親聞訊趕到探望，醫生禁阻入內，只好站在門旁啜泣。馬

斯臧躺在牀上，微聽見父親的聲音。他神志還清，私下暗想：若使自己不幸病死，老父將何以堪？一轉念間，醫生來診治，見斯臧病勢和昨天大不相同，已有轉機，大為驚奇。後來他告訴別人，他重病得愈，或是爲了他的一片孝心，感格了他崇仰的天主而所獲的保佑。

馬斯臧生了這場重病後，頭髮完全脫光，以前所讀的書統忘掉得乾乾淨淨。約有一年多工夫，拿了書本竟一字不識。待身子恢復健康後，便格外用功讀書，才慢慢兒恢復原狀。那是才二十二歲。

研究數學帳頂上現出數字

馬斯臧天生一個絕頂聰敏的頭腦，但平日研究學問也很用功，原來天下之大，無論是誰，即使是一個大天才，對無論那種學問技能，也須下一番苦工，然後才能有成就，這是千古不變的大原則。

馬斯臧害了一場重病後，幾乎把以前所得的學問

一古腦兒都付之東流，因此他更格外用功。後徐匯公學

畢業後，入修道院一心研究哲學及宗教學，同時對西洋數學特別努力研究。

到老年時，相老常對人追述他青年時代用功研究學問的情形道：「我研究數學，幾乎發狂，入晚睡覺時，仰視帳頂，都隱約閃灼地現出許多數目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字，於是我始悟韓昌黎所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實爲篤學之士的甘苦之言！」

他研究數學時，如偶有心得或新發現，常筆之於冊，後來竟積至一百二十多卷，他自己把這些筆記擬了一個名字，叫做「度數」大全，這許多辛苦的成績，可惜當時沒有保存，所以到後來都散失了。

六四歲初辦震旦學院

馬老先生生於晚清，正是外侮內患煎迫的時代，他見清廷政治腐敗，便絕仕途；又見國勢危殆，執政者都是昏愎之徒，而一般青年學子，都埋頭於帖括之學，他便乘

清廷力圖變法自強的當兒毅然提倡科學盡瘁於教育事業。那時他已六十四歲，普通的人，活到這近古稀的年齡，早已退居林下，他老先生因愛國心切，有志培養科學人才，便和上海天主教會相商，在徐家匯創立了震旦學院。

震旦學院最初創立時的宗旨，首先注重養成譯學人才，相老招收了四方有志新學，而長於國學的士子，其中有不少是科舉出身的，用速成之法，教以英法拉丁文，從事翻譯歐美科學書籍，取其精華，作為借鏡，所以在課程方面共設四科：計語文學，象數學，格物學，及致知學，而以外國語列為必修課程。

震旦學院初辦時，並無學舍，也無基金，是借徐家匯老天文台東邊一幢小樓，當時的景況是非常簡陋而苦難。在馬老先生的臥室外，是七八個高材生共處的自修齋舍，其餘都蟄居樓下。可是學生們的精神都很健旺，馬老先生也不辭辛苦支持這個學校。他雖以六十多歲的老人，白髮蒼蒼，而還自己擔任教授，終日孜孜不倦。他喜

和學生共餐分批對食以晤談來審別生徒的性格從而啓迪教育。每逢星期假日，召集全體學生作學術討論，或演講時事，耳提面授，循循善誘，學生們得益不淺。

在馬老先生主持之下的震旦學院，除了研究語文科學之外，對於軍訓體育也很注意。每星期上兵式操三課，請法軍官任教授，有時被帶至法國軍營，荷鎗實彈練習打靶。有一次，法軍官教學生們練習武器，有一生汗流露背少休，給馬老先生撞見，他搖鈴召集諸生訓話，聲色俱厲的說：「你們到這裏來求學，都是抱有宏大志願，希望學成後去救國，或為馬志尼，或為俾士麥，現在如此偷懶，豈有像這樣的馬志尼俾士麥嗎？」學生們聽了都為汗顏，從此沒一個人敢在上兵操課時露出一些倦容了。

慘淡經營創立復旦公學

馬老先生創辦震旦學院後的第三年，因和外籍教士意見不合，他便辭去職務，另覓地址創立復旦公學，時在民國紀元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先生時年六十六歲。

復旦公學產生時，不但校址無着，而且缺乏教師，以前震旦學院中有和先生同教的教士，都擔任義務教授，所以雖缺少經費，尚可維持。復旦初立，竭蹶困苦的情形，更達極點，可是他老人家仍抱着百折不撓的精神，發揮他一身道誼情感，使學生們深受感化，共同支持奮鬥，克勝了許多困難的情形，漸漸地形成了一個模範私立大學。

馬老先生自離開徐家匯後，他把校具圖書，先寄頓愛文義路和新開路的某宅中，後來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鎮台的舊衙門。他便打電報給他的舊交兩江總督周玉山（馥）圈撥下了七十多畝營地，備建校舍，同時還投給開辦費一千多兩，又指定借撥吳淞提鎮行轅為臨時校舍。

等到臨時校舍修葺既竣，規模粗具，恰巧顏惠慶先生介紹李登輝先生去見馬老先生，便禮聘他擔任總教

務。在光緒三十一年中秋正式開課。

馬老先生見校中經費困難，對於教員束修籌措為難，他便自告奮勇，自己擔任教授法文。你們試閉目想一想，一位六十六歲的老人，兀坐在高台上，他鼻端架上一副粗邊的銅框眼鏡，終日口講指劃，不以為苦，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幅圖畫哩！

復旦開學不久，便遇着辛亥革命，復旦校舍被軍隊佔據，他老先生就帶了全體學生跑到無錫避難，暫借李鴻章祠堂做校舍。上海光復後，他又把學校搬回上海。到了上海沒有校舍，他寫呈文給江蘇都督莊蘊寬把海格路的李文忠公祠撥給復旦做校舍。

今年復旦大學在重慶北碚舉行二十八年度春季畢業典禮時，馬老先生還寫了一篇訓詞，他寫道：「回憶光緒乙巳之歲，震旦教學，余乃率領菁英，賃屋三間於滬西新開路，更名復旦，余年既六十六矣。及後代予主持校務者為李君登輝，計予卸去校務後，今歷二十有九年，今吾校遠涉巴渝，恢復有望，諸生宜各養浩然之氣，勿緩勿驟。論今日吾校之校舍，或稍遜於滬上，以比昔年新開路

之三室則過之……余年既百歲而弘我漢京之意，不讓當年菁菁者莪，其有望於諸生之光復舊物者矣！」

羣衆爭功巧喻平糾紛

馬老先生在七十歲以前專心辦理教育事業，不大干涉國內政治。自民國成立後，他因爲袁世凱是他的舊交，經不住再三敦請，就出任總統府高等顧問，並歷任參議院、平政院、平政等職。

馬老先生就一副雄辯的口才，少時對羅馬名賢西塞羅的演說學，也下過很深的研究，獲得了「中國第一大演說家」的別稱。自從他在東京公使館參贊任內，發表了一篇外交演說，就獲此別稱，以後他就到處被人家聘請演講。他上台演講時，事先從不預備底稿，大半是隨機應變，觸景生材，因爲他有豐富的中外學識做根底，不憂沒有資料，每一開口，不但有聲有色，而且像舞台上的藝員，能够抓住羣衆的心理，他實在是一個具有大政治家風度的雄辯家。

記得辛亥年武昌起義後沒多久，江蘇革命黨員聯合新軍，把佔據南京的張勳趕跑，江蘇巡撫程雪樓丟了紗帽，做了本省第一任都督。但因當初革命黨員中的新軍下級將領，都榮任了高級將官，趾高氣揚，都督是不易做的。有一次忽然聚集了一百幾十個革命軍官，帽兒上都高高地插上了白雞毛帶兒，在都督府裏叫罵喧吵，互相爭奪功勞，鬧得一塌糊塗，甚至幾乎揮拳要動武。程都督嚇得想逃之夭夭，卻給拉住了不准跑。那時相老正做南京的府尹，便挺身而出代表都督從中排解。

馬老先生，一眼看見那百幾十個雞毛帶兒正在聲勢洶洶大鬧都督府，知道不是好惹他們的。他就踱到高台上，先來一個開場白道：

「諸位都是爲革命而志願犧牲的革命軍人，我來說一個故事比方給諸位聽：一個老媽子看護小主人日夜吃苦，須要報酬，但皇太后撫養皇帝，皇后撫養太子，她的功勞比老媽子大，但皇太后同皇后從不會要報酬，拿工錢。諸位都是中華民國的皇太后，皇召，而不是中華民國

國僱來的老媽子，功勞雖大，但理所應然。」

這個妙喻，他們聽了既快活，又難過，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傲，確被他老人家這盆冷水澆下去了。接着他又發揮了一番大道理來，最後又把這般不學無術的將官們，罵得狗血噴頭，個個弄得啞口無言，一場風波給他安然敷衍過去了。

反帝制著論痛斥袁世凱

從民國元年，到五年止，馬老先生歷任政府要職，對民國很多貢獻。初在南京，任江蘇都督府外交司長並兼代理都督；先生雍容坐鎮，對外對內，調護維持，很多功勞。民國二年應教育總長蔡子民先生請，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後任總統府高等顧問。民國五年，規定孔教為國教，議起，他發起信教自由會，揭破帝制陰謀，聯合全國天主教友，共同力爭信仰自由，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做「保持約法上人民自由權」詞嚴氣正，大為同僚所敬

袁世凱帝制議起，馬老先生上書竭力反對，袁不聽從，他便憤而辭職。正想南下，而密探已把他住宅四週包圍，但終不屈服，好容易等到一個機會，化裝作一個賣菜人帶了一隻竹籃，逃出了北平，隱居在上海土山灣。從八十八歲起，一直至九十八歲（民國十一年被舉為江蘇財政交代核算委員會會長。）整個的二十年，他擺脫了政治生活，以在野黨國民資格，演講作論，喚醒民衆促進民治運動。

民國七年，他眼見民國共和政體將被軍閥破壞，他就用華封老人的筆名，寫了一本「國民照心鏡」小冊子，洋洋近一萬言，他日後發表的「國難人民自救建議」，「實施民治促成憲政以紓國難案及芻議」等多半是根據這本小冊子而加以發揮的。

在「國民照心鏡」中，有很膽大的字句，都是指斥當時有野心的軍閥的，例如：「天下萬國，無不先有人民，後有君主，凡民所有物主權，自主權，至此悉行剝奪，而剝奪之者即軍人……是天下之大盜，莫大於大君主，與

大君主之武人……仇之利用我復辟其國會早有秘謀竊願煮豆燃其者一思之，兵權財權何竭力以送仇也……以中國之大，始辛亥，今戊午，整整七年，何者不燒光，不搶光，不殺光，蘇東坡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今之所謂政府政黨，自問良心，果皆已試之學乎，故其人費，不殺光不已，土地則當光，賣光，送光，財用且被小押當，一篇糊塗賬算光，騙光，詐光，不知尚有一些乾淨土，未經破壞者乎。」

國難時期喚醒民衆共赴國難

馬老先生在八十歲以後，厭聞時事，退居土山灣樂喜堂，披閱宗教科學書籍，以自娛晚境，九一八事起，本着基督愛入淑世精神，發起江蘇省國難會及不忍人會，救護戰區難胞，接濟前方將士。他又作廣播演講，在上海、香港、天津各報，大聲疾呼，喚醒民衆，一致共赴國難，他的救國言論，都收在徐景賢君編的「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中。卷首刊有他老先生的自序道：「願我國民全體，

認定自助者天助，效法義臘厄爾丹造日路撤棧一手併工，一手拿劍，共赴國難！」

初期，並應天津益世報邀請，向華北同胞發表了二次廣播演說，分析國難根本問題，解釋人道主義，鼓吹民治主義，助勉義勇軍。言詞剴切，收到很大的效益。

一二八事變繼作，他老人家又在申報大晚報上，發表提倡國貨，努力救國的言論。民國二十二年元旦，已九十四歲，應上海地方協會等團體聯合請求，向上海人士廣播演講：「從立國要義觀察國貨年之重要，」歷三刻之久，一字一淚，極其沉痛，聞者莫不感動。

馬老先生一生盡瘁社會事業的勞績，可於「淞滬戰史序言」中窺見一斑。他說：「我雖年邁，一國民也；數十年來之經歷，凡關於復國利民，如拒毒，如救災，如廢止內戰，如提倡國貨，如研究科學，如創辦學校，如倡人民自治；悉本正道之精神，求爲真理而努力，故不殫煩一一隨緣而樂助之！」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民國十年以後，馬老先生隱居上海土山灣樂善堂，盤居三樓，深居簡出。九十以後，因左半身不遂，不良於行，其門人舊友等贈建電梯一架以代步。一二八事變後，或以其地為華界，恐不平安，勸他移入租界暫避，他獨居危樓，不欲托庇外人，拒謝不入。到民國二十五年，是國內政治統一，蔣委員長一身負黨國重責，精誠感格，國基日固，他大喜過望。蔣委員長舉行五十壽辰時，他親書壽字祝賀，並註「籠罩一切時期無往不利」一語，他把復興國運的期望，都寄付在蔣委員長的身上！

這年冬天，他知國軍已開始向外抗戰，非常興奮。恰巧南京天主教區主教于斌博士新到任，對地方情形不大熟悉，特請他做顧問，同時他老先生把晚年譯成的新聖經「四聖史福音」贈給于主教，他要親加校訂，便移往南京。

民國二十六年，中央選任先生為國民政府委員，

滿橋事起，他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鋼鐵政策」，謀所

以紓救國難，國府西遷，先生避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春，發表「停止黨爭一致對外」一文，言詞剴切，羣論翕然。十一月十八日，應門人于右任先生請，欲往昆明。二十七日病阻諒山，在這個中越交界的諒山住了將近一年，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溘然長逝在諒山，享壽一百歲，臨終前尚關心國事戰情，連呼「消息，消息」不已。

洋鬼子的噱頭

文人無分中西，對於所寫的東西，總有些誇大，或甚至憑空捏造。在英國某雜誌上，有以下的一段記載：

中國著名女間諜楊惠敏女士繼續抗拒外力侵略，某方已懸賞五萬金鎊購買其人，不論已死或活捉。

楊女士之間諜功績，已佩受該國人士的頌揚與讚賞，譽為近代的Joan of Arc（十五世紀法女英雄）。

她之能取敵方的軍事計劃，逃川敵陣而到中國的陣線裏，迭次已救了上萬的中國士兵的生命。

在從事間諜工作前，她在上海是一個童子軍的組織者，當戰事爆發後，她把頭髮剃光，穿上了男孩子的服裝，這樣可以使他能够每日潛入敵陣。她的幾次英勇的冒險所得的軍事機密，已使她成為有名的戰事人物。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郁美

——本劇本全文已由生活書店林淡秋譯出實價九角——

作者卡普勒跟茲拉托戈洛氏合力完成了列寧在十月之後，立刻開始寫這本電影劇本。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在觀衆的眼光已大大地提高了的現在，這是一件偉大而艱苦的工作。這個脚本以一九一八年八月間謀殺列寧的案子有關的諸事件爲題材，寫得相當成功。看後對於俄國當時的處境，能得一極明晰而有系統的概念。茲特介紹於此。

一九一八年七月。

埃共和國的中心燃起暴動的毒焰。

不過氣來。

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處境非

哥薩克將軍們進逼擦立親 (Tsa-

常困難。英國干涉軍已向該國北部

ritsyn) 企圖跟捷軍相會合。

人民委員會辦公處的廊道。

進攻。日本干涉軍正在遠東實行大

在共和國的心臟莫斯科，「左

每堵窗跟放着一張檯子，檯上

屠殺。土耳其軍隊進攻着南俄各城

派「社會革命黨員起了暴動。

放着電報機。電報機的噠地響着。

市。

蘇維埃共和國流了血，受了戰

「莫斯科克倫林姆宮人民委

捷克斯拉夫的俘虜們在蘇維

爭的苦刑，又被飢餓的毒手扼得喘

員會主席列寧……」電報員用單

調的聲音對秘書讀着電報。「此間絕無穀麥可送，塞米諾夫無法執行你的命令……」

另一架；

「……嚴厲鎮壓暴動……」

「……一切煽動者反革命的間諜，不管地位如何，一律當場鎗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迭向人民委員會軍事委員申請迄未獲助……前線局勢嚴重……沒有砲彈……」

列寧的辦公室隱約可以聽見廊道上電報機的的噠聲。

屋角裏坐着高爾基。

列寧暴怒的聲音在門口出現。

「……這是愚蠢的寬大……」

列寧向他背後的人呼叱着。

列寧不管高爾基的坐着，對着那惶亂得面紅耳赤的波爾耶珂夫仍逼着說：

「我們是爲國服務，我的朋友，……波爾耶珂夫同志，現在聽着：不管過去做過什麼革命的勞作，不管過去替黨做過多少工作，不管年紀多麼大，我們都不能加以考慮。絕對不能——如果他們做出損害蘇維埃政權的事情！我們決不容許那些紳士在仁慈的波爾耶珂夫同志的羽翼下，妨害我們的工作……」

「我瞭解的……」

「這不是真話，你並不瞭解這

個……」列寧打斷對方的話。「如

果此後你還不瞭解，非嚴厲懲罰你

不可，雖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爾塞維克。」

「是我同意，」窘得臉孔緋紅。「那就好，」列寧露出孩子

般的坦白的微笑。「這是給你的命令——必須嚴格服從。請不要寬待那些紳士。」

「再會。」微笑着。

列寧同他握了手，走到高爾基前。

「了不起的本領，罵了一個人，又使他高興走出。」

「嘿，嘿……你近來怎樣？你需要些甚麼，你是要求些什麼才來的吧？」

「我甚至帶來一部表冊。」

「給我看看。」

項下劃了線。

「列寧，首先要供給作家們科學家們的糧食，否則要餓死了。」

列寧在表冊上寫了些附註。

「還有件事情」高爾基接着說：「昨天巴夫羅夫第十五次拒絕到國外去……他實驗室中的必需品也在表冊中。」

列寧不時抬頭瞥視他。

「這是很重要的，」高爾基繼續說。「紙，一間印刷所，還有鞋。科學家褲子沒破，但鞋子統破了。爲了找尋「我們的日糧，」走許多路。」

列寧微笑。

傭婦伊凡諾夫娜進來。她拿進

一杯茶一塊黑麵包。

列寧說，把表冊放在一邊。

列寧給份表冊給高爾基看。

「我們只有這點麥子。」列寧

說。「即使每人每日發給八分之一磅麵包，也只够兩天，莫斯科人要餓死了。但同時那些富農把麥藏起來，投機取利。二百名最大的投機家給「契卡」捉住了。寬恕他們呢還是憐憫他們呢？」

「殘酷是必要的，」高爾基說，「沒有殘酷，就不能破壞這舊世界……但也許是不必要的，只是引起恐慌。」

「但兩個人格鬥的時候，你怎能分辨得出哪一擊是必要的，哪一擊是不必要的？現在不是一種堅持

電話機響。

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是的，你好呀？」

「不！不！千萬不要放他去！」他突然說，打斷了誰的話似的。於是轉臉向門口：「甚麼事？」

人民委員會主席波巴利夫站在門口。「珂洛巴夫來了。」

「請他來……高爾基不要走，他是彼得堡的一個老工人，一個出色的活動份子。」

又聽電話：「是的，千萬不要放他去。第一，他專事說教，不聽任何人的意見，堅決相信自己的聰明。這是甚麼樣的領袖呢？」

「進來，珂洛巴夫你好呀！來認

識認識吧！」

一個中等身材，兩眼機敏的枯瘦老人，走到高爾基跟前。

「高同志！認識你，高興得很。」

兩人握手。

列寧向他們投了一瞥，繼續跟電話裏談話。

「我要你把照等級分發月糧的計劃書審閱一下。關於組織封鎖隊（飢荒時期用以打擊食糧壟斷的特種隊伍）的事情嗎？是的，必須立刻組織起來。好再會。」

掛上電話。轉臉對珂洛巴夫說。
「你總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告訴我們吧。」

「我最近到過鄉村，光景實在有趣！」珂洛巴夫熱烈地用勁地說。

「富農們發火了，列寧，他們準備作戰了！他們有斧頭，來福鎗，甚至還有機關鎗。」

「豈有此理！麥的事情現在怎麼樣？」列寧問。

「麥是有的。但都是那些寄生蟲的。他們不肯把麥給我們，他們把牠運到城市中，投機生利，一普特賣兩百盧布。你說一句無產階級的話，他們就回敬你一打罵人的話。村裏頭窮人餓得發腫，有的餓死了。在彼得堡，沒有一個孩子吃得飽。在這裏莫斯科，也是一樣……在俄羅斯，又存着很多很多的麥……目前情形就這樣。」

集合起來……富農就吃不消，是不是？」

「如果把中農吸收進來，富農就吃不消。」

珂洛巴夫跳了起來。

「快給我們鎗，他們一定吃不消！食糧一旦不成問題，蘇維埃政權就能支持下去！」

重坐了下來。

「很對！」列寧不微笑了。「一定要實行，幾時到彼得堡去？」

「今天。」

「讓我們立刻幹起來。」

「對。」

「等一息，」列寧說。「我問你一個問題。」向高爾基斜瞥了一眼。

「我們該怎樣對付敵人？你意見怎樣？」

樣」

「這……我不明白。」惶惑地說，他顯然不明白爲什麼他這樣問。

「我說怎樣「打擊」他們呢？」

用言語，還是用武力？」

「對不起，我不明白。如果用言

語來說服他們吧，但他們會扼住你的喉管。那不是革命運動要停止活動了嗎？」

「是的，是的。」列寧說，轉過了

臉，爲的要掩藏他眼中愉快的火花。

「但社會主義革命是最講人道的革命。爲了這我們就不應該打擊任何人嗎？」

「狠命的打擊他們的腦袋，使

靈魂脫離他們的軀殼！這是我的意見。」

「你要知道。」列寧固執地說：

「有些人的論調是一面承認我們需要殘酷，同時又否認殘酷。」

「列寧，」他真的發怒了。「你

在玩弄我嗎？殘酷不必要的？只要看

看周圍的情形！全國都燃燒起來了，

工人們的血像河一樣的流，難道爲

了可憐那些廢物而使一切都向後

轉……有一個時候，我們四面八方

全被人緊緊壓迫着哩。別人不要去

說，問問高爾基同志即行了。」

列寧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身子往後靠着，大笑了起來。

「甚麼，我錯了嗎？」

「不，不，你……你每一句都很

對……但我剛才跟一個同志談了

一下……而且記得……」

列寧大聲吼着，揩掉了一顆眼

淚，於是突地停住話頭，嚴肅地看着珂洛巴夫。

「是的……珂洛巴夫……是

的，我們是迫不得已的殘酷，這一點

將爲人們所了解，會替它辯正。一切

都將爲人們所瞭解。」

高爾基同珂洛巴夫走到廊道

上。

在這裏，電報機的噓地響着，一

切的電報全是關於糧食，糧食，糧食；

富農的暴動，前線無盡止的要求。戰

鬥的人民的思想和希望，都向這裏，

向人民委員會，向革命俄國的心臟，

向列寧，流來。

萬西利走進列寧辦公室，列寧

正在電話機上說話。沒注意到他。

「你得下令徵發一切印刷所

裏所有的 Yut 和 Terdyezenak

古體字，這樣一來，他們就再用古

體字來寫東西了。在一般的場合，需

要嚴厲一點，該學慣政治家的語調

……現在聽着：廢除不動產私有權

命令，絕對不能延緩，明天……什麼？

……不錯，因政治局勢緊張極了。在

這些事情上決不能動搖，玩弄政治

……再會。」

掛上耳機，抓起另一個。

「我在等着前線報告，一到，馬

上送來。」

了給他自已吃的東西放在萬西利

面前。

萬西利推辭了。

「那麼趕快告訴我，帶來了什

麼？帶來糧食？」

「帶來九十輛車糧食。」

「好極！將詳細情形說出來。」

「在擦立親時，正是伏羅希洛

夫部衝破哥薩克的包圍線，衝到頓

時。組織了一個支隊。史太林同志給

我八萬普特麥派我送來。」

「沒有別的。」

「是。」

「但我聽說你在半路被富農

包圍，射擊受傷，真的嗎？」

「哦！這是意料中的事，不是在

電話機響，列寧抓起耳機。

「哈囉……哈囉……斯浮特

羅夫，告訴他們，我們是頑強的，一千

次不成，再做一千另一次。還有，就是

請你起草一通集中無線電業的法

令……什麼，已弄好了。」笑了起來，

「你的「已經」成了口頭禪了，謝

謝，非常謝謝你。」

掛起了耳機，又說了些什麼。

「萬同志，現在請你同「契卡」

一些同志，立刻組織工人大隊伍到

農村去……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回答。

「萬同志。」

萬西利一動也不動，頭倒在胸

膛上，兩條臂膀軟軟地垂着。

他見到了萬西利，招呼他坐了，

做兒戲呀！

列寧急了起來，抓住他的兩肩

醫生。他蹲在他跟前，捏着他的手，列寧急壞了。他瘦弱的蓋着短髭的臉孔非常慘白。

醫生走了來，撥開他的眼皮，按一按脈。

「完全是餓昏的，不用急。」

「真的？但此人剛剛替我們領

來九十輛車的麥呀，醫生。」

萬西利動了起來。

「此刻可給他吃一點東西

嗎？」

「可以，最好是熱茶。」

「波同志，」列寧說，「立刻弄

一些熱茶來，無論如何要放些糖在

內。」

萬西利睜開了眼，迷惑地看着

周連列寧遞給他一塊麵包

萬西利吃着麵包，用顫抖的兩

手捧住。

波巴利夫跑了進來，拿了一通

電報。

「列寧，」他說，「摩拉夫也夫

叛變了，他使前線部隊倒戈。」

列寧臉上的肌肉一動也不動，

接過了電報。

電話機響，列寧抓住了耳機。

「哈囉」停了一息「提可來

斯卡耶什麼時候失陷的？」

萬西利忘了麵包驚駭地望着

列寧。

「提可來斯卡耶」

玻璃雪戲院大廳表演天拋油

(Swan Lake)

在第一等包廂中，坐着外國外

交官，內有英國公使。

包廂後面的幕分開了。坐在公

使鄰座的孔斯坦丁諾夫掃了一眼，

走到包廂後壁。

一個面色慘白喘息着的人向

他耳語：

「西謨白斯克陷落了。」

他不大高興地回轉包廂。

他向英國公使耳語：

「西謨白斯克奪過來了。」

公使向孔斯坦丁諾夫投了迅

速的一瞥。向鄰座側過身子。

低語。

音樂，蹈舞。

「幹什麼呢？現在，雷爾敦先生？」公使問。

「我第三次提醒你，我的名字

叫孔斯坦丁諾夫。」

「好，那麼現在我們須幹什麼呢？」

「買通克倫姆林宮的衛隊長

……他會替我們打開大門。由軍官團……有三千人……由軍官團衝進去。」

「那位衛隊長你打算給他多少錢？」

「如果你不反對，三百萬紙盧

布吧。」

「不算多。」

舞蹈完結了。幕下。

克倫姆林宮衛隊長的辦公室。

孔斯坦丁諾夫同衛隊長馬脫

維也夫入。

孔斯坦丁諾夫轉臉對着馬脫

維也夫。

「怎麼樣，決定了嗎？」

「……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

「什麼東西使你這樣猶疑不

決？」

「你要知道……」馬脫維也

夫說，「說老實話吧。就是飯食不大

充分。」

「好囉。」

「然而我的生活依舊不壞。榮

譽聲望……我們——就是說布爾

們能維持下去。」

「再說呀。」孔斯坦丁諾夫被

他的質樸激怒了。

「至於你們的政府，到底是怎

樣的政府呢？」馬脫維也夫問道，

「我的意思說牠可靠的程度如何？」

我幹錯了一着，怎麼辦呢？」

「你知道前線的局勢嗎？」鋒

利地問。

「知道一些。」

「如果知道，你一定懂得布爾

塞維克無論這樣幹不下去。」

「這倒是實情。」馬脫維也夫

歎了口氣。「看樣子，好像是幹不下

去。」

「我們將來給你的位置也不

塞維克——打算幹牠一年。也許他

會錯，飯食是當然的。而且，隊長先生，

萬一事情糟到極頂，也不牽累你，機會呢，不可錯過。」

「幹麼馬上動氣？」馬脫維也夫寬慰的說。「我現在正感到興趣，比如知道你們是什麼政黨在支持或某些國家在支持。」

「替我們工作後自然會明白的。」

二個人在講價錢。

最後，孔斯坦丁諾夫拿出了錢。

「契卡。」特裁勒斯基的辦公室。

馬脫維也夫坐着。

「現在請你說。」

「一小時前，他來過了。」馬脫

維也夫開始說。

「他叫什麼名字？」

「孔斯坦丁諾夫。」

特裁勒斯基聚精會神地聽。

「這一次，他說得更加明確了。」

要我設法使衛隊保守中立。到起事的一夜，打開克崙林姆宮，讓某種軍隊衝入。」

「就這點工作？」

「爲了這，他給我一百萬盧布，

事情成功後再付一百萬。」

「探到什麼消息嗎？」

「不管我怎樣轉灣抹角——

總得不到些消息。他開始懷疑我。他是狡猾的。」

「我恐怕事情不止這些。」特

裁勒斯基說，「你決定這樣應付。」

「三十號五點鐘，我一定在勃

龍那耶二號十三號房子那機關的入口處通院子的，而且在二樓上。」

特裁勒斯基記了下來。

「我派一隊兵來，」他說，「把那房子包圍起來。叫萬西利指揮。」

傍晚，日啓茨基公路。

孔斯坦丁諾夫巧妙地檢閱他們的秘密軍官團。

八月三十號。

一個氣悶的小房間，到處是香烟蒂。開普蘭躺在床上，兩手枕着頭，嘴巴含着香烟。

路志珂夫斯基和諾維珂夫入。

開普蘭毫不注意他們。

「芬妮·開普蘭！」路志珂夫

斯基叫她。

「嗯！」懶洋洋地答。

「事情已決定了。」

開普蘭默不作聲。

「你當選了。」

「什麼時候。」

「今天。」

開普蘭默不作聲繼續抽煙。

「起來。」路志珂夫斯基嚴厲

地說。

坐了起來，從茶几拿過一隻小

瓶，把藥水倒入杯中。

「芬妮·開普蘭，你的日子到

了。你無聲無臭已經活了二十八年，

沒有誰知道你。明天就是明天，你的

名字將照耀到歷史的邊際。你的名

字將響過全世界。芬妮·開普蘭每

個人都會知道。芬妮·開普蘭舉手

反抗世界公敵——列寧——的女

人。」

喝藥水，裝出一副苦臉。

「別再說話了。」她尖叫着。

「給我手鎗。」

諾維珂夫給他手鎗。

「前面三顆子彈都是鏗得尖

尖的。看見嗎？還塗上箭毒。」

勃龍那耶路的一所房子。

從頂樓的窗口，可以望見一座

兩層樓建築的空空的院子。

頂樓裏有萬西利馬脫維也夫

和「契卡」的特務員們。機鎗已架

着。

「記着，萬西利，」馬脫維也夫

說，「如果我跑不出來，鎗聲就是信

號。聽到鎗聲，馬上發動。」

「好的，好的。去吧，時候到了。」

馬脫維也夫走進了一個入口

處。

路志珂夫斯基走進了入口。

萬西利見到了。命令他道。

「給那房子包圍。」

一個工人從頂樓奔下來，傳達

命令。

「契卡」的特務員們爬過籬

垣，跑過後院。把暴徒司令部包圍着。

馬脫維也夫跟暴徒們一起在

飯廳裏。

飯廳裏。

孔斯坦丁諾夫在演說。

「……我們今天晚上發動。沒有甚麼別的信號。隊伍必須在一點三十分鐘集合。都瞭解了嗎？」

靜默。

「……請大家對準錶：此刻是五點二十七分。」

個個人對着錶。

「隊長先生，」孔斯坦丁諾夫轉臉對馬脫維也夫說，「上午兩點鐘，你得打開克侖林姆宮大門。」

「是，先生！」

「我預先通知你們，先生們，」

孔斯坦丁諾夫繼續說道：「最初跟社會革命黨合作，「左派」共產黨員布哈林和派塔珂夫，此外托洛茨基，齊諾斯夫也夫，開米尼夫都跟我們在一起。」

馬脫維也夫臉孔發白。

「時機再好也沒有了。半小時後，列寧要被殺死了。」

馬脫維也夫臉已變得死人一樣慘白，站起身，向門口走去。

路忒珂夫斯基堵住門，

馬脫維也夫給他們看出了詐。

馬說維也夫掙脫了暴徒的手

奔向窗口喊：「萬西利，」跳出窗口。

「前進！」萬西利命令道。

機關鎗對着窗口噴出一條火

龍。

一羣一羣的「契卡」特務員

衝向那座屋子。

馬脫維也夫躺在街上。

萬西利彎下身去。

「……救……列寧……馬上

……去。」

萬西利一切都明白了。

「布利諾夫，」萬西利喊，「你

來指揮。」

「好……」

「辛脫索夫，」萬西利叫着。

「辛脫索夫，快把他領到安全

區，把傷口包紮起來。」

辛脫索夫等萬西利走後，把馬

脫維也夫拖到一邊去。

馬脫維也夫躺在石子街上，頭

靠在辛脫索夫膝頭上，沒有力睜開

染血的眼。

「托洛斯基……布哈林……

叛徒……通知中央委員會……」

「……別響……別響……」

辛脫索夫說，敲他的頭，向四周掃了

一眼。

街上空無一人，突地把手鎗對着馬脫維也夫的太陽角，放了一鎗。

開火。「契卡」攻擊司令部。

孔斯坦丁諾夫逃出。

轉角處，碰到了辛脫索夫，驚駭

地停住了脚。

辛脫索夫做一個信號：跑吧！

孔斯坦丁諾夫立刻不見。

辛脫索夫向四週一望，跑了。

在邁克爾孫工廠。

暴風雨似的歡呼聲。

工廠中有一個工場塞得水洩

不通。

列寧在講台上，用手勢叫羣衆

「蘇維埃俄國正被敵人包圍

着。」列寧說，「反革命的暴動的火

焰從俄國一端延燒到另一端。這些

暴動是由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金

錢所餵養，由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

克所組織。帝國主義野獸們正利用

共和國的年青及薄弱，企圖撕出他

的靈魂。富農的暴動，捷克斯拉夫的

叛亂，英國軍隊在穆耳曼斯克的侵

擾，社會革命黨的暴動，以及哥薩克

的進攻，從北面，東面和南面向我們

進逼的一切戰線構成了一個統一

的戰爭——反蘇聯的戰爭。我們正

在從這些慘重的傷口流着我們的

血……

和煤油的來路被切斷了……

「……維持政權比奪取政權

還難！我們的革命正在前進，發展，長

成。我們的鬥爭也跟着革命發展而

成長。我們當面的任務愈複雜，愈深

入，則我們的鬥爭也愈緊張，愈複雜，

愈猛烈！我們的鬥爭使得帝國主義

者發抖了……」

諾維珂夫和開普蘭走進會場。

列寧正在結束他的演詞。

「要三倍的警覺，當心，忍耐，同

志們！每個人必須堅守自己崗位。民

族意志所判決的叛徒們，必須加以

無情的撲滅！要是不鎮壓頑強的投

機家，我們的革命就不能成功……

我們已經做了這個工作，而且還在

做着，這是值得自豪的！」

靜下來。

中過生活，我們在餓肚子。我們的煤

開普蘭和諾維珂夫站在聽衆後面。

「等他一講完，你就一直走到院子裏，我設法把羣衆堵住。」

開普蘭的頭微微一點，別人簡直看不出來。

列寧揮着手。「讓那些無價值的靈魂啜泣，讓布爾喬亞發火吧。只有覺悟工人最強硬的鐵一般的權力才能維持蘇維埃政權，才能維持和鞏固勞苦大眾對地主資本家的勝利，請記着，工人同志們，我們只有一條路——勝利或滅亡。」

轟烈的歡呼聲。

列寧離開講台，大家讓出一條通道。

門口，諾維珂夫堵住門。

「同志們，不要推，同志們，給列寧同志讓路！」

國際歌聲。

舊世界打牠個落花流水。
新世界帶來了光明。

鎗聲。

羣衆騷動起來。

一聲叫喊。

第二鎗，第三鎗。

列寧車夫吉爾跳出車外。

開普蘭簡直沒有描準地開了

第四鎗。把手鎗丟在吉爾身旁，滑腳

就跑。

列寧慢慢倒在地上。

一陣狂怒和恐怖的吼聲滾過

工廠的院子。

跑得喘不過氣來的萬西利，在大門口同諾維珂夫撞了個滿懷，絆倒了他。

萬西利奪過了手鎗，撲在他身上。

工人們跑過來，捉住了。

列寧躺在地上，幾千人圍繞着

他。

萬西利衝入，彎過身子。

「列寧……列寧……列寧」

他低喊。

空氣靜穆。

「告訴他們……」列寧抖動

着說。幾乎聽不出來。「不要惶惑，

……讓工人同志們……武……裝

起來……」

「列寧要你們武裝起來，同志們！」

一陣喃喃的低語，接着又沉寂下來。

「勝利是我們的，」列寧的力氣衰了下去。

「勝利是我們的。」萬西利大聲轉述。

太陽沉了下去。

羣衆讓出條路，萬西利抱列寧

上車，汽車開走。

「列寧萬歲！」有人喊。

開普蘭被領了進來。

幾千隻被眼淚和仇恨刺痛的眼，

向着開普蘭，工人黨員保護她，使

不爲羣衆所侵犯。

「打死她，打死左兇手，打……」

打。」

「同志們！同志們！」用盡最後

一分力來擋住。「不要私刑毆打！非受審判不可，同志們！」

「打死布爾喬亞！……打死殺人犯！……武裝起來！……同志們！……」

一個滿臉眼淚的工人爬到一隻箱子上，一隻緊握的拳頭高舉起來，喊聲掩住羣衆的吼聲。

「列寧每一滴血，每一滴血，都要他們付出代價！……我們要替自己報復，要強烈地憎恨敵人，要猛烈地打擊敵人，我們工人的回答將使

他們整個可咀咒的劊子手的世界動搖起來！……武裝起來，同志們！」

「武裝起來！」羣衆喊道。

列寧受傷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國。工人大衆像一個人一樣起來保衛革命。他們用羣衆力量懲罰布爾喬亞，鎗殺自衛隊，這是他們對鎗擊列寧暴行的回答。

傍晚。

紅場上有一大羣人。千萬隻關切的眼注視着克侖林姆宮。克侖林姆宮的樓下，上通人民委員會的樓梯上，擠滿了靜默的羣衆。

斯浮特羅夫口授一通電稿。

「工人階級將用更大的團結，

將用嚴酷的集體制裁——對於一切反革命份子的制裁，來回答謀殺

牠的領袖們的暴行，……肅清布爾

喬亞，是工人階級領袖們的安全的最大保證。」

史太林打來電報。

斯浮特羅夫立刻回電：

「一顆子彈打傷了肺。彈在頸右。肋部出血，胃道是否受傷，尚不得知。另一顆子彈打碎了鎖骨，脈搏很壞。病勢沉重。」

電報又來。斯浮特羅夫又發一

電：

「就這麼幹。前線局勢嚴重。他的生命決定於你們進軍的結果。祝勝利。」

赤塔淪陷了……沙拉坡爾被

包圍。利卡赤夫被殺死了。

皮拉雅橋樑被炸，開往彼得格

勒的糧食運輸車出了軌，鐵路被人破壞。罪犯已被「契卡」捕獲。

彼得洛夫斯克已被英國軍隊佔領。

一連串的消息，瞞住了病危的列寧。

綁着綑帶，滿是血跡的布利諾夫在一間屋中打電話：

「……有二個人沒捉到，」

布利諾夫說。「是的，是的，在勃龍那耶路。他們躲在使館裏……他們從那裏射擊我們……有機鎗……我們不知道，怎麼辦。到底是外國使館……享有特權……什麼很好，斯浮

特羅夫同志。」

掛了電話。

他奔到街上，發出一個信號。

「契卡」特務員實行進攻。「衝進去」布利諾夫喊道。把

一個手溜彈丟進了窗。

用鎗托搗毀了使館的大門和小門。

衝進了屋。

公使同孔斯坦丁諾夫慌張地跳出了窗。逃走了。

各處進行着戰鬥，廳堂中，廊道中，樓梯上。

孔逃過幾間房屋，逃進廚房。

孔爬上屋頂，落在預伏在頂樓窗跟的「契卡」特務的懷抱中。

列寧決不能死。

在列寧屋子裏的房間，萬西利

坐在檯子跟前，斯浮特羅夫踱着方步。

一個看護婦捧着養氣裝置忽忽地穿過這個房子。

教授和兩個醫生從列寧房裏出來。大家衝到他們面前。

「一切方法都用盡了……讓我們希望……但……」

「讓我們信任他的體格吧。」

「用好消息？」醫生低聲說。

「是的，可以的。」教授猜出對方沒有說出的思想。

「不對，不對，我們不能說慌。」

斯浮特羅夫說。

看護從房裏出來。

「他在吐血。」她低聲說。

大雨如注。沉悶的炮聲。

一位軍事專家在說述一次一次的失敗。在地圖上指出紅軍退却

的路線，史太林一邊聽着，一邊在打電話：

「伏洛托夫，怎麼他不在好？」

這時候，這位軍事專家在說出當天失陷的一個村莊的名字。

「當時你的支隊在那裏？」

「不幸得很，我當時來不及趕到那裏……」

史太林按鈴。一個傳令兵進來。

「請退倫珂夫同志到這裏來。」

「退倫珂夫同志。」史太林轉過來對他說，「你去指揮那個支隊，把他整飾好。」

那個軍事專家突然立起身子。不過，史太林同志……」

「史太林眼睛看着在座的人：「我們打仗打得不高明。我們專門在看地圖，描計劃——退却。要

是地圖不能幫助你前進，牠有什麼用呢？明天黎明，我們全線前進。你們將從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同志得到具體的任務。再會。」

一個傳令兵進，交給史太林一個電報。

「軍事委員會托洛斯基拍來的。」

醫生連忙進去。

退倫珂夫入

史太林讀後交給伏洛希羅夫。

「如果我們把這通漂亮的命令譯成老老實實的俄文，他的意思是怎樣呢？」

「使前線瓦解，把擦立親讓給白軍！」伏洛希羅夫答。

史太林在這通電報上寫道：

「不要管牠。人民委員史太林。」

伏洛希羅夫接過筆在史太林的簽名下寫着：「前敵總指揮伏洛希羅夫。」

在紅軍可怕的打擊下，哥薩克

部隊倉皇退却……

大炮的隆隆聲。炮彈的尖叫聲。

爆炸聲。

一枝枝的火柱升向天空。

白軍逃走了。留下傷兵，武器，彈

藥。

伏洛希羅夫高舉着閃亮的軍刀。

用踢马刺刺着他的馬。一枝騎兵的火流在他後邊滾。

紅軍像暴風一樣追着敵軍。

「烏拉」的喊聲。軍刀的揮舞。

白軍目不回顧地逃向頓河。

紅軍像憤怒的火流，把哥薩克

白軍趕入頓河。

炮彈在充滿白軍的河水中爆炸。

炸。

「烏拉」的喊聲。

史太林的汽車繞着前線，一個

炮彈在旁爆炸。史太林沒受傷。

汽車停住。渾身蓋着泥土，眉毛

在日晒雨淋的黑臉上結在一起的

史太林，走進一所泥牆小屋。

打電話給火車。

「你是值日司令？我是史太林。

直接拍電報告列寧同志。」

列寧的房間。

列寧的眼皮顫動，他沒有睜開

眼睛，輕聲說道：

「我在聽呀！萬西利同志。」

「請你聽我讀電報。」萬西利

稍放大聲說：「擦立親區蘇維埃

軍隊的前進獲得勝利……」

他興奮地讀着，吞下每一個字。

「……敵軍狼狽逃走，被我

軍趕過頓河。擦立親陣地穩固。向列

寧同志致最熱情的敬禮。我軍繼續

前進。人民委員史太林同志。」

列寧睜開眼。

「再……讀一遍……」

重讀了一遍。

列寧疲乏的眼現出微笑。

「告訴他……」

很困難的低聲說。他顯然有許多話要說，結果說出了二個字：

「……謝謝。」

列寧的病狀一天天向全國報告三次。

一羣工人站在一個工廠的工

場上。

「靜些。」

「快讀呀。」

工委主席站在講台上，捧着一

羣中的聲音。

「讀下去！靜些。」

「睡覺會增加他的體力。」人

靜寂。

「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同志

病狀的正式公報」大聲唸着。

「靜些！雖是很靜了。」

「溫度三八·二……」

「熱還沒退呀！有人說。」

「脈博一二〇……」

「呼吸二四……」

靜默。

「睡眠較安……」

一陣愉快的低語，在後面，湧起

雜亂的歡呼。

「能够睡覺了！」人羣中的聲

音。

「讀下去！靜些。」

「說得對！」

「覺得好一點。」

暴風雨似的歡呼。

「病體有起身了！」

「靜些！不要插嘴！讀下去！」

「嚙東西自由了，沒有痛苦。」

大聲的歡呼。

一個青年工人爬到一隻箱子上。

上。

「同志們！他喊道。」同志們！

讓我們寫封信給列寧。」

「對。」

「讓我們寫！」

「靜些！」

「寫：「親愛的列寧。」」

「不對，不是那樣稱呼！」一個

年老工人憤憤地說。

張病狀報告單。

「讀下去！靜些。」

「說得對！」

「讓密啓也夫說吧。」

密啓也夫爬到箱頂。

「我們親愛的，心愛的列寧」

……」

「對！」

「……整個普羅列塔利亞都

站在你的床邊。」

「對」有人打破了靜默。

列寧開始恢復健康。

奧伯克醫生沿着廊道走來。伊

凡諾夫娜向他跑來。

「他離開床了！這是怎樣一回

事！」

一同衝進列寧的房。

床上沒有人，看護站着很窄的

樣子。

「你爲什麼讓他起床？」

「我告訴他不能起床，但他說

「不要緊，不要緊。」我不能動手壓

制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

呀。」

列寧在他的辦公室裏。審閱一

疊文件。他的一隻臂膀掛在繃帶上。

「哈囉。很好。他好轉了，精神很

不錯……是的，是的，沒有發熱……

什麼？是的，他當然躺在床上。誰在說

話？！是你嗎？巧得很，我正找你說

話，我的朋友……是的，是的，我真是

列寧，你不必爲這高興，波爾耶珂夫，

因爲我又要教訓你了……什麼？你

什麼教訓都能接受好，聽着：我要狠

狠責罵你一頓還要給你一週警告！

你以爲我不知道你……」

醫生進來，列寧被迫回到床上。

某兵糧站的一間屋裏。

「烏拉！波爾耶珂夫喊着進

來，把堵住他的一切東西都推到了。

「你爲什麼這樣高興？」

「我被人罵了一頓！」

「這是奇怪的理由！」

「被列寧罵呀！」他高興地喊

着，跳起舞來。「他病好了，他親自罵

了我一頓。罵得很厲害！還給了我一

個警告！」

其他的人一起都跳了起來。

「契卡」辛脫索夫的辦公室。

辛脫索夫坐在寫字檯前，被捕

者站在前面。

「你承認自己組織支隊開到

克拉斯諾夫那兒去？」

「我承認」傲慢的說。

「你爲什麼離開白軍，到莫斯

科來？」

「接洽事情。」

「卡利杜諾夫可認識。」

「是。」

「錫夫利夫呢？」

「在擦立親被捕了。」

辛脫索夫惶恐，二手捧頭。

「孔斯坦丁諾夫在那裏？」被

捕者問。

「在這裏被捕了。」

被捕者惶恐地跳了起來，向辛

脫索夫，看了幾秒鐘，坐了下來。」

「在幾號。」

「十六號。」

「把我也關在那兒，懂嗎？」

「好。」

「還有誰在「契卡」裏。」

「汽車夫派夫羅夫。」

「好極了。立刻。」

特裁勒斯基入。

很聰明而帶着暴怒的言詞戳

破了辛脫索夫的好險。

辛脫索夫解除了武裝，被帶出。

蘇維埃人民用集團的威力，用

各路戰線上勝利的前進來回答反

革命派可惡的暗殺，回答他們對國

際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革命

天才列寧的鎗擊。

蘇維埃人民受了四年戰爭，飢荒和國際干涉的困難，現在是帶着偉大的憤怒站起來了，人民的憤怒是可怕的。

在暴風雨似的攻擊中，蘇維埃軍隊佔領了喀山，格羅尼，烏拉斯克。白軍從伏爾斯克，西謨白斯克，克伐銀斯克，赤斯托帕，蒲斯克等地方逃出來，而且被偉大的紅軍火焰所追蹤，所毀滅。

「契卡」裁特勒斯基的辦公室。

萬西利同裁特勒斯基坐着。鬚髯蓬亂，二眼因連夜失眠而發炎。

裁特勒斯基審閱案卷，不斷抽

烟。

「這是什麼公使的供狀？哦，哦，

看一看……！」

讀，不斷發出簡短的驚歎：

「豈有此理！」

「真是一個流氓。」

臉色慘白，神情惶亂的秘書走

入。

「特裁勒斯基，發生一件不幸

事……！」

「什麼事？」

「辛脫索夫被他們送到劉賓

卡去。汽車把車子開足速率，撞在壁

上，撞死了他自己，辛脫索夫和衛兵

們還有……！」

萬西利跳了起來，明白過來。

「孔斯坦丁諾夫。」

「是。」

「逃走了。」

「……！」

特裁勒斯基連忙披上大衣。

「讓我們到出事地點去看

看。」他對萬西利說：「這使我們受

到很大損失，鬥爭還沒完結，萬同志

沒有，鬥爭還沒完結。」

列寧回復健康。

列寧同史太林在結束他們的

談話。

「是的，是的，」列寧說。「當然

這是明白的，最顯明的真理——我

們必須立刻澈底改變我們的鬥爭

方法，要不是對反動的各階級加以

無情的鎮壓，要是沒有鐵一般的

……不，鋼一般的專政，則我們的革

命和其他任何革命都必然會失

敗。」

人民委員會的廊道。

列寧停在電報機跟前，整個廊

道擠滿了快活微笑的人，注視着列

寧。

列寧跟史太林並排站在電報

機前。

「擦立親，軍事委員會，前敵總

指揮伏洛希羅夫同志。」史太林口

授着電文。「請向為建立工農政權

而戰的擦立親前線英勇的革命軍

轉致我們兄弟般的敬禮。告訴他們：

蘇維埃俄國帶着感佩的情懷，認識

他們英雄的業績的價值。高舉紅旗，

大膽地往前邁進，無情地根絕地主富農們的反動。」

「……而且告訴全世界」列寧加了一句，「社會主義的俄國是不能征服的！」

好像回答他的話似的，祝捷的音樂響了起來。武裝的民衆已經起來保衛自己年青的共和國。整個蘇維埃國家都起來響應列寧的號召。白軍的部隊被擊潰了，逃走了，丟了鎗，驚惶又恐怖。

偉大的紅軍無可抗拒地前進，把那些阻礙民衆的人們，那些敢於舉手反對民衆最親愛的人——他的領袖——的人們永遠趕出國土。

紅軍無可抗拒地前進。

論中華民族的「至大」「至優」

現在全世界約有七十個國家，合計十六萬萬人口。平均計算，每國應該是二千三百萬人口。如果一個國家有比這個數目多一倍的——五千萬——是大國，如果祇有二千三百萬的一半——一千萬——是小國，如在二千三百萬上下，是不大不小的中等國。現在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約二千三百萬人口的二十倍，居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強。

世界上祇有英國人口比中國稍多，但必須把他們散在角落裏的各色殖民地的人口也加入進去。而我們中華民族是在一整個的領土內兩條腿東南西北到處可以走通的，所以中華民族是至大。

「優」的條件：一、「健強」即體質強壯靈敏，吃苦耐勞。二、「智慧」即對於人地事物，能辨別正確而明晰，會推測，會應變，常識豐富……三、「賢良」對生活——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對言行——確實，迅速，善整理，負責任，有組織，慣節約……；對意志——堅定，果毅，忍耐，有恆……；對處世——有禮，守義，持廉，明恥……；團結和愛，誠篤……

照逐條來檢討，我們中華民族也可以自信是具備的，但亦發見有若干欠缺。因為有了欠缺，所以要受人侵略。侵略到這步田地而不亡者，第一就是靠了我們的「至大」，第二是我們的「至優」的本質已在發動作用了。

我們一省，相當於世界上所有中等國的一國。失地多少省，就等於別的國家亡掉了多少國。幸而我們是「至大」，本體沒有亡，所以失地必復。

現在對於欠缺，都一件一件地改進了。這是「至優」的發動，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哲 學 講 座

(二)

斯 却

(Stuart Chase)



吉 力 譯

史都亞·却斯(Stuart Chase)對於各種社會科學，素有廣大的研究，而對於經濟學更有心得，曾把各種經濟學譯成有力而生動的散文，抓住了一般通俗的想像力。他在繙譯家和社會批評家的立場上，由於他的偶然的新聞事業和他的筆尖上不斷地流下來的著述，具有一種大而且高的勢力。

他在一八八八年生於美國的桑墨斯華斯(Somersworth)，一九〇七至〇八年，入麻薩居賽次工藝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肄業，一九一〇年畢業於哈佛爾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他父親所設的會計師事務所為合股人，共有十八年之久。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他在聯邦貿易委員會和食物管理局的任命之下，從事調查食物打包事業。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他一向擔任勞工局的局長，這勞工局是一個非營利性質的調查機關。他的家在康乃提克脫州的喬治鎮(Georgetown)，他是當地最優等的網球能手之一。他的著作很多，計有一九二五年出版之浪費的悲劇，一九二七年和希林克(Schlink)合著出版的金錢的價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人與機械和繁榮——事實還是神話，一九三一年出版的美國商業的報應和墨西哥。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一個新政，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豐饒的經濟，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商業中的政府，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富地與貧地，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文字的專制，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新的西線等。

我以為一個人在實際上的生活哲學和他在形式上所標榜着的哲學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並以爲所謂一個人的生活哲學就是他的思想和信仰的綜合，而這種思想和信仰造成他意識上的種種決定。

說明我的生活哲學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設立下幾種實際環境，而注意我自己對於它們的反應是怎樣的。勃立曼 (P. W. Briegman) 說現代的物理學家喜歡用他們所觀察到的實驗上的具體現象來說明他們的觀念。「長度」和「時間」已不再被視爲絕對的實在了；他們的意義祇能用了量尺和時間才可以表明。抽象的觀念是從具體的實驗中得來的。我現在將重述我過去經驗中的七件事實。我以為它們能比較一篇深奧的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去信仰的論文更能說明我的生活哲學。在這些故事中，我的行爲大概都是很好的。並不是我喜自己捧自己，專門把好處說給人家聽。實

際上，我若要說起足以傷害我自尊心的故事，反而輕而易舉，祇是這些故事說起來非但使作者難受，而且它們也絲毫不足以說明任何哲學。

在每天十六小時醒着的時間中，我必須對付各種環境而作各種決定。這一類的決定確定了我在地球上的生物學上的態度。幸運的是我的神經系能自動地爲我擔任下許多決定，省得麻煩我的意識而因此使我能適應於防衛自己的身體組織。如果沒有這些潛在的自動的反應，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就在今天早晨我險些兒從一道石牆上跌下，幸虧得我的下意識那時使我在不知不覺中伸出了一隻手臂來恢復我身體上的平衡，否則我也許已經跌死了。

還有很多決定，是我同族人的風俗和習慣代我定下的。無論天氣怎樣熱，人們總不會穿了浴衣去赴宴。在演講會中，人們也不會在演講者講了一半時立起來對他說他是一個可怕的厭物，不論他這話是如何地確切。但有好多種決定不是我們的下意識或人類的風

俗習慣所能代勞的。對於這些我們祇能運用我們的思想了。當我們收得了外部傳來的記號後，不論它們是光波，音波或是觸覺的對象，我們立刻將它們歸納到我們的腦海中去，然後再有所動作。

如果我們無所動作，那也是一種決定。爲什麼我這樣而不那樣地去做呢？爲什麼我將這封信拋棄在字紙簍中，而費掉二小時去答覆另一封同一主題的信呢？我的生活哲學在作這種不同的決定時表露出來了。現在請大家看幾件具體的事實。

一一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條鄉下的公路上駕駛着汽車，車前兩盞頭燈發射着極强的光度。我看見在半英里外另一輛車上的兩盞頭燈在向我移近。當我們的距離縮短了一半時，我將我車上的頭燈熄去而另外開上了兩盞光線暗弱的燈。可是另一輛車上的人卻並不如此做，他不顧一切地疾駛着掠我而過，強烈的燈光使我目眩

神迷「你這該死的東西！——我向着窗外的黑暗怒叱着，一方面按着機紐，使頭燈重新亮起來。

哦。前面又駛來了一輛頭燈亮着的汽車。看這次這傢伙將怎樣做？我卻已知道將怎樣去對付他了。人類和禽獸簡直相差無幾，爲了這班野蠻的人猿們的安全而麻煩我自己似乎有些不值得哩！

他來了，我車前的兩盞頭燈像彗星一般地向他駛去。我那時簡直可以撞倒每一只路上的狗，小孩子或老年人。

看吓他的燈光暗下來了，雖然他的兩盞暗燈中的一盞已壞去。原來他是一位君子而且也是一位學者。而我卻如此地對付了他。我急急地去尋頭燈的機紐，可是在匆忙中我按着了加速的機紐，使我的汽車在最高的速度下經過他。因此我非但給予了這朋友一道眩目的燈光，而同時又使他非常吃驚。

現在我一個人，在黑暗中了，我開上了暗燈，在每小時三十里的速度下前進着，算是表示我的懺悔。我真是

全世界最不明事理的愚人將甲做錯的事歸罪於乙。甲與乙是截然沒有關係的。他們之間可說是絕對地風馬牛不相關，而我卻將他們併為一談。

而且對於甲或許我也可加以原諒。說不定他車上的暗燈壞了，或者他是一個失業已久的工人，正坐着他破舊不堪的汽車上城裏找工作去。即使他富為銀行的行長，我也不能因為他做錯了事而使乙這樣一個好人來代他受過。我也許現在已殺死了乙。如果這樣對於甲又將是怎樣一種教訓呢？他現在也許還在城裏的大街上興高采烈不顧一切地開着汽車哩。

我現在將怎樣辦呢？我決定從此每次遇到一輛汽車時，一定將頭燈熄滅一次，直至我抵家為止。我不問對方是正在越獄的大盜或趕着去開秘密會議的陰謀家。去年車輪下喪生的人在四萬名以上，而大部份是在晚上遇險的。

的確，這決定是非常平凡的。可是這種我們大家所經驗到的日常生活卻包含着各種問題：生和死，人類在

機械時代的社會組織、公路工程學和汽車設計等

它還牽涉到醫院、公共健康和酒精的消耗量等問題。可是最重要的是：它能決定人類是否祇是一種限於每小時步行四英里的動物而不能適應於這超過二十倍的新速率。

二二

幾年前我到俄國的奧特薩去遊歷，我是不會說俄語的，而能說英語的嚮導卻很難以尋得。後來人家對我說我所需要的人現在客廳裏等候着。這人說的英文可算是好極了。說起來可以比得上英國的太子。可是最令我驚異的，他卻是一個穿着藍色工衣的道地的黑種人。我像別的美國人一般，沒有想到一個黑人說的英語能像一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我以為他至多能說美國南部化的英語罷了。

他陪着我去看船塢，去看當地工人的住屋，這些都是從前富人們在黑海邊上造下的王宮般的別墅。他還

領我去看那一九〇四年哥薩克騎兵在它下面大屠殺的著名的石級。在中午時我的嚮導請我到他家裏去午餐，我是一個生長在美國北部的人，對於黑人是沒有成見的，所以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請，尤其因為聽了他說他的妻子是全奧特薩燒俄國湯最好的人，所以更願一走了。

我們到了他的家——很清潔而又很貧窮，他的妻子出來了，在她的圍裙上擦着手，微笑着歡迎我們，她向我說「哈囉！」這是她所能說的唯一的英語。她是一位面目端正的俄國女子，皮色比我的還要白些。這一對快樂的夫婦時常含笑地互相望着，顯然是非常親愛的。我尋尋看他們有沒有孩子，可是尋不到。

當我們吃着非常可口的湯時，我的嚮導向我說明他的家庭情形。他是從非洲來的。他本來在一艘英國的貨船上當伙夫，在內戰的時候這艘船匆匆地從奧特薩開出，將他留在後面。黑種人在奧特薩是很少見的，而蘇維埃當局也正用得着他，他們給他一個在本地電力廠

中作工的位置。後來因為他們看出他有些覺得寂寞，又替他找到了一位妻子。在這裏沒有一個人以為黑白通婚是不自然的。他的妻子從前在學校裏當過教員。她非但愛他的丈夫，而且傲視儕輩。在全奧特薩沒有任何其他的女孩子能得到這樣一個有特色的丈夫的，而且他還能說得這樣流利的一口英語哩！

我現在和美國千里迢迢地隔離着，我祇能一個人在這裏反覆地思考。當我一方面吃着湯和不搽奶油的麵包時，一方面不由得不感受到這已被全城五十萬人口所接受的印象。

如果在奧特薩，一個有知識的黑種男人能和一個有知識的白種女人很快樂地結婚，而且互相引以為榮，為什麼在別的地方，這同樣的事情就不可以成立呢？這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別的地方是別的地方而不是奧特薩！風俗人情上的傳統觀念是隨時隨地在改變着的。也許全世界關於種族問題的觀念，有一天會統一起來。黑種男人和白種女人，或者白種男人和黑種女人，

能否像白馬和黑馬一般地很自然地配合而對於他們自己或他們棕色的孩子都沒有不良的影響？這問題不是純粹地屬於一種傳統觀念？我們很難回答。當生物學家越是對這問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時，他越是發覺種族間的歧視在減少。哈爾代（Haldane）教授在他關於生活哲學的文章裏說皮色和毛髮組織的不一，不過是表面上的證據，實際上沒有一個民族能避免和其他民族雜交的，所以關於種族純粹的種種觀念都不過是人類的幻想罷了。

四

現在我已從奧特薩飛越半個地球而到了新墨西哥的阿爾部寇克城了。有一天我和美國土壤保持學會中的一班人一同坐了汽車到城外去視察。這學會的職務是專門研究怎樣去保持土壤的肥沃。我們到達了一個佔地三萬畝的牧場。我的同伴告訴我說牛羊的產量是依照着草源的豐富而定多寡的。所以在這牧場中人

們用了種種工程上或生物學上的方法管理着土壤使它裏面的草長得茂盛。果然，牧場內和牧場外，雖只隔了一道鐵絲網，而兩方面草的生長情形，竟大大地不同：裏面的高大而粗壯，外面的枯黃而瘦弱，稀疏地混雜在一堆堆的沙土中。

這城外還有一條河，我們的汽車沿着河岸駛去。據說這河裏的水從前是很清澄的，它的河床也很淺狹。當地的土人視它為一個很重要的水源，灌溉着不少田地。可是現在已不同了。河水像泥湯一樣地渾濁，而且少得很。這狹小的水道兩旁佈滿了裂口，在某幾段上已闊至半英里。逢到水大的時候，它上面的橋樑和田地都遭淹沒。在天旱的時候，河水會全部地乾去。

這種破裂是誰造成的呢？原來近代人類對於土壤的過度使用已使它受損。白種人對於自然能力的不盡的搜括已使這從古到今的自然現象在幾年中毀壞了。我覺得好像火山在冒煙了，它有一天會爆發起來而將全世界所有生物疾捲而去。土壤保持學會是這種破壞

力的對抗者，但不幸，他們的人數太少了，而破壞的程度卻已如此之深。

我呆呆地望着遼闊的四周，山頂上積滿了雪，因為那時正是三月初，太陽和曠而溫暖。天空的雲彩是無可形容地美麗。這世界在此地已長久了。在我們上面盤旋着的鷹在此地也已長久了。從我們望遠鏡看到的羚羊在這裏也很長久了。鷹，羚羊和土人都能接受這世界，而我們白種人卻拒絕去接受它。

我們白種人卻看到了它所蘊藏着的金錢上的價值。可是這種價值是很暫時的。這乾枯的土地中的自然的能力不久就枯竭了。一條供給生命的浮流霎時間變成了害人的禍水。再這樣地過幾十年，不論白種人，土人，羚羊和鷹鳥，都將不能在這裏立足了。

金錢上，農產上，水利上以及畜牧上的種種問題都用不到我去顧慮的，因為我所生活的地方，離開這裏有二千英里，我所關心的卻是另外一個問題，你可以稱它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我是這地球上的一個生物，因此

也是這些草原，山岳，溪流和雲彩中之一份子，如果我不能覺得這種我和自然的關係，那麼即使我懂得全部的微積分學我卻沒有學得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第一課。如果你的屋子火燒起來，你一定立刻設法撲滅。如果在這條河邊人們在相繼地死亡，你也一定會設法來救濟，就像我們同伴們所預備做的一樣。我回到了旅館之後，立刻打電報去接受一個關於土壤保存問題的演講的邀請。這邀請我本來是預備拒絕的，因為它的時間和地點都對於我非常地不便。但爲了上述的動機，我就覺得義不容辭而勉爲其難了。

五

有一天我在美國的避暑勝地弗勞利大的海灘上躺着，望着海峽外的美麗的景色。祇見一個穿着粉紅色綢襯衫的男子向我走來，在我身傍坐下。他是一個面目可憎的人。他向我說：『你的皮色已曬得很好了。』他說話時的態度我很不喜歡。他向我望着的神氣也很令我

不快。

「嗯」我似理不理的回答他。

「你結婚了麼？」

「結婚了。」

他繼續望着我，他的神氣更奇特了。突然地我覺得怒不可遏。握緊了拳頭望着他的眼睛說：

「我還有兩個孩子哩！」

「哦。」他一面說一面從地上站了起來，用手拍去他那皺皺褲子上的沙土，走開去了。

在靠近我的地方有一塊大的圓石子，吾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衝動，恨不得拿起石子來就望着這漸漸走遠的紅襯衫的影子擲去。我好不容易耐心稍等一下。

我再看一看這人時，我得到了一個新的發現，他正在步履蹣跚地走着。原來他的一只腿比另一只短得多。他的面貌又是這樣地醜陋。將這兩件事合攏起來，我立刻看見了一個很可憐的人的肖像。他有生以來從沒有被人家邀請過出席宴會。女孩子們看見他就將臉掉過

去。他一生所遇到的祇有挫折和蔑視。

我的怒氣霎時間化爲烏有。雖然還剩下了對他的厭惡。我開始將我所知道的少許關於性的變態問題的科學上的知識加以整理。某種人的性的狀態在生下來時就是變態的。實際上說我們每個人生下來時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點，如果男性的特點佔優勢時，我們就是男孩子，反之我們就是女孩子。當這兩種特點相等時，我們便徘徊在男女之間的界線上。我們不能避免這種命運，恰像飛蛾不能避免撲燈的本能。男性特點低弱的男孩子往往會變成女性化，如果他們時常受到壓制或挫折，或者時常和已有這樣變態病狀的年長男子在一起，也會變成女性化。這一切實在並不是道德上的問題，而是生物學上和心理學上的事實。人們生來就有性的變態的，每千人中有幾百人之多，和人們用左手作事的變態習慣同樣地普遍。精神病專家現在已能將某種性的變態矯正了，因爲性的變態在實際上也是疾病之一種啊。

我悠閒地躺在海灘上，望着海鷗從天空中飛到水面上。有病的海鷗會很快地死去的，祇有健康的才能活下去。有病的孩子卻不一定會死，因為醫藥上的發明可以使他們回復健康了。這並不是造物的自然的方法，但這卻是一件值得人類嘗試的方法。那件紅襯衫現在已離開我很遠了。何必用石子去擲生物學呢？

六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談到法西斯主義，我寫道：「美國是決不會容忍法西斯主義的；因為在她的民族意識中民主思想已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我將稿紙暫時放在一邊，而去展讀當天收到的信件。見有一封信上寫着一段哲學家黑格爾的愛的定義。「愛是無窮的存在之絕對總和中極微部份實在的相對理想。」(Love

is the ideality of the relativity of the reality of an infinitesimal portion of the absolute totality of the Infinite Being) 這

段話毫無意義，令人莫明其妙。但是黑格爾的名望是不容懷疑的。讓我來試試自己能不能了解它。「愛」是一種情感，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男女之愛，母子之愛，朋友之愛，師生之愛，人民對於國家之愛。而黑格爾卻沒有說明是在指那一種。這定義中所用的字，只有一個不是抽象的，它的意義簡直令人無從捉摸，但黑格爾也許有他的確定的意義。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將他所要說的意義傳授給我。我懷疑他是不能使任何別人了解。不說別的，他這段文字在句法構造的本身已使別人無從了解了。我信相我如果將一生的時間都化在研究這段定義上，到末了我一定還是莫明其妙。

因此我放棄了去了解它的企圖。我將它跳過。我跳過了一切這一類的話，不論是亞里斯多德或是司班格勒說的話。因此我節省了很多時間。可是愛因司坦和波蘭克說的話，我卻不輕易跳過。我對它們雖也並不能十分了解，可是我知道如果專心的研究下去，我總有一天會了解它們的。他們所說的話都符合於可以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對於黑格爾愛的定義人們卻祇能感到迷惑人們用了馬克斯威兒的關於磁場的公程式中的符號，可以造成十萬匹馬力的發電機，將電力傳遞到萬里以外去。我決定從此在讀書或在談話的時候，將一切不務實際的紙上空談從那些確切的實在的事物中分開來。

我重新回到我的稿紙上去繼續寫我的文章。用了一枝軟鉛筆將方才寫下的關於法西斯主義，美國民主思想以及民族意識等幾句話劃去。也許黑格爾能了解，我卻不能。

七

電話的鈴聲響起來，我接起聲筒。

「是的，我就是卻斯先生……」

「是的，那本書是我寫的……」

「你過譽了……」

「是的，我也很喜歡寫關於其它題目的文章……」

「這數目不小啊……」

「那一種性質的文字……」

「滾你的吧！該死的東西！」

我猛力地將聽筒放回架上。鈴聲立刻又響起來。可是這次我不去睬它了。

我在不知不覺間作下了一個很快的決定。這決定使我失去了一張鉅額週薪的合同。原來方才這電話裏的人要我替一種市上的成藥寫廣告，而我從美國醫藥會所提出的證據上卻知道這種藥是毫無價值的。

拒絕了一筆鉅額的金錢，在於我並不能以此自豪，我並不需要他。因為我別的書銷售得很好。可是什麼理由我在電話中對於一個願意給我大量金錢的人表示如此無禮呢？在我仔細分析之後，我發覺觸惱我的實在是對方所表示的美國商人在道德上的破產。我曾公開地說過某種話。這種話，我將它們寫在一本書裏，已使我得到不少金錢上的酬報。而方才電話裏的人——也許是一個所謂社會聞人——以為我不妨爲了更大的金錢酬報而將我所說的話推翻。他以為作家們出賣文

字是和他出資成藥一般的。除去了個人的利益外別的一切可以不顧。

人們要在這個複雜的社會機構中生活下去，最重要的便是應該言而有信，否則人們便無法管理這社會。試想在一個軍隊中，兵士不信任長官，長官不信任統帥，這軍隊還能成爲軍隊麼？

在現代這種複雜的社會中，著作家負着一種特殊的責任。如果他們的話不足信任，誰的話還能信任呢？如果他們都像肉鋪中的豬肉一樣將自己出售給出價最高者，那麼我們整個的社會、整個的文化將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我以爲這就是我憤然將電話聽筒掛上的理由。即使每個人都能盡職，這時代的社會已儘够混亂了。我希望着著作家能在他們的文字中將這世界上最確實的消息告訴我，我的生存也許依靠着它。而我在我的立場上也希望能將最確實的消息報告別人。這種情形和開汽車是一樣的。而方才那可惡的市儈無異是希望用金

錢來引誘我在大街上用七十英里一小時的速度而不依行車規章去開汽車，將別人和我自己一起撞死。

八

有一個人在我寫字間樓下的客廳中等着我。他面部的神色非常憔悴。我問他：「這一次又怎樣了？」八年來他老是來尋着我，告訴我他不幸的遭遇。原來他是一個研究工程的人。他已得到了一種有發財希望的工業上的發明，可是他的計劃被狡猾的專利律師，不守信的朋友和工商業的不景氣所破壞。

「你能給我五分鐘的談話時間嗎？」他問我。

我遲疑着。我知道他所說的五分鐘也許等於一小時，而我正要去趕一班火車。

「我已預備在下星期一決定還是從樓窗上跳下去自殺好呢，還是去請求政府救濟的好？」

「我希望你好好地決定。」

「我不知道怎樣決定才好。我正爲了想不出好的

主意而來求見你。依賴政府救濟，將使我羞死了。

我必須搭下一班火車了。他需要我來和他談談。

「跟我上去吧。」我帶着他走進電梯。

我將門隨手關上，在寫字桌畔坐下。他的目光狼狽地在這小室中轉移着。

「你以為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過失嗎？」我問。

「我以為我自己毫無過失，一切都是這不景氣在害人。誰都沒有錢。人們說出了的話都不照着去做。他們實在是沒有錢去做。我不能赤手空拳地將我的發明製成商品。我需要資本，可是沒有人願意投資。我已盡我所能地奮鬥過了。你是知道的，我所有的財產，已全部抵押出去了。上一次和你分別後，我對於不論何項工作都去嘗試過。替人家洗窗子，推銷保險單，這一類的工作我都做過。我知道我是沒有希望的了。可是我總不能承認一切都是我的過失。」

「你並沒有過失。但是你應該細細地去想。在一九二九年全美國有職業的共計四千八百萬人。他們都是

社會上的生產份子；他們是良好的工作者；我們不能說他們工作不力。今天他們中祇有四千萬人還有工作做，而這些人中大部份所得到的待遇也不及從前了。其餘的八百萬人難道都在一夜之間統統變成了懶漢和流氓嗎？」

「不見得。」

「當然不見得。像你這種情形的人很多。現在全國依賴着救濟機關過活的當在二千萬人以上。銀行受着政府的救濟，鐵路受着政府的救濟。如果政府不設法維持，它們早就關門停工了。一切都不是任何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失敗。所以你儘管安心去接受你所應該得到的救濟金好了。你在化用這種金錢的時候，你是用不到在良心上負疚的。」

「當真用不到在良心上負疚嗎？」

「當然用不到。有二大理由：第一，這是符合古代羣衆生存的原理的。第二，在現代經濟制度下，消費和生產是同樣地重要。如果救濟工作突告停止，美國人口中的

六分之一立刻會餓死。不但如此，沒有他們幫助消費，我們整個的經濟情形會更壞。許多依靠着他們為主顧的工商業立刻崩潰。如果你們一個個都不願接受救濟而從樓窗上跳下去自殺，那麼我們這班現在還有工作的人，立刻都會變得和你們現在一樣了。」

「聽了你的話，我的心可以略安些。可是這種情形到那一天結束呢？政府不見得能永遠擔負得起吧。」

「也許政府不能永遠負擔，但阿美利加洲大陸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說政府所發行的公債也許有一天會不值一文，可是全國所有的田地，礦產，油池，工廠，電力和機器已儘够使我們每一個人好好地生活了。這種種才是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在還有生機的時候，是不應該束手待斃的。」

「我們如何才能得到生機呢？」

「祇須各人在本位上努力。我們的政府的確不能永久地負擔救濟工作，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地做下去。」

德國不能負擔重整軍備，可是試看她現在的軍力。意大利

利不能負擔征服阿比西尼亞，可是她現在已是這黑人王國的主人了。蘇聯不能負擔五年計劃，可是工廠，水閘和學校都已如期造成。英國決不能廢除金本位而無大患，可是她現在已將它廢除了，而且得到無窮利益。銀行家所視為不可能的，漸漸被工程師們視為可能了。羣衆的生存比了預算表的平衡要重要得多哩。」

「那麼你的意見是我們的前途並不黯淡？」

「當然不，我們現在這時代正是一個殘酷的過度時代。可是我相信一個人類的集體如果有了足夠的天然富源，生產的技術和人力時，他們之中決不會有餓死的人的。這種理論也許銀行家怕聽，可是那也祇有隨他們去了。」

「我聽了你的話，感覺到好得多。我決照着你的話去做。你願意和一個可憐的，受人救濟的人握手嗎？」

「當然願意。」

他伸出了手。面部露着幾年來我第一次見到的真

正的微笑。

我也微笑了。

「我在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變得和你一樣的。在今日之下，沒有一個人在職業上，或是在他的收入上是穩定的。」

九

這些都是真正的事實。它們表示我在七件不同的環境下如何地決定和反應。讀者們在讀了這些後也許對於我的「生活哲學」能比我自己更了解些。在於我自己，我發覺我的意識上的決定是循着四種範疇發生的；

(一) 我是這地球上的一個生物。(新墨西哥事件。)

(二) 我是人類集團中之一員。(開汽車，電話及失業救濟事件。)

(三) 批評別人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對於他的生物學上和心理學上的背景都已先明瞭。(奧特薩和

海灘事件。)

(四) 人類的進步並不依賴在社會中顯露出來的權力上。道德與倫理學對於人類的進步也沒有關係。造成這種進步最重要的因素，是人類對於社會及物質所抱的科學的態度。(上面七件事都可以表明這一條的重要。我本身並不是一個科學家，可是我一定使我所作的任何決定，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也是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之一。人們不能幾分鐘沒有空氣，所以大家知道它的重要。如果我們忽略了保持土壤和水利的平衡，我們所得到的責罰，雖沒有這樣迅速，可是沒落的到來是無可避免的。不信請看新墨西哥的河和中國的黃河。

一個人如果離開了他的集團，他將不成其為一個人了。團體對於個人好像神經系對於人體一般地重要。一個沒有神經系的人還能生活嗎？人們如果對於這種人類學上的事實認識得更清楚些，那麼世上關於個人主義議論一定要少得多。我們是無法和別的人類不發

生關係的。即使可能，我們也不見得願意。從前北美洲的殖邊者的行爲很值得我們去模倣。他們並不是像我們所猜想的那樣孤獨地在洪荒中進行着，而是依賴着各土民族的寶貴的幫助的。

人類集團能擴大至何等程度而對於它健全的存
在沒有妨礙，已漸漸地變成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了。近
系繁殖有使人口減少的危險而經濟互助的發達卻能
使人口擴充到最高量。現代人類如果要求能得到生活
上合理的必需品和享受品，這地球上已有不少的土地
需要我們重新調整了。即使三百萬方里的富足的美國
土地，也已不能供給滿足這種要求的全部原料了。也許
有一天一個「大社會」會在這地球上成立起立，那時
地球已代替國家而爲人類集團的單位。祇有內戰才是
唯一可能的戰事。可是那時科學方法的普遍應用已使
世界上沒有貧窮，因此內戰也不會發生了。

不問集團的大小如何，如果你是其中之一員你便

應該時時刻刻地記住它而好好地爲它服務。我以爲

要達到這目的，我們一定先要詳細了解別的人類的一
切決定和行動的理由。我們應該知道人們的性格那一
點是被先天的遺傳所決定？那一點是早年的環境而造
成？那一點是風俗和人情的結果？

最後我承認：我深深地相信科學方法是使人類進
步的最好的工具。這方法已使地球的表面蔚然改觀。科
學的應用已使西方文化下的人口增加了四倍，而同時
又大大地增進了它的健康狀況。它已使煤、水力和汽油
代替了無數人類身體上的勞力而造成我們這偉大的、
集體的、互助的文化。這一切證明了科學方法的有效而
告訴我們祇有科學上的定律和技術，才是人類最有力
的工具。

這方法雖然在開始時便很有效，但是人們還不能
十二分地善於利用它。在一九三九年，大多數的知識份
子都已在利用科學上的產品了，可是他們卻很少能注
意到科學的精神。他們還是盲從着種種傳統上的權威，

而沒有顧到這種權威在本身身上就已有了衝突。他們

心目中充滿了空洞的理論和觀念。他們非常熱情地皈依在國社主義，馬克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基督主義，猶太主義，穆漢默德主義等的信條下。出主人奴，以為我的主義永遠是對的，而你的主義卻是永遠不對的。結果他們老是為了不可捉摸的空論而拚命地互相廝殺。他們讀書越多，對於傳統權威的盲從也越甚。越是動聽的邏輯，越能產生頑固的信條。

當人們受到了科學的洗禮後，他們對於信條的迷信就能解除。科學的方法已將人們古舊的思想方法顛倒過來。這方法需要先有事實，然後人們再用理智將這些事實歸納起來。沒有事實做根據，有用的觀念是決不會發生的。獨斷主義者卻喜歡將事實來牽強地遷就他們的觀念，先信條而後事實使他們的空論可以成立。

在人們短短的歷史上，瘡痍滿目地密佈着文化所造成的惡果。我在這裏不擬將它們一件件都背出來，因為這樣太麻煩了。也許人類還不配有文化而祇配依舊過他們薊毛飲血的生活。可是有兩件足以使我們樂觀

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第一，當舊的文化失敗時，新的文化必代之而起，人類是不絕地在前進着的。第二，像現在這樣的建築在無機的能力和算術的方程式上的文明，以前從未有過。如果歐洲的文明從地球上消滅，還有美洲存生着。如果歐洲和美洲一起都消滅，還有亞洲，非洲和澳洲剩下。

我們不必作杞人之憂，世界的文明決不會消滅的。我們正有着樂觀的希望，就是以科學為根據的文化份子，將漸漸地感染到科學態度的印象。我們中有數百萬人，在一天的數小時中，或一年的數天中，已有了這一種科學的態度。這數小時和數天的科學態度，是否能擴而充之，使我們步步前進，這問題我不能回答。但我的希望卻是堅強的。（吉力譯）

有很多的人不能成爲思想家，祇因他的

記性太好了。——Neitzsche

月亮是一個死世界像一面大鏡子把太陽光反射給人間衆生

月球的真面目

紫 虹

書名：Through Space and Time 年份：一九三四

著者：Sir James Hopwood Jeans 定價：美金一元

月亮的距離 幻想中的月宮 望遠鏡中的月球 月屬土性 無水的月海 月面無
空氣的證據 月山高於地山 如何乘火箭往月亮 途中的俯視與仰望 沒有色彩的月
世界 往遊月亮必須隨身攜帶空氣和水 身在月亮輕如鴻毛 跳高跳遠甚易突破世界
運動紀錄 拍球則球浮離 射彈則彈如黃鶴一去不復返 舉杯欲飲則唇未沾而茶已乾
無人禽蟲獸樹木花草的死世界 只是一面懸空的大鏡子
作者秦斯氏生於一八七七年，爲當代英國第一流科學作家。歷任普麟士吞及劍橋二大
學數學講師。現任威爾遜山天文台特約研究員。

高懸在天空中的月亮，望上去總是一樣的大小，由上，就不會再直接飛在另一個站在一哩外的一個人的頭上。如要計算它的高度，只消注意它的位置同第二人

此我們可斷定它距離地球的遠近，是始終不變的。

飛機高翔在空中時，如果它直接飛在一個人的頭的垂直線呈如何角度，即可求出它的高度。天文家利用

這方法求出月亮的遠近是在二十五萬哩外。

最先說明月蝕及盈虧的亞拿薩哥拉宣稱「月是具有土性的，上面有着山谷和平原」這就說明月亮上爲什麼有明有暗。

假如我們用一架望遠鏡來觀察月亮，它的神祕頓時解決。一六〇九年伽利略用他所製成的望遠鏡觀察月亮，發覺月亮同我們的世界一樣，有山有海，那些黑暗區就稱之爲月海。例如裏封面圖一上半段三個最大的「海」由左而右稱爲：

陣雨海——“Mare Imbrium”

清朗海——“Mare Serenitatis”

平靜海——“Tranquillitatis”

但現在我們知道這些月海並不是真實有水的海，因爲在那上面我們從來未曾見過有一絲燦爛的陽光反映，現在我們相信這些月海不過是一望無際的乾燥沙漠罷了。

月亮上面不但沒有水，並且沒有任何種的空氣及

大氣。我們研究月蝕時就可得到證明，當月蝕終時，太陽剛要從月背後升起來時，要是月亮是有大氣的話，那麼該先有黎明的魚白色，正如太陽在地平線上升起來時一樣。實際上月蝕的時候始終沒有見些什麼，祇是一瞬間，太陽突然出現，大放光明。

從大望遠鏡中，現在我們可攝取月亮的任何部份。裏封面上之圖照即是威爾遜山一〇〇吋的大望遠鏡所攝取的，展示着明細的月景。

在地球上，凡是物質在太陽出沒時投影很長，正午時則投影較短，在月亮上也是這樣。月亮上的山的高低，在白天的各個時辰投影的長短來加以估計，知道月亮的直徑雖僅有地球的四分之一，但山的高度却高於地球上面的山，很多的山高達一五，〇〇〇多呎，另有許多的山更爲險峻。

以上是敘述我們遠眺的月亮。現在讓我們假乘火箭飛往月面之上，來實地觀察。

我們的火箭以高速度來進行，以每秒七哩的速度

出發，這樣可使它在排淨了地球曳引力之後，尚有每秒一哩的速度來進行，那麼在兩晝夜後，我們已到達彼土了。

大氣的厚度猶乎桃李的薄皮僅需數秒鐘，就可通過地球的大氣層了。通過了此層逐漸把那散射月光使天呈青色的一切空氣塵埃水蒸氣等等質點盡遺落在我們腳底下。這些質點的數目依次減少時，就可看見天空依次呈現出各色——青，蔚藍，深紫，灰黑。等到地球上大氣完全遺失在我們腳底下時，天空便變成漆黑一團，日月星辰却比在地面上看得更亮些，更青些，因其中的青光沒有再被扣掉來製造青天了。星星也不明滅閃爍，因為沒有大氣來攪亂它們的平流的光了。現在它們似乎以尖銳如鋼的尖針戳刺我們的眼睛。如果我們返觀地球，只見它的表面似乎是一半隱藏於烟霧雲雨之中。但向前看時，月亮的全部照耀得十分清爽，沒有散射日光的大氣，也沒有遮掩它那光明的臉上的雲霧和烟

在月亮上，沒有大氣把太陽分裂成各種色彩。它只有兩色——白和黑；凡在陽光所照耀之處都成白色，其餘的一切都是黑色。在月亮的世界上，好像是處身在電影照相機的技术室中。只有一個可怕而強烈的光——太陽——照耀着。山谷是絕對的黑暗，直到太陽爬上周圍羣嶽之時，於是白日突然來臨，一切頓時如向電光。

顯然的，要是我們從所乘的火箭上跨步出來，到月面上行走，我們必須要隨身攜帶着自己所需的空氣，我們需要一個養氣囊，像登愛佛勒斯山一樣。我們既有了這種裝置，但涉足到月土上，仍一些不會像登山者感覺到吃力。因為月亮所含之質不及地球八十分之一，所施的攝力曳引比地球小得多——它實只有六分之一的力。因此我們能攜帶極重的物而不感吃力，而且我們的身體幾乎輕如鴻毛，如果你想突破遠東運動會或世界運動會的跳高記錄，那是不難的，一個健壯的跳高者當能跳高約三十六呎，一個正常的運動員跳遠至少可達

一百二十呎，如果我們興趣勃發的話，要玩玩板球，球簡

倘若我們來開鎗，則射出的子彈將作驚人的遠颺。大戰時放射幾達八十里的大礮，如果在月亮上裝架着，那麼這彈丸必向空間一直飛去而不復返。我們以為在月亮上是無裝架大礮之必要的，如果要的話，也能以比較簡單的手續產生同樣的效果——只消從我們呼吸器裏呼一口氣就得了。

正因為月亮上沒有空氣，所以不能得到一些水。我們慣常以為水是一種液體，不熱到一百度不沸騰，但假如我們登高山野宴時，便能覺察到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將發現水在高山山上比在平原容易沸騰，而溫度亦較低。理由是，在那裏較缺乏空氣的重量可壓下液體的分，以阻止它們由蒸發而散去。假如全無空氣壓力，那麼溫度無論如何低，水必蒸發。這情形正是月亮上面所發生的事。所以，我們切不可將隨身攜帶的飲料，傾注在杯中，如果真如此做，它會在我們舉杯欲飲之間，已不翼而飛了——它的分子會一一跳到了空間去。

月亮上既無空氣又無水，自然找不到人類和禽獸或樹木花草。事實上，月亮是一個死世界，好似一面大鏡子，把太陽光反射給人間衆生。

月亮上山河的構成，是和地球上的山河的形成是同樣的。這似乎是可能的，月亮上的山在當初的形成，亦由於月面冷化收縮而起皺紋。但是從內部排出來的氣體和水蒸氣不能久在月亮周圍以形成大氣和海洋，它們的分子立即昇騰到空間去。所以那種使我們地球上的山峯漸趨平滑的要素在月球上就根本不存在了，直到現在仍保存十分明銳形狀。

但月球上必有某種東西在發生，使羣山輪廓明銳，但月球裏既無雨無冰。來打擊巖石，那麼必另有某種東西在發生。我們如果在月球上散步一下，就可馬上找出這東西是甚麼了。

在月球上每天有各種隕星在打擊月面，如同隕星打擊地球一樣。但這裏沒有大氣可阻止其墮落或使在未釀災之前，即行消散為塵。這些隕星恰和它們向來奔

過空間的運動初無二致——好像一陣大大小小的彈雨。依折衷的推測，每天必有一百萬餘粒的流星隕星打擊月面，它們的速度，平均每秒三十里，約百倍於來福鎗彈的速度，大小雖有限，而如此的迅疾是可怕的。一個微小的物質彈丸如俱有這樣大的迅度，它便有着每小時行三十里的摩托車一樣多的能——亦有一樣多的毀滅能量——而半磅的隕星則有每小時馳驅七十里的特快車一樣多的能；假如一間屋碰到這樣一顆隕星落下，必付之一炬，而無餘燼。隕星的衝擊月面甚足以解釋上面的問題了。

在月球上最先感覺的是個極冷的感覺，在日落時因為我們不能像在地球上一般，希冀從土壤中和大氣裏得到些儲藏着的暖氣，因月面的火山灰是極弱的導熱體，其弱正不亞於鉛匠用來包圍熱水管以防逃熱的石綿。即使月球的內部尚暖，它的暖也無補於我們，因為還隔着一層厚石綿似的屏障哩。所以我們在月世界裏，

當太陽的光被遮攔住的時候，必要碰到從超過熱帶炎

日的熱而一變為比冰霜還嚴酷的冷。天文家在裝有熱電偶的望遠鏡中，當蔭影走過月地面而掩蔽任何一點於暗中時，就窺出該點的溫度，僅在數分鐘內即從華氏二百度驟降到零下百五十度。

在平時，太陽出沒亦發生同等劇烈的溫度變化。太陽未出前是華氏零下二百五十度，而日中時上升至華氏二百餘度，約當普通沸水溫度。在所有此等變化中，火的絨被始終把月球內部保持在非常均勻的溫度中；如果我們開掘下去，大約只要一吋深，就達到一個固定的，近於溶冰的溫度了。

人體智識

冷水浴可以減輕肥人的體重，因為冷能減除一部身體的活力，這失去的力就取之過肥來補償。因為恐懼影響到經絡的組織，使皮膚收縮，所以「怒髮衝冠」是可能的。

被人咬一口，其毒比普通的一般狗、貓、馬的咬一口為危險。

如果希望將人口數字和生活標準同時提高，一定要先從改進文化經濟着手。

新人口論

李嘉璧

書名：People

定價：美金三元

著者：Henry Pratt Fairchild

年份：一九三九

出版：紐約 Henry Holt & Co.

世界傑作精華三個月

美國的人口生產率，在本世紀的大部份時期中，會有很顯著的減低現象，如果它繼續在那種速度下減低下去，那麼預計到一九七五年美國將無嬰孩誕生。

這種減退，將使人們對於童車，牛乳，乳瓶及產科醫生的需要同時減少。

這是很可能的，因為在一九三五年美國不上十歲孩子的數量比起了一九三〇年要少去一百五十萬。這種減退的影響，現在全國各初級小學裏已可以看得出，它當再影響及二十五年後結婚的數字，那時全國請求領結婚證書的青年男女，當至少減少八萬對。

但是美國此種人口生產率減低的現象現在已經停止了。詳細查考最近五年來的數字，美國人的生產率已保持靜止狀態而不復下降。這是什麼緣故？難道造成以前生產率減退的種種不可抗的力量現在都已不復存在嗎？這問題的答案，沒有一個人知道。

在一八〇〇年全世界共有九萬萬人。人類生存在

地球上已達一百萬年——也許是二百萬年——在這樣一個長時期中，他們繼續不斷在生生不息，而所得到的成績竟不上十萬萬人。

在一九三三年全世界的人口已超過了二十萬萬。在一世紀又三分之一的短短時間中，人類的數量非但增加了一倍，而且超過了以前全部時間所能達到的人數。

目今人們時常喜歡討論人口減少這一個問題，而對於它將引起的惡果引以為憂。美國商人已看到市場縮小的徵兆而感覺惶恐。在西歐幾乎沒有一國的生產率能彌補它的死亡率的。即使在美國也僅能使人口維持靜止狀態而已。

無論那一種生物的繁殖能力，都是取決於它們中雌性的卵子產生力的。曾有人估計，一只雌蚊在一年中能生產一五九，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的子孫。如果使一只雌蚊和一只雄蚊配合起來，而給以充分繁殖的機會，經過五世以後，它們全部子孫的體積，將等於八

個地球合起來的大小。這種情形可以證明造物在賦予生物以繁殖力時，是非常浪費的。但是生物的進化程度越高時，這種潛伏的繁殖能力便也越減少。

可是祇要生存的條件適合，即使沒有這種潛服的高度繁殖力，生物的孳生量，也會龐大非常的。例如某種壽命僅達一年的植物，如果每年產生種子二粒，廿一年後它將有一，〇四八，五七六子孫。一對有十年壽命的某種動物，如果每年能生產子女十對，廿一年後它們子孫的總數當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海燕每年僅產卵一枚，可是達爾文卻相信它是現有鳥類中數量最多之一。

事實是這樣的，不論何種生物，動物或植物，高級的或低級的，如果不受到自然的限制，它的生殖力能使它的子孫在短期內充塞地球，使之無隙地。

每一種生物，對於它的環境，有兩個最低限度的要求：立足地和食物。在進化的程度越高時，立足地的重要性便也越見減少。植物比動物更需要有適當的立足地。

實際上對於植物，立足地和食物是同樣地重要。

地球表面上全部的面積是共計約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方哩的水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方哩的陸地。但是其中祇有一部份能供作生物的立足地，其餘部份都不適宜於任何動物的生存了。

食物也復如此，地球的外層，在化學上講來，共含九十二種原素。其中僅有十三種對於生物的身體組織上是有用的，所以也祇有這幾種才能算是地球所供給生物們的食物。

造物究竟如何運用它死亡的法則來使人口的數量不變呢？死去的究竟是誰？他們是在什麼時候或怎樣地死去的？一句總括的話可以回答一切——初生嬰孩是唯一的犧牲者。要維持人口不變，最重要的是使死亡率 and 生產率相等。就是說父母二人在他們所產生的子女中僅有二人能獲得生存的權利，也祇有他們二人在長大後能再變為父母。

說來奇怪，破壞這種新生命最直接的主動者就是

將它們帶到這世界上來的親生父母。有很多事實可以證明這個。外面草地上有一棵枝葉茂盛的蘋果樹。春天到了，葉綠成蔭。一只只成熟了的蘋果，從樹枝上落在附近的泥土裏——以一隻代表一個新生命。它們在母親的身傍開始生活着。

幾天後，一點點鋸齒形的新芽滿佈在地上，各受着一種生命之力的驅策而謀生存和長大。過兩星期再去看看它們時，已都不見了。到那裏去了呢？原來它們都已為自己的母親所淘汰。這裏的土壤，空氣，日光和一切它們在生存上所不可少的條件都已成了它們母親的禁鬱而不容它們染指。

生物將它們無數的子女帶到了世界上以後，又殘酷地將它們消滅掉。那些幸而能在年幼時避去此種命運的子女們在長大後自己又變成殺害子女的劊子手。自然界還有一種很矛盾的現象，就是某種生物能不顧自己的痛苦和犧牲而盡力使子女們能得到保護和營養。這種母性的本能有時適足以替它們自己造成

無數有力的生存競爭中之角逐者，也許它們的生命就喪失在這些子女的手裏。

造物有時卻爲這兩種相反的傾向安排下一種巧妙的調節方法。某種大火蛇之雄性者很能表示父親的責任，它很小心地保護着它妻子所產的卵。可是它所保護的，非但是它子女們的生命，而且是它和它妻子的糧食，因爲它倆都很喜歡吞食自己所產的卵。所幸它們的消化力甚爲薄弱，在它們的食慾滿足後，大部份的子女依舊得保無恙。

地球在它的能力內總是充份容納各生物的生存的。可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不論人類的才智如何操縱自然，他們總不能使人口的增加充乎其極。或者說他們在謀人口增加上所作種種努力所得的結果，比起造物所賦予他們的生殖力所可能達到的數量來，真是渺乎其小，微乎其微。

馬爾塞斯在他劃時代的人口論中曾引北美殖民地的情形來證明大規模的人口增加是可能的。根據他

的觀察所得，他的結論是美國的經驗已證明人口能在廿五年中增加一倍。

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種估計還是太小。美國的人口在殖民時期和建國初期，除去了外來的移民不算外，並不是每二十五年，而是每二十年，或竟僅十五年增加一倍。

在世界各國的人口記錄中，有很顯著的差別。英國在一八八〇年的人口，比了它在一四八〇年要增多九倍以上。法國是一個在傳統上被公認爲世界上生產率最低的國家，但是在實際上它人口的增加比起了以前的意大利來要快得多。意大利一向是以多產著名於世的，其實它人口的突飛猛晉還是近年的事。俄國的人口在這同樣的四百年中增加了四十倍，普魯士五十五倍。但西班牙在人口上卻始終保持着靜止的狀態，在近一百年中它增加的數量，還不上一倍。

人類在經濟上的生產方法改進後，所得到的結果有二：第一是能使一地的人口增加而並不減低該地的

生活標準第二是不增加人口而提高生活標準。當然介乎二者之間還有一個折衷的辦法，那就是人口稍增加而生活標準也稍提高。從這種情形上看來，人口和生活標準是處於對立的地位的。

某君有一妻二兒，一家人很安適地獨住在一所郊外的小屋裏。他今年的薪水加了一千元。用不到經濟學專家的計算，他和他的妻子知道他們一家今後可以生活得更舒服些，不論衣食住都可以勝過以前，看影戲的次數也可以加多，也許還可以買一輛小汽車。

可是他們也很知道如果他們再生一個孩子，這些額外的享受將要被剝奪。無數的家庭每年須在這二種不同的命運中任擇其一，而大多數的家庭都寧可增進它們物質上的享受而不願增添人口。

不過一個進步的經濟機構和社會文化是需要有較多的人去工作才能運用自如的。一個社會也許有廣闊肥沃的土地和進步的經濟文化，但是如果它的人口太少，依舊不能達到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目的。歷史

上充滿了這種事實。白種人在北美洲的移殖要算是最顯著的例了。

不錯，一個較進步的經濟文化是需要而且能造成人口增加的現象的。但這句話也有它一定的限度。據馬爾塞斯的人口論說，人口的增加是依照着幾何級數的，而一個社會上的經濟和文化情形卻無論如何不會在同樣的速度下提高。遲早間——而且是早的多——人口的增加會超過社會經濟的需要而影響及一般人的生活標準。任何社會到了這地步便不能不發生下面兩件事中之一。

第一，人口增加的動力也許一時不可遏止而繼續增高，而使生活標準不得不減低。社會上的所謂人口過多現象便是這樣造成的。

第二，當人口增加達到了經濟上的生產力量所不能擔負時，人口的數字便不再上升。

可是從歷史上看來，人類所經歷的總是以第一種居多。節制人口是一件很難於辦到的事。人和獸類一樣，

總喜歡盡其所能地發揮他的生殖力，儘量利用環境所供給的支持力量去擴充人口的數量，於是饑饉餓死等事件便不能不時常發生以資調節了。

從人類有歷史以來，人口過多可說是社會上一種最慢性和最普遍的病象。生產技術的進步有時可使人口增加而同時還能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標準，但是這種情形不能持久，不等到人們能充份享受經濟文化的賜予時，人口過多的現象便又將他們的一切權利剝奪殆盡。

歷史上間或也有人口不足的現象在一個社會上發生，但這種現象大概是那時一個大規模的向外移民運動所造成的。一個文化較高而又人口過多的民族總是喜歡向外發展的。如果給他們發現了一塊肥沃的土地無人居住或僅有少數文化低落的土人居住時，他們便立刻開始移殖過去。

各文明國家，直到十九世紀初，還都有很高的人口生產率。即使在今天，比較發達後的國家，人口生產率還保

持着每千人中四十五至五十的數字。因為不知道節制生育的人工方法，直到最近人們還祇能服從着生物學上的本能而儘量生殖。

要使自然界有限的富源能在這種高速度的人口生產率下繼續下去，祇有同時提高死亡率的一個辦法了。疫癘，饑饉，戰爭，都是增進死亡率最有效的工具。

從歷史上的事實看來，各民族不論在什麼時候，對於人口問題的態度，總是希望他們自己集團中的人口能不斷增加的。

當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在翻閱一冊人口報告書時，總是喜歡先將自己地方上的人口數和別地方的比較一下，如果他看見自己城市裏的人口數多於他的鄰邑時，便不由得色然而喜。

反之，如果他發覺本城的人丁不興旺時，便怒然而憂，而且還要立刻寫一封信去登載在本地的報紙上，表示他對於這嚴重問題的關心而同時喚起別人的注意。但是這個人本身也許就是一個節制生育的實施者，將

他自己的兒女數限定不得超過二人，或者爲了理知或自私的動機，他甚至完全避去了結婚。

過去一百年中，生產率和死亡率有同樣很顯著的減低，在這時期中，雖然人口生產率很低，但是死亡率也大見減小，因此對於整個的人口數量並不發生任何影響。但是有幾個國家在最近幾十年中，死亡率已不再下降，而生產率卻在繼續銳減。這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全部人口將同歸於盡，甚至變成一個算術上的負數。

環境上的物質條件對於一個社會人口的大小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如果希望將人口數字和生活標準同時提高，一定要先從改進文化經濟上着手。

雖然在過去五十年中生產率和死亡率的減低能互相調節，但是最近幾年來的情形已很不同。請再看美國的統計。

我們先看它的死亡率。從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美國每年死亡的人數總是在逐漸減小中。可是到了一九二一年便站住了。十七年來始終保持着那時的記

錄，將來情形是否能轉佳，現在還看不見絲毫徵兆。

過去減少死亡率所得到的成績，很多當歸功於人類保護嬰孩的努力上。嬰孩死亡率佔據全部人類死亡率很高的數字。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所減少的全部死亡率中至少當有三份之一是靠了人們已懂得如何去保護和拯救嬰孩的生命的。

但是我們在達到使全部嬰孩都能不在襁褓中死去時，我們在使死亡率減低的工作上便算盡了全部的力量，因爲此外任何方法都不及它有效。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使全部的嬰孩都活下去，雖然離最後的目標已不遠。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三六年，我們在這一方面所得到的成績比起了現在尚未完成的工作，在數字上至少要超過二倍。

美國政府的戶口局在一九〇〇年曾出版一冊很有趣的刊物，題目是一世紀來的人口增加。在其中一張表格上我們可以看出人類長壽的證據，那時年齡達一百十歲的有二十三人之多，他們的名字在一七九〇年

政府第一次調查人口時就已登記過了。

這幾位壽星可以誇張說他們在一生中目覩美國從孩提時代長成到十九世紀末。

美國的人口生產率在一九三三年已退讓至最低額，最近幾年來略有回漲，但是它是否將繼續上升而回復到以前的水準則無人敢說。我們所能說的不過是從目今美國的情形上看來，生產率和死亡率尚能保持平衡。

研究移民學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向外移民政策並不能解決人口過多問題，在普通的規模下，它並不足以減少人口的數量。有一派學者甚至於說政府所施行的移民政策徒然鼓勵民衆增加生產率。因為他們認為已有出路而感到有持無恐，於是新生的人數便大大超過了搬出去住的人數，而一切情形便也更每況愈下了。

恰如移民的不足以減少人口，接受這種外來移民的社會，在尋常狀態下，即使經過長時期，也不見得會增加人口。據說美國如果從一八二〇年起到現在不讓一

個外國人入口，它到今天的人數總額，也不見得會比現在實有的數字小到那裏。此說是否確實，則非我人所得而知了。

你可是一個偵探？

這故事裏有一個顯著的謬見，你可看得出？在暑氣逼人的一天，羅蘭熟睡在花園裏。做了一個夢。

在夢中，他到了一百五十年前的巴黎，那正是法國革命大流血的時候。不幸他被捉住，以貴冑定罪，被推到斷頭台上去處決。他的頭被送到刀架上，那柄開刀，就向着他的喉間切下來。正在此時，熟睡的羅蘭的頭掛在胸前，發着鼾聲，他的妻子正在旁邊看見了，就用扇子的邊緣輕輕拍着他的頸項。

這小動作活像一柄開刀。他因受不住這微細激動立刻得心臟病而死了。

這是確實的嗎？（答案在二八四頁）

瑪格雷·山額夫人自傳(下)

越裔

書名：Margaret Sanger

價目：美金三元五角

著者：本人

頁數：五〇四面

出版：紐約 W. W. Norton & Co.

年份：一九三八

世人所進行的事業，再沒有比山額夫人所進行者更為困難的。從古至今，雖已有過很多起對於盲從的成見底奮鬥，但所要打破的盲從成見，再沒有比山額夫人所要打破者更為深入人心的。山額夫人的成就即是：拿一樁有關人類生死的事件，從含糊隱諱中，移置到科學和常識的亮光裏邊去。

——賽珍珠

同時五月和七月份的「女叛徒」又被郵局禁止

且主意用打草驚蛇的方法去確定究竟何以謂之猥褻

寄遞。我去探問究竟因了那一篇文字而遭禁，也不得要

和淫穢。

領。我真不懂郵局的當局究竟要禁止多少刊物？我已打

當許多人都想從我那裏索取祕訣的時候，政府竟

和我斷絕外交關係了。有一天門鈴的聲音響個不停。我去開了門，便見兩個人立在那裏，我就請他們到裏邊去。

他們跟了我走到起坐室中，很驚異地細看牆角邊所堆着的玩具。其中的一個問我說：「你是不是『女叛徒』的編輯人和發行人？」

我承認之後，他便將一件公文塞到我的手掌中。我拿來細看了一遍，方知我因違犯了聯邦法律第九款，所以已被提起公訴。照所列的罪狀說起來，如果證實，那是竟可以判處拘留改過所四十五年的。

審期在八月廿五日，地點在下城郵局裏邊。承審推事海實爾顯然覺得公訴狀有些言過其實，所以就宣佈改期到冬季再審。這就使我得到六個星期去預備辯訴的猶豫了。

有一件事是在開審之前必須做到的，即「家庭限制」這本小冊子必須發行。我居然找到了一個肯替我排印這書的印刷人。他就是別爾沙託夫，俄國人，是一個外國文報館的排字人。他在報館打樣之後偷偷地替我

排印。照我的本意很想印一百萬本，但因經濟的限制，祇能先印十萬本。

寫包皮紙上的人名和地址很費些功夫。小小的一羣人，每日深夜裏很忠實地很緊張地在一間貯物室裏包紮封皮，稱衡分量和黏貼郵票。這本小冊便由此一捲一捲的郵寄到全國各處去了。我的辦法是凡索取這書的人務必使她立刻收到。我直等到一切舒齊，方始發寄，而自己的家中則一本也不存留。我對這事意旨很堅決，正和一個統兵的大將一般，務使處處周到，不留一絲被敵人所乘的罅隙。

十月中審期又到了。我便自行投案。我坐在擠滿旁聽人那一間房裏時，已經感覺到對造所具憑藉法律的無形力量。推事海實爾這時也好似已經改變了態度，他拒絕我再行展期的請求，叫我立刻去請一位辯護人，並宣佈準於次日早晨十點鐘開審。

我想回到家中去鎮定一下子，可是家裏邊既是人多口雜，而情感也過份高漲，所以我就取了一個隨身衣

包，重新回到下城，在旅館中賃了一間房間，獨自一個靜靜地去考慮一切。

我明知以我的毫無準備而去投審，那是散佈猥褻文字的罪名必定成立，毫無疑義。這種判決在我自然認為不公平的，但是我假使想望推事們能了解我的舉動是正當合理的，那末我必須先有朗若列眉的事實以為證明。可是這時距離開審的時候已祇十八小時，我那裏來得及去預備呢。

這時我正是進退兩難。要說走吧，實在覺得不容易。但我明知我若到歐洲去旅行一次，我就能做充份的預備，而回來對付這件案子。數小時之後還有一趟到加拿大去的火車開行，我能乘了走嗎？我能忍心不去看一看幾個孩子而就此走嗎？何況貝蓋的腿上正因種了牛痘而在那裏發腫啊。這時際正所謂委決不下。

表上的秒針一秒一秒的過去，我很明瞭牠們是一去再也喚不回來的時候已愈等愈遲。在火車開行前約三十分鐘我知道不能不走了。

我留了兩封信：一封是寫給推事海實爾的，告訴他我的行動。信裏邊說：我請求展期一個月而被拒絕，這是剝奪我的權利，所以我迫不得已離開我的家，離開我的三個孩子，而去預備我的辯護。我回來的時節，當再來通知。我並且附寄了一本「家庭限制」給他，好似向他說：請你看看罷。

我在半夜裏割捨一切所愛的而離開了紐約，連出門的護照也沒有來得及領。正不曉得從此還有再回來的機會沒有了。

相同的口吻

我到了孟德里爾後始覺略為安定。在那邊招待我住宿的友人底厚意，使我永不能忘。我背着很重的罪名，隨便到那裏，政府都可要求移解。所以我在購買船票時不能不捏造一個假姓名。蓓沙華生就是我所擇用的假名，但是我很憎惡這個名字。

我所乘的是一艘英國船，船上滿載着軍火，糧食，回

國從我的英國人，和到英國去的加拿大人。我心靈上很痛苦，對於一切所愛的都放心不下。我惟有希望我的運動如果能因這次奮鬥而達到成功，則不但全世界婦女可以得益，就是貝蓋將來亦可以少受一些痛苦。這一絲的安慰便成了這可怕而苦悶的一夜當中的一線曙光。

到了利物浦，海關人員很嚴厲地對我說：沒有護照的人須乘原船回去。這使我很為難，幸而運氣還好，一個在船上所交到的新朋友替我打了一個電話，居然解決了這個難題。她對海關保證我可以從美國大使館補領到護照，於是我便准登岸了。我又換乘火車到倫敦。

我到了倫敦之後，便到不列顛博物院中去做我的研究工作，並在那裏和新馬爾索派人士會晤談論家庭限制學說的祖師馬爾索是英國塞雷省羅克萊地方人，生於一七六六年。這位助理牧師於一七九八年印行他所著的「人口的原則」一書。在這書中他設定了那著名的假說：第一，食物是人生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慾是人生所必需等。

因此人類無節制的生殖，其速率勢必超過地土的生產率。世界上的人口在這數百年中雖因天災人禍而受到天然的限制，然而那過份的生殖力終久帶來了痛苦和死亡。他所擬的解決方法就是：藉晚婚以為對於生殖率的一種出於自動的和開明的節制。不過他雖是這樣諄諄地勸告，然而接受的人竟沒有幾個。這也可說是人類的奇特天性了。

紡織實業家勞勃奧文，因鑑於工人們所受的困苦，在他所著「道德的生理學」一書中公開發表一個避孕的方法。他並且向青年男女各個的解說。有人斥責他說：阻礙性交是不自然的。他的答覆是：人類的欲望和一個時的衝動受到阻礙時，何嘗不是一樣嗎？

他的來到美國有很重要的影響。波斯頓城的諾而登博士，因見了那本「道德的生理學」而誘起他寫作他那篇論文「哲學的果實」的動機。在這論文中，他介紹一個避孕所用的化學藥方，和另外幾個避孕方法。我很可惜以前研究的時候沒有看到這篇論文。

馬爾索聯盟會於一八六一年成立。此會的目的在於喚起輿論的同情。一八七六年英國勃列斯多地方某書店將「哲學的果實」翻印發售，可是這書店主人立刻因發售猥褻書籍的罪名而被捕了。

其後却爾司勃萊勞和後來以通神學家著名的安妮培笙又合了夥印行這本書。二人也因破壞公衆道德的罪名被控訴，而判處徒刑和罰金。他們不服，立刻上訴，幸而還好，這件案子居然以原判引用條文錯說而被取消。從這次之後，避孕這件事並不在猥褻之列，而在英國的法律上確定了。

這案的結果，使新馬爾索派中人公然主張早婚，避孕方法的使用，和生育的稀密應以做父親者的進益爲標準等事。不過這時對於這個問題，所着眼者仍在社會和經濟方面，而並不在婦女個人的痛苦方面。

以上所述是一八七六年的情形。現在是一九一四年，那一個聯盟會的主動人物已經過變遷，而改由特拉司台一姓來主持了。他們請我到他們的辦公室裏去吃

茶點，我覺得在這一次晤談中我得到一生中最大的勉勵。我這次到英國常和他們見面，彼此之間即由此漸漸發生了密切的情誼。在這以下多事的數年中，常見他們的同情和協助。

海美落·愛理司

聖誕節近了，我想念孩子的心也更加深切了。這是小孩子所最歡喜的時期。我常得到關於他們的信息，可是彼此遠隔重洋，徒勞掛念罷了。我在這苦悶之中忽然得到海美落·愛理司的一個請柬，請我到他家裏去吃茶點。那一天天氣很陰沉，可是各處仍充滿了聖誕節的快樂氣像。

愛理司親自到門口迎接我。我一見立刻就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我漸漸覺得愈是大人物愈加容易接近和諒解。稍爲談了幾句話之後，我已經很鎮定自然，很爲滿意。他並沒有覺得已經引起了我的敬愛，而也並不故意矜持。

他和別人不同，能使兩性問題脫離從基督教創始以來的含糊境地而歸於清朗。他將這個問題從黑暗低下提掣出來，而安置於較高的層次。

他的哲學，假使簡括起來：「就是人們應有更爲豐富的生命的，從人們自己的諒解和對別人的坦直的慈善心去獲到牠。」從他那裏我們方知道快樂是對於生命的一種態度底必然結果，而和命運的贈遺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應該感謝他的。

我從沒有對別人發生過如我對愛理司一般的敬愛心。我竟覺得能認識他是一種很大的權利，而認他爲友更是一種最大的榮譽。

荷蘭國內鷄羣之禍

荷蘭國第一個女醫生約各，不顧她的父執們底反對，逕自去行醫，並設立了一個貧苦婦孺免費指導所。約各在一八七八年左右她已經向人指導避孕方法。這是全

世界自古以來的創舉。

她那指導所的效果很爲明顯，於是荷蘭的新馬爾索聯盟會迅即成立，加入的醫生有三十四位之多。一八八三年中，德國某女科醫生發表了一個避孕方法，名爲隔離膜，就是約各和他二人所共同發明而完成的。

一八八九年這聯盟會便由勒格司醫生夫婦二人來主持，會務極其發達。因此這種工作不久便已遍及於全國了。荷蘭女皇威廉海娜特贈他們一塊獎牌和一張證書，以獎勵他們的普遍而有價值的成就，並且認之爲最偉大的公共事業之一。

在我的研究方面的統計中，我尤其注意於荷蘭國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統計的數字指出荷蘭的產婦死亡率的在全世界中爲最低，而以美國爲最高。在這小小的水渠國中，產婦能獲救而保全生命者的人數，比較美國多出三倍。此外洛透丹，亞姆司丹，和海格三城的嬰孩死亡率也在全世界中爲最低。

我考察的結果，凡是已經設有指導所的城市中，勞工的處境大概都較爲良好，兒童也大概都能入學。荷蘭

的軍事有關紀錄，顯示合格的徵兵人數年有增加。娼妓很少。這個事實統計很斷定的表示有節制的生育率之有益於人類和國家，正和我所料想的一般。

荷蘭境內所設指導所雖已有五十四處之多，然而有許多消息靈通的人依舊絲毫沒有知曉，更無怪這種消息竟沒一些傳到美國去了。

並無不正當的行爲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決計回到美國去觀察一下情形，探望我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話，把孩子同到法國。在船上的時候，露西泰尼（即上次歐戰時被德國所擊沉的美國輪船）的慘景宛如仍在眼前。我們的船上完全黑暗，乘客的情緒也極緊張。

司丹登島的燈光指示我們已安抵故國。當輪船靠岸的時節，我又遇到一件極愉快的事情。我在第一個書報攤上即看見封面上印着「我們對於生育節制應該如何進行」字樣的書本。這天我初抵故國，便由這句我

們圈內人的話來歡迎我，實是一件很令人驚異的事情。所以我立刻買了這本雜誌，極愉快地走進旅館。一面便將幾個孩子喚來，闊別已經一年，相見時的悲喜交加，自可料想而知了。

這天晚上我即寫信去通知推事海實爾我已回國，準備受審。並且問他上年的公訴案是否依舊成立。他很客氣地回覆我說：依舊存在等候審結。

但是這些問題忽然又因了我私人的一件意外變故而再停頓。我回國沒有幾天貝蓋即患了肺炎症。推事倒很有慈心，來安慰我說：這件訴案可以再行展期，不必着急。於是我方能全神灌注地去看護貝蓋。

不幸她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竟死了。我的人生意樂趣上便從此有了缺陷而不能彌補了。我因了喪女之痛，家務又忙，再加了我對於社交的羞縮，竟多時不見生客。我這種態度頗引起了一部份人的不滿，因而使我喪失了很多可能的協助者。

二月十八日政府意外地下了一道裁定書：「山額

夫人並不是一個行爲不正當的人，實際上也沒有散佈這一類文字」云云。

我所有的朋友多認這次訴案的撤銷爲我們的一次絕大成功。但我並不以此爲滿足而欣喜。因爲這件事依舊沒有經過澈底的法律試驗。我很贊同環球雜誌的意見。那雜誌上說：如果山額夫人所郵寄的文字在二年前是猥褻的，那末在今日也仍舊是如此的。

聯邦法律所限制的是已經印刷的文字，至於指導所內口授的指導那是應認爲合於公衆衛生條例的。我從在荷蘭學習避孕方法的經過上，便覺得這是應該如此的。

這火已經燃着了，每天來請我演講的人多到不勝接受。我祇能儘我所有的時間去赴約。我極望將這指導所的新概念貢獻於國人。我如能開頭創設起來。那末別的機關和醫院等也許就會跟蹤而起了。在我的幻想中，最好是在美國所有的中心地點裏，都能有這樣的指導所。

我的運動

有人會問我一九一六年間三個月旅行期間中到各處去演講的那篇原稿，是費了多少時候預備完成的？我回答他說：十四年左右。因爲我想到那裏邊的材料實是費了這些年份，纔能集到的。

我所有賴於這篇演講稿的去處很多：閒空的婦女必須設法使她們來聽，有錢的婦女須請她們出錢，有勢力的婦女須請她們發言抗議，種種一切都靠這篇演講稿去推動起來。我已將這稿子背得爛熟，然而到了演講的時節，依舊免不了慌張和顫抖。

等到我宣佈那七椿境地生育必須實行節制而看見大衆拿出鉛筆來紀錄時，我又覺得興奮了。我那七種境地就是：

一、當夫或妻患着傳染病時。

二、當妻子患着暫時的肺病，心病，或腎病時

三、常態的父母生下變態的嬰兒之後。

四、男子須在廿三歲後，女子須在廿二歲後，方可做父母。

五、當丈夫的經濟能力尙未充足時。

六、生產的中間，至少須隔開二年至三年。

七、青年男女結婚之後，對於節制生育方法，至少須實行一年。這時期應認爲是一個身體的、心理的、經濟的、和精神的調整時期。

我的目的：是要做到不論那一個嬰孩，一出母胎必能安穩地生活下去的地步。

向法律挑戰的人

在臨症指導所中傳授避孕方法這個法子，好像隨處都得人們的贊同。但是要由立法機關承認指導所爲合法處所，那是一樁極遲緩而極困難的事情。所以我以爲不如直接向法律挑戰，等候法律對於這件事的解釋，或者有較快較易的解決機會。

我決計在紐約城中設立一個指導所。我明知紐約

的法律很明白的規定：『無論何人不許因任何理由向任何人傳授避孕方法。』但是另一條文又說：『醫生准許爲了醫治或預防疾病而開避孕的方子。』所以我要向法律試探一下子。

我一時找不到一個醫生來合作，所以祇能不用醫生。我的妹妹伊塞爾是一個註冊的看護婦，她願意來幫我進行這樁工作，於是人的問題解決了。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經費出在那裏，指導所設在什麼地方？

湊巧那一天午後有五個婦女從勃洛克林城的勃郎司維區趕到我那裏來，向我索取這個祕訣。她們聽見了指導所這件事，都說如果她們住處的附近竟有這樣一個機關，那豈不幸福呢！於是我就決定將指導所設立在勃郎司維。

電話鈴又響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向我說：她是從西部來的，我一個朋友託她帶來了一張五十金元的支票。於是第一個月的房租又解決了。我便到那裏去租賃了兩間樓下的房間，一間做指導室，一間做等待室。窗外的

小天井做停放孩車的地方。

我們立刻開始佈置這個小指導所。弗尼明德是一個俄國人，也是一位理想家，她幫助我做一切事情。她並且懂得德國猶太人的文字。我們就用英文、意大利文和德國猶太文印了五千多張傳單。二人每天親自上街，將傳單塞到各戶人家的信筒裏邊去。

美國的第一所，也是全世界除了荷蘭之外的第一所生育節制指導所，就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六日開幕了。我至今猶深信這是一件社會性的富有意義的事情。主顧會上門嗎？那是不消疑惑的，就是康斯篤也阻止不了她們。指導所開門之後，我已經看見一長排婦女，至少有一百五十個人，從我們的門口排起，一直排到那條街的轉角的後面去。有幾個圍着圍巾，有幾個連帽子也沒有帶，凍得發紅的手攙着她們的孩子。

有許多是瞞着丈夫來的，但是也有由丈夫勸她們來的。直到晚上七點鐘來者還是源源不絕。並且有男子帶了他們膽小的驚慌失措的妻子一同前來的。也有男

子單獨來問的。我們實在應付不了，所以祇得很抱歉地請其餘等着的人明天再來。

等待室中沒有一天不是坐滿了各式各種的人，有猶太人，有耶穌教人，也有天主教人。鄰居雜貨店主婦走進來祝我們好運。還有一個肥胖的德國麵包店主每天送些烘餅給我們吃。

兩個快樂的警察每天必在我們的門前站立一會，討論那一天的天氣。新聞記者常來張望，在他們心裏大約在很驚異地揣料我們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而不被取締。郵差每天必有五十至一百件信函送來。去的時候總向我們說一聲：「希望你們明天依舊在這裏。」

九天過去了，並沒有什麼變卦。某一天的下午來了一個身材高大，面相嚴肅的婦人。向我們買去一冊「每個處女所應知曉的事件」。這書的標價祇一角，但是她定要付兩元給我們。伊塞爾和她談了一會，將這本書交給她。她又問起我們將來的計劃，伊塞爾也坦白地告訴了她。

第二天早晨等待室裏人已坐滿的時候。這位婦人又來了，向我們宣佈她是一個警官，現在來拘捕我們。於是前後門都立刻被鎖起來，她所帶來的維持風化警員開始向那些惶恐失措的主顧們詰問姓名。

這些女主顧向來怕見警察，有幾個在這時節竟然哭起來，連帶着她們所帶來的小孩也哭鬧成一片。室中情形狼狽得很。半小時之後，警員才聽從了我的懇勸放她們出去。新聞記者也來了。攜着照相機在那裏拍照。門前街上擠滿了閒看的人。

遊行警車已開到我們的門前。我憤怒到百脈沸騰，我寧可步行到那離開一哩多路的法院裏去，而決不願意和那批警員同坐那輛汽車。我大踏步向前走去，警員們只好在後面跟着。

那一天晚上我被拘留在雷孟街的押所裏過夜。這一夜是我終身不會忘記的。夜長如年，滿地下和滿牆上只看見蟬螂和可憎的臭蟲爬來爬去。又有老鼠跳到我所睡的鋪上，不禁使我狂叫起來。

次日早晨押所裏的罪犯在廊下齊集，我也在其中。我的出獄保證手續直到那天下午方才辦妥。我一出押所，便回到指導所去，將門重新開啓，主顧也同時立刻到來。我極望法院的判決可以准許我們繼續下去，但是房主人又來向我們說話了。

警察局已經命房主人具了一張不准容留我們的紙。所具的理由是擾亂公衆秩序。荷蘭國裏邊稱指導所爲公衆福利機關，而在美國竟變成擾亂公衆秩序的場所了。歷史是在回憶中寫成的，但是現實也不能不顧到，所以我就到法院裏去查閱我這件案子的紀錄，以明瞭其中的事實。

法院推事說：「倘若山額夫人肯從此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那末本法院準備從寬辦理。」

我辯說：「個人的被監禁，或個人的受到不利，我都不以爲意。我自始至終，將來也是如此，不論我將要遭受到何種命運，我所關心的祇在變更法律。照現行的法律，我是不願尊重的。」

於是法院推事便判決：「瑪格雷山額拒絕遵守法律，這是藐視多數的統治權，判罰處勞役三十天。」

堅定的心腸

一九一七年三月六日，我的許多舊友齊集在皇后自治區改過所的門前，歡迎我出獄。這次監禁，於我倒像是給我一個幽靜的考慮機會，使我覆考以前的經過，和作未來的準備。我所擬定的三個步驟就是：第一教育，第二組織，第三立法。我決計依次進行。

戰事使生育節制運動的前進暫時停頓。全世界人的精神差不多全灌注在戰爭的當中。但是很出意料之外竟在這時發現了一個好消息。那「每個處女所應知道的事件」書中關於花柳病的一部份，也就是以前被禁的部份，竟已由政府翻印，發給軍隊中人閱看了。

我天天到人家裏去作討論，夜夜去演講。不過我個人這時恰像立在歧途之上，我一方面很熱心地想做

這樁工作，而另一方面我又很不安地覺得我是在剝奪

我的孩子們的權利。對於孩子我這時祇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聽他們留在家裏，由用人去照管，可是用人的可靠不可靠成爲問題。另一個辦法是割捨了母子的愛情，送他們到辦理完善的鄉間學校去，讓他們去度一種適宜的有規律的生活。

後來我決計用第二個辦法。他們的年齡雖然還嫌小一些，可是我也顧不了許多，就將他們送進學校，從此母子之間祇有星期日有見面的機會了。有時實在思念不過時，便隨時乘了火車去探望他們。幸而每次看見他們時，他們總是很快樂滿意的。

我日常思念孩子之心有時竟覺得難於自抑。夜裏回到家裏後的寂寞甚至使我恐怖。我也好似變了小孩子一般，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每天回家的時候有人很親愛地很溫存地歡迎我。

同是這個世界

我的性情對於決定一件事情向來很遲慢，而且對

於舊情也很不易於忘記，所以要經過一次轉變，總需要很長的時間。我的婚姻原沒有不快樂的成分，而我也從來沒有讓牠落到不快樂的境地裏去。我的婚姻的結果底所以不美滿者，並不是由於愛情，財產，互相尊敬心的缺乏，或其他普通可以使夫婦愛情破裂的事情，而實在由於我倆的意趣過份不同，背道而馳，愈去愈遠，以致再不能互相融洽。起初二人都擬想了一個美滿的前途，不料事實的前進太為快速，以致各自身不由己地被環境驅向兩條途徑，而彼此愈離愈遠了。

我深信凡屬婦女必都漸漸感覺天下決沒有處處滿意的婚姻。如若一個處女在踏進婚姻事件的時候已經有了懷疑的地方，那末她在第二次遇到婚姻事件的時節，她心裏的懷疑必定比第一次更多。

德司李即新聞紙所稱為金融界柱石者，是我在英國時就和他認識的。他生於南非洲，但是他的財富是從美國得到的。在習慣行為和表面上，他和我是好像決不能融洽的。

他是一個舊式的人，對於意志堅決的女子最肯幫助。因此我們兩人之間便發生了不可解的糾纏。我的身體已經自由了十年，而一想到我竟去嫁給一個反對妻子夜間獨自坐了僱車回家，或存着妻子不便自己去買火車票思想的人，又不禁使我有些惶恐不安了。

但是他很能體諒我，聽任我去繼續進行那尚未完成的工作。對於我的聲明：火車旁輪船旁的話別須視作尋常事件，也毫不遲疑地加以承認。此外我還有兩個小孩須培植起來，不過我知道他也必能諒解而愛護他們的。

我們的婚事宜佈之後，許多新知舊識都欣慰非凡。美國和加拿大各地方都有賀函寄來。

一九二三年我們在紐約費希吉地方，公爵夫人自治區叢嶺中一個小湖的旁邊，用亂石砌了一所房屋。我自己計劃了一個小花園，不久之後便花草滿目了。

楊柳湖離開紐約祇有六十哩路，家中的伙食和花園的如何整理，我總是每星期關照一次。我每天早晨到

公事房去，傍晚回家吃晚飯。我對於處理家事向來是不屑做的，但是這時也居然感到有悅人的地方了。

夢境的實現

美國的衆議院，在你沒有看到之前總以為是很可令人敬重的。但是在你去經過數年旁聽之後，你對於各議員的才學的尊敬心，和對於立法的進行的信念心必漸漸地減削。同樣的辯論竟可以一番又一番延長到數年之久。

他們對於生育節制一案的工作已耗費了十五萬金元的經費，而在我這關心此案的人更不知忍受了多少的焦急和憂慮。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那裏物色新議員，希望從他們這羣中可以得到同情於我的人士。

對一個尙無成見的人訴說你的心事，或告訴一件合理的事情時，在理你總願意極懇切地說去，而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和協助。我對着議員們也如此的訴說。可是結局總是人人同樣地畏縮，而不肯出一些力去做。

狄更生博士爲要使這件事不致令人遺忘，逢到美國醫學總會開會時必去出席。但是實際的進行直到一九三五年狄博士集合了許多醫生組成專門團體去做立法方面的工作後，方始開始。此後同樣的團體便逐一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某一天的早晨，我尙在家中還未出門時，我居然看到報紙上，用雙行的大字題目，宣佈那好消息說：美國醫學總會內的生育節制問題委員會已經通知議會：醫生有法律賦予的權利以避孕方法授人，並且提議各種避孕方法都應加以研究，而各樣方術也應列入醫學校的課程中。

我看到了這消息直歡喜得甚至忘記了跨樓梯而從樓上滾下來。在我這是一次絕大的勝利。我這多年中勞而無獲的工作已經有了一個很高的成就點了。能夠看見夢境的實現，這是何等的欣快滿意啊！

這好似活動的手指在寫字一般，寫完一個便又移着向前去了。

重金徵稿

一、凡關於世界各國（中國也在內）新出好書之摘譯或節寫，不分科別，祇須合於我國大眾閱讀，而我國尙付闕如者，均所歡迎。

二、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並須將原書附下審閱。

三、本社有刪改之權，其不願刪改者，務請預先聲明。

四、來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酬洋以五元至十元計算，但稿件已在，或同時在別處刊物發表者，恕不致酬。來稿未附退回郵資，概不退還。

五、如有特殊佳作，或有面談必要，請先投函，約期面洽。

每月十五日出版，全年十二册

價目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全年十二册		
寄費在內	冊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零售每期	一	國幣三角五分	港幣三毫	美金一角
預定半年	六	一元八角	港幣一元六角	美金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三元五角	港幣三元	美金一元

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創刊
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三月號

世界傑作精華

國內：國幣三角五分

編輯兼發行人

吳樂欣

代發行 上海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明德里三十號
電話：七六七六八

桂林經售 大華圖書公司

成都經售 東方書社

香港經售 激勵書店

宇宙風社月書出版廣告

編主庵黎周

回憶魯迅及其他

(傳記集)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郁達夫：魯迅

周作人：錢玄同

畢樹棠：王靜安

趙景深：吳梅

錢歌川：王禮錫

已出兩種

吳鈞集

每冊實價八角

周黎庵著

本書所收，都四五十餘篇，所選集，內容大都談人、物、事、理，為作者四五十年來所掌故、書籍、歷史等，凡愛好此類文章者，宜先觀為快。已於二月中出版，幸希注意。

畫夢集

(現已出版)

畢樹棠著

樹棠先生之散文，凡讀宇宙風等雜誌者，無不知悉，毋庸介紹。茲應本月書之請，允出版。其第一次結集問世。定於三月中出版。

續出兩種

姑妄言之

(在印刷中，四月出版)

何容等著

本書為一雜感合集，其中大都取於宇宙風之雜感一欄。作者有何容、馮沅君、豐子愷、李長之、徐訐、周黎庵等多人，定於四月中出版。

宇宙風社

香港 ★ 上海 ★ 桂林

樓三號三十三街花園

號十三弄七八六路熙福

號四十二路西桂